

# 鑲 記

旧参  
I 246.5  
B Y(2)

I 246.5  
B Y(2)

511

白羽作

舊參  
I 246.5  
B Y(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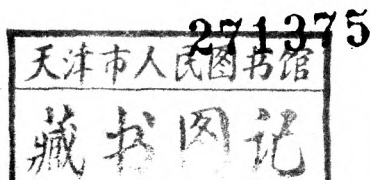
白羽小說叢書

聯 鏢 記

卷 二 目 錄

前記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後記
.....	海燕子縱火被孤.....一	摩雲鵬畫計遠颺.....三六	橫江蟹窺門躡迹.....六〇	青紗帳冒雨夜奔.....八二	亡命客款關求救.....一四	聯莊會傳檄禦賊.....三五	.....一七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初版



聯  
鏢  
記  
卷  
二

白羽作

前

記

名鏢師獅子林林廷揚，揚鏢江北；船行洪澤湖，猝遇寇仇。盜俠小白龍，應飛蛇鄧潮之邀，操舟截江。一場鬥劍，小白龍竟非敵手，爲林一蹴而倒。林停劍不下，欲善撫之以假道。詎飛蛇大盜銜深仇，驟發暗器擊林；林回身接鏢，小白龍遽躍起，猛搥林腦。林立殞，臨命時反手甩鏢，猶擊小白龍墜江。羣盜縱火掠舟，衆鏢師力戰不勝，鏢船盡失。林之師弟魏豪等急舁遺屍，逃清江浦鏢局。而飛蛇追尋不捨，又假弔喪，欲毀棺，盜林頭顱。魏豪等倉皇決策，運遺柩北上，賊黨復踵至。於是曹州臥牛莊獅子林家，停柩開弔；羣盜方覬覦莊外，謀刺孤兒；而未亡人程玉英切齒設誓，撫孤復讐，亦正以大義，激勸乃夫同門解廷梁，魏豪輩，助訪仇家。

第七章 海燕子縱火搜孤

林廷揚鏢頭既死，未亡人程玉英娘子慷慨陳辭，眼看着亡夫的師弟解廷梁，魏豪，一一對棺鳴誓，允爲復讐，忙走過來揮淚道謝。摩雲鵬魏豪道：「大嫂，我們弟兄跟大哥相處多年，推誠相愛，誓共生死，就不待大嫂囑咐，我們也得各盡天良

。況且大哥待我們，又與尋常不同；他實在對我們情同手足，恩若父師。我們哥幾個，那一個不是大師兄一手提拔起來的？我們從學藝時，就是大哥傳授的；我們出世時，又受大哥的汲引；甚至我們成家立業，也是大哥給操持的。大嫂望安，我們早已約定，各管各事，各盡各心。我三師兄打發我來，便是教我運靈護喪以後，還要替嫂嫂侄兒照應門戶；我二師兄也是這個主意。至於將來報仇，我大哥和四哥都慘死在賊人手內，這乃是我二哥的事；連我三哥，五哥，六哥，一共五個人把命賣了，也得給大哥四哥出這口氣。不過現時我們爲難的，是還不知仇人的主謀究竟是誰？那個小白龍，也不曉得何時何地，跟大哥結的仇。聽他個人的口氣，又好像是受別人邀出來的。不過看他們後來的舉動，一切都打着小白龍的旗號，又好像小白龍竟是發縱指使之入。這一節，我們必須容出功夫來，澈底根究一下。大嫂您就不必惦記這事，這事統統交給二哥們辦好了。」

程玉英娘子點頭道：「我只拜託你們哥幾個了。事到如今，我是認了命了。我知道萬般由命不由人，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莫說是我，連你大哥全是滿腔爭強好

勝的心，想在武林中轟轟烈烈留個名聲，那想到落這麼個下場！我早知道我沒有享福的命，做了填房，又當了寡婦，往後只有苦度日月，給你大哥留一條香烟。你大哥走鏢遇禍，本來幹這種刀尖子上的營生，就難保不受害。真是那話，怎麼活着，就得怎麼死，我也看得開。就是江湖道上尋仇拼命，也是有去有來的事。只是這最教人難忍的，是惡賊太已趕盡殺絕。是怎麼你大哥死了，他還不饒，又要毀屍首，又要除後代？這種仇不報，我怎麼活得下去？我更不明白的，是你大哥這些年來，沒聽說跟綠林道結過大怨；這一夥仇人，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呢？七弟你說：你也不曉得賊人的來歷，那麼我們將來防備賊人暗算，尋找賊人報仇，這不是都沒法子下手了麼？我想你們跟你大哥共事多年，總得知道一點影子；不像我嫁過來才六年，你大哥生前的事，我知道的很有限。你們總得仔細告訴我，你們不過怕我聽了難過；可是你們要總瞞着我，將來錦兒大了，他要問他爸爸怎麼死的，我拿什麼話答對他呀？」

解廷梁聽罷，看了魏豪一眼道：「你沒對大嫂細說麼？」魏豪道：「倒不是瞞

着，三哥和黃大哥怕大嫂貿然聽了，精神上受不住；教我只說了個大概。」解廷梁搖頭道：「不然，大嫂乃是女中豪傑，你還看不出來麼？我看什麼話都得跟大嫂說透了。」程玉英道：「對呀，你可以瞞孩子，怕他漏言，但是你們不該瞞我呀。」魏豪這才將遇仇的詳情，如實細說了一遍。林廷揚擊落小白龍的那把劍，還有賊人夜入鏢店，遺下的那個包人頭的包袱，前已交出；此時由程氏娘子取出，給解廷梁看了。那劍柄上鐫着「戒淫忌貪」四字，又鑲着一條小白銀龍，和一個篆文「方」字。那包袱却是尋常一塊黃布，和一块油布。又有賊人打來的鏢，鏢行的人也搶來兩隻，這鏢上並沒有甚麼暗記。

程玉英娘子轉而詰問解廷梁道：「七弟跟我一樣，都說不清；二弟你總該多知道些事了。到底你大哥這些年來，闖蕩江湖，都是跟誰結過仇呢？」

解廷梁立刻雙眉緊皺道：「大嫂，我在保定一得到信的時候，我就和張士銳二哥揣想了一夜。」轉臉來向着魏豪道：「據你們來信所說，却鏢尋仇的，露名的是小白龍方靖；此外是一個赤面長鬚大漢，還有黃面頭陀，虬髯大漢，麻面大漢等等

，我們都挨個想過了。留名的小白龍不算，沒留名的，我們一個也沒猜出來。大嫂，我大哥少年出世的時候，我是不甚知道；但從設立鏢局起，大哥老早的就把我邀出來，一同創立安遠字號。從那時起，我就始終沒離開鏢局子，也沒離開過大哥。只是說到這小白龍，跟大哥一個是山南，一個是海北，簡直井水不犯河水，一點交道也沒有，更說不上結怨了。小白龍在兩湖隱名游俠，向來不與綠林道來往，也不會與鏢行交過陣仗；而且我大哥就沒在湖南久留過。所以我和張士銳張二爺一聽這噩耗，就斷定仇人主謀，必不是小白龍；小白龍自報字號，也明明說出是受別人的邀請，這恐怕不是假話。魏七弟，你親眼在場，你說對不對？」

魏豪點頭道：「林大哥臨終把小白龍打落水中，以後小白龍就沒有露面。所有以後焚舟劫鏢，全是那個赤面大漢，和黃面頭陀等人幹的。二哥這番猜想，自很有理。不過以後他們一再尋踪肆擾，却都是打著小白龍的旗號，究竟他們誰是主謀，誰是附從，也很難斷定。」

程玉英娘子道：「這赤面大漢，黃面頭陀又是誰呢？」魏豪皺眉道：「不知道

呢。解二哥，你試想一想，就你所知道的，大哥跟江湖上人物有過樑子的，都有誰？這麼推測一下看，或者猜得出來。」

解廷梁道：「若說大哥近年來，事事謙和，處處謹慎，很少得罪過人。不過當年年初創字號時，的確跟綠林道，有過不少交手。……」解廷梁一面尋思，一面說道：「像賊人劫鏢，被大哥拿武學逼退，沒有傷過他們人的，這却不算；我們姑且單算傷過人的。那頭一次，就是在直隸楊三木，雁過拔毛的線上，遇見過一夥子旱路強盜。爲首的叫做急三槍奚鳳奎，被大哥一劍刺死，從此大哥才打開了北路鏢道。那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記得大哥剛二十六歲，正在少年氣盛之時。」

魏豪屈指計算道：「這是一樁，後來有甚麼報復的事情沒有？」

解廷梁道：「這倒沒有。楊三木那夥賊，自從急三槍一死，他們陷於羣龍無首的境地，不久就被官兵剿辦了。」接着說道：「再後，大哥曾在川陝交界，跟一夥巨寇動過手。這却不爲護鏢，乃是 太平 大哥因事入川，路過巴嶺關，突遇見一夥山賊，剛把一票買賣做下來。那爲首的強盜姓鄧，不但力傷行商，把貨財截下



；並且仍圍住兩個鏢客不放，定要一個活的不留。林大哥看不過去，上前通名解勸。這姓鄧的盜首，竟自恃驍勇，蠻橫非常；正在過着話，他抖手一鏢，出其不意，差點把大哥打了。大哥一怒拔劍，將此賊傷了；竟把被圍的鏢客救出來，把已失的鏢貨也給奪回。」

程玉英娘子眉峯緊皺的聽着，說道：「這是兩樁了，後來呢？」

解廷梁道：「這後來可就有了麻煩了。我大哥那趟出門，本是跟川陝的同行，接頭聯鏢的事件。那一趟剛把西路鏢道打開；不想出了這一樁事以後，我們安遠鏢局不攬西川路上的鏢便罷，只要一承攬西路鏢，路上一準出事。隨後一掃聽，果然就是那個川匪姓鄧的懷恨在心，糾合陝賊，意圖報復。那時大哥就想，好容易才把這西路鏢闖開了，如今儘自出事，焉能認栽？我大哥可就自行出馬，親押西川這一路，意思要根究根究。如果準是這姓鄧的作祟，能和解便就近託人和解了；不能和解，大哥便要再會會他。」

程玉英娘子聳然問道：「和解了沒有？」

解廷梁道：「還說和解呢！大哥押着鏢剛入川邊，頭一站宿店，便得了同行的警報。姓鄧的盜魁公然揚言：西川道上，絕不容安遠鏢局的鏢旗入境。彼時我們大哥歷練已多，只想着了事，不願跟綠林道多結怨；那怕撒帖請客，給姓鄧的圍場都行。無如姓鄧的聲勢咄咄，對說和人講出極不情理的話；兩下裏終歸決裂，與林大哥動起手來。我大哥怒極，展開辣手，竟把姓鄧的置於死地。這安遠鏢局的威名，從此震動了西川道；鏢旗是闖開了，字號是叫響了，買賣也多了。可是林大哥却潛存了戒心，西路鏢輕易不願意再應；如果一應，林大哥必定親自出馬，多方戒備。如此過了幾年，在西川路上居然沒再出甚麼大亂子。又風聞姓鄧的那一撥匪徒，死了首領，鬧起家窩子來，不久就散夥了；我大哥然後才放了心。」

程玉英道：「這是那年的事呢？你大哥還有別的仇人沒有？」

解廷梁道：「等我想想，這是十四五年的事吧。自從大哥娶了前頭那位嫂嫂，這是您知道的，大哥多承您那伯父程老英雄的抬愛，遂在蘇杭二州，辦了兩個分店。這一來在江南闖開了，我們就不常走西路了，我們改走南路鏢。南路鏢走了這些

年，靠着您伯父的威名，倒很少出岔錯。……哦，對了，還有一樁呢：大約七八年前，在淮安地方，又遇見一撥新上跳板的綠林，爲頭的是個二十幾歲的少年。這少年非常狂妄，他竟敢糾衆在官道上，白晝攔路打劫；却是行踪飄忽，出沒無常，好像流寇似的。他的外號更氣人，叫做火燒林。……」

摩雲鵬魏豪道：「哦，這個我曉得，大哥生前對我們念道過。」遂向程玉英娘子說道：「提起這個少年賊人，到底也不知他是怎的一回事，他這外號好像故意跟我們大哥挑釁。我大哥正要找他，他這小子公然剪起我們的鏢來；並且報字號，指名要會我大哥，要看看獅子林的三十六路天罡劍，究竟是怎樣的高明。我大哥不禁狂笑，曉得這個小子年紀青，必是新上跳板，要來闖字號的。大哥請問他的姓名，他不肯說，當下動起手來。這小子手下很兇猛，但他豈是大哥的對手？被大哥將他打得大敗，削去半個耳朵；憐他年輕無知，惜他志高膽豪，便放他逃走。不意此賊羞惱成怒；等到我們中途宿店，竟又有刺客來擾。被陸嗣清陸師傅追出去，把刺客擒住，才知是那自號火燒林的少年賊。陸嗣清師傅追問他的緣故，盤詰他的姓

名；這少年賊竟這麼狠辣，不吐實情，反把舌頭咬斷，然後被陸師傅揮刃誅死。」

程玉英道：「嚇，好狠！這是幾椿了？三椿了吧。」

解廷梁又想了想道：「唔，我還記得一次，比這次事故更離奇。可是兩檔事緊接着的，不過隔着一兩年。大哥在北京分店住了半年，忽然有一個婦人，四十多歲的年紀，帶着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和一個中年男子，自稱是官宦人家；她丈夫做京官，是工部郎中，得病死了，她們要回南。先派了一個長隨，許下重聘，要邀請林大哥，親自護送她回浙江原籍。說是有許多箱籠財物，路上不太平，又有年青的小姐，所以要僱個好鏢客，沿途護送着。那時候，林大哥本不願去；我記得大哥當時要派黃秉黃大哥去這一趟的。誰知那個長隨說：奉了主母之命，請別人護送不放心，一定要請安遠鏢局的總鏢頭獅子林才行；多花保金是可以的，多少銀子都使得，林大哥依然推辭不去。到第二天，這位官太太又打發舅爺來；也不知是真舅爺，是假舅爺，一見面就把大哥頌揚了一陣；說這是仗義的事，路上很不安靜，林鏢頭不看在錢上，還要看在這位寡居太太實在可憐。把大哥的心說軟了，又因蘇州鏢局

大哥圍住。我大哥當時也慌了，一抖手，先把燈碰翻；甩手奪路外竄，被那婦人連打了三袖箭。那婦人好生凶悍，手掄鋼刀，咬着牙只罵出一句話：『林廷揚，我教你死！』就與衆人一齊動手。我大哥變出不測，身陷重圍，施展空手奪刀的功夫，與他們拚命，一面狂喊隨行的鏢師夥計。隨行的鏢師就是張士銳張二爺，竟光着膀子，奔出來援救大哥。這個官太太本以爲這一番暗算，定把大哥傷了；不意他們人雖多，勢雖衆，仍鬥不過大哥。大哥身上也受了兩處傷；可是一掙出屋來，可就展開了手脚，他們便顯着不行了。大哥認準這個假官太太是主謀，就拋開了餘衆，奪得一把刀，展開了他那三十六路天罡劍，用左手劍與這婦人苦鬥。這婦人一看情形不對，八個人圍不住大哥一個人。張士銳張二爺又遞過劍來，趁手兵刃一到手，他們更支持不住了。這個婦人竟竄房逃走；我大哥仗劍緊緊追去，一步也不捨。這個假官娘子竟鑽入樹林；但是大哥恨極了，一點也不放鬆，跟踪追進樹林；把這婦人的手腕斫斷，活活的把她捉住。給放躺下了，大哥持劍逼住，厲聲詰問她：「跟你何仇何恨，這樣暗算我？」

這事情非常奇突，程氏娘子早就沒聽說過，當下竟聽呆了。解廷梁繼續說道：「大嫂，您看這個女人，也真够可以的！這女賊當時放聲大哭，只說：『姓林的，你把老娘殺了吧。老娘跟你仇深似海，有命可拚，沒話可講。』無論怎麼逼她，她是一句實話也沒有。就問她姓甚麼，她也說：『告訴你也是假的。你趁早殺了我，咱們下輩子再算賬。』大嫂，您總曉得大哥那脾氣的，他那裏攔得住這個！他心上儘管惱恨此婦陰謀毒辣，可又看她下如此苦心來暗算自己；一個女子竟有這樣的決心，大哥是又恨她，又禁不住服氣她。到這時候，可就顯出大哥做事漂亮來了。大哥長嘆了一聲，叫那婦人道：『你這位大嫂，也難爲你了。我林某最敬重的是真烈女流！我雖不曉得從那一件事上，和你結了怨，可是竟恨得你下這番苦心，顯見林某有不對的地方了。你這位大嫂請起，我現在補過還來得及。我就放了 you，從此以後，只許你再找我姓林的報仇，不許我姓林的傷害你的性命。你可以回去，好好的養傷，或者重練好功夫，或者另轉請能人；過個三年五載，再來找林某，林某必定教你趁心如願。林某家住山東曹州府臥牛莊，鏢局子開在保定，南北二京，蘇杭

二州。你這大嫂，你就打起精神來，再接再厲；我林某一定等候你。你五年不成，十年；十年不成，二十年。……』我大哥這麼說了，又設法套問她的姓名；把舊日的仇敵急三槍奚鳳奎，飛虎鄧淵，火燒林這幾個人，都點着名挨個來問她；不想，這個女人好生強硬，她還是咬緊牙，一言不發。大哥就說放了她的，她還是不走。可是她的傷非常重，已經疼得她直打戰，血流了滿地，她竟忍着一聲也不哼。大哥看着可慘，嘆了一口氣，說了一聲後會有期，就回來了。」

程氏娘子忙問道：「到底這女人是誰？」

魏豪道：「這却始終沒有猜出來。大哥事後琢磨着，覺得此婦跟那個綽號火燒林的少年強徒，兩個人面貌很相似，年紀也相當，大哥很疑心她們是母子。這也只是這麼揣測着罷了，究其實還是難斷定。」

程氏娘子道：「她不是還有幾個同黨麼？那個裝小姐，裝舅爺的呢？也都放跑了不成？就沒有盤問他們麼？」

解廷梁道：「咳，別提了。大哥放了這個女賊，回去一看時，那同黨一個沒騰

## 第七 章

，全都跑了；我們鏢行的夥計，還叫他們給傷了兩個。打開他們的箱籠一看，裏面是敗絮破被，包着碎磚石塊，可見他們是處心積慮的要暗算大哥。大哥深以為恥，覺得自己眼力太差了。回想起來，他們這一夥冒充官眷，在北京住的那所大宅子，局面雖大，可是進出的人很少，客廳中的陳設也過於簡單，這便是個破綻。就是一路上，他們也每於無意中，露出可疑情形來；那爲首的女賊談吐舉止，也過於拿捏，掩不住她粗豪的本色，實在不像官娘子。不過，這也是事後的追想罷了，在當時誰能想得到：請鏢師的顧主，會是刺客呢？但是我大哥却難過的了不得，認爲是生平從沒栽過的大跟頭；只我們這幾個人曉得，他從來不願對別人講的。」

這一樁尋仇的往事，程玉英娘子聽得非常入神，心中暗想：「這個女人倒了得！人家也是個女人，我程玉英也是個女人！」如此存想，那解魏二人也看出寡嫂發怔的神氣來了。兩人說道：「大嫂，人在江湖上闖蕩，混這刀尖子營生，恩恩怨怨是免不掉的，誰也不敢說一個仇人沒有。可是話說回來，人家會找咱們尋仇，咱們就不會找人家算賬嗎？有志者事竟成，人家還是個女流呢；現放着我們師兄弟哥



幾個，還用教大嫂煩心嗎？」

程玉英也不言語，只是低頭尋思，半晌才說道：「你大哥他還有甚麼仇人沒有？」

解廷梁道：「這一時想不全，……這以後大概也沒有甚麼了。一來大哥也闖開了，南北綠林道也都開名喪膽，不敢輕惹；二來大哥也老練多了，此後遇事都有擒有放，不淨講究拚命了；所以近年來很少出事。……我記得八年前，或者六年前，也還出了一擋事，跟一個水路綠林交過手，鏢被他們劫去了，鏢師敗了回來，告訴大哥。大哥登門拜山，親自討鏢，跟那大舵主比劃了一陣子。因為沒有抓破臉，以後還是請客了解的。」

魏豪面向程氏娘子說道：「這個我很知道，那是新請的一位鏢師，給惹出來的麻煩。二哥還記得不？這位鏢師是個旗人，名叫桂寶善，是北京齊五爺荐來的。功夫很不錯，又當壯年，初生犢兒不怕虎，押着一票鏢，在人家綫上闖過去。他也不拜山，也不揚旗，還大聲的喊鏢趙子，有點瞧不起人，又好像成心滋點事，賣賣味

似的。人家白洋淀的水上飄孫子騰，可就開玩笑，把鏢旗給留下了，並沒有劫下鏢貨，二哥你是記錯了。這位孫子騰當時對桂師傅說：『叫你們家裏大人來，我再還你鏢旗。』桂寶善人小胆大，他公然匹馬單鞭的，跟人家大幫的人動手。要不是趙子手馬起雲再三的圓說，桂寶善就怕賣了命。」

魏豪道：「不錯，桂寶善當時寡不敵衆，吃了虧沒臉回來，要抽刀自刎。多虧馬起雲好歹勸着，這才送到鏢，交了貨跑回來，現從蘇州把大哥找回。大哥只得老遠的奔來，備着禮物，帶領桂寶善，投帖拜山，求還鏢旗。孫子騰跟大哥嘻嘻皮笑臉，說是林大哥，我想你了，不扣你的鏢旗，你再不肯看我來。我大哥順着坡下，也就說笑了一陣子，一同入席。不意孫子騰手下的副頭目陶老四，也是個渾小子，他在筵席上，對大哥說：『林鏢頭，鏢旗一定奉還，可是你不能空手來，你得讓我們開開眼。』那意思要教大哥露一手。後生小輩如此無禮，我大哥佛然不悅，因此激出火來：遂站起來，一點手道：『陶四哥，咱們就來來。』那一回眼看就要出事；幸而有當地江湖上的朋友在場，一力說和，把事壓下去。孫子騰申斥陶老四一頓，

我大哥也申斥咱們桂師傅一頓，這一場風波方才揭過去。」

解廷梁道：「當時鬧騰的也够兇的，可是雙方都留着面子；這只能算是一場糾葛，够不上結怨。我却記得兩三年前，還鬧過一場是非。徐州地方，旱路綠林有個叫步步擋的，一時失脚，被官兵擒拿，他的同夥也被擊潰。却是不知怎樣鬧的，江湖上竟訛傳這步步擋犯案，乃是由咱們安遠鏢店蘇州的分店給獻的底。因為這個，招起了當地好幾處綠林的公憤來。他們曾經公推芒碭山的冲天砲左伯濤左老疙疸，給咱大哥捎信，嚴詞請問此事的真情；口風很厲害，說是安遠鏢店的鏢旗通行江北，我們哥們無不推情照護，自問很盡朋友之道。不意竟有這等訛言出來，是鏢行跟綠林道過不去？還是綠林道給鏢行過不去？安遠鏢店若不痛痛快快，給個切實的回話，那可就對不住了。江蘇全省不敢說，反正江北和魯南的旱路朋友，從此要聯合起來，給你們安遠鏢店攔兩個蒼蠅，叫你食不下咽。」

解廷梁接着說：「這件事一起頭鬧得很兇，但是步步擋犯案，乃是因他攔路行劫，悞傷官眷；這本與安遠鏢局無干，乃是別人給種的毒。後來一經說明，江北綠

林道也承認悞會了，事情也就完結了，這很够不上結仇。」

程氏娘子與解魏二人，把林廷揚的仇人反覆揣測了一回，到底也不能斷定準是  
何人。魏豪對程氏說：「大嫂就不必顧念這個了，好在現有這小白龍方靖，乃是有  
名有姓的人物。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賠了鏢，就下心下意的去訪這小白  
龍。如果這小白龍被大哥打落水中，並沒淹死，我們只要訪着他，其餘的人就刨出  
根底來了；那個赤面長髯大漢，和那黃面頭陀，虬髯漢子，一個也跑不了他。」

解廷梁道：「對！我們就衝着小白龍來。七弟，這小白龍一定沒死。你不知道  
此人水中的功夫很好，若不然，他的外號怎會叫小白龍呢？」魏豪恍然道：「可不  
是，我們就沒想到。」

隨後議論後事，解廷梁也說林廷揚的靈柩早早安葬好。又對程氏娘子說：「現  
在賠鏢的事，料着鏢局的力量，還可以應付得來。我們覺着嫂嫂和劍華侄兒，獨居  
在這臥牛莊荒村中，沒人照應門戶，我們很不放心；何況大哥又有仇人呢。我們的  
意思，要等大哥安葬之後，把大嫂和侄兒接到保定去。大哥雖然故去，這買賣還是

大哥的，賺了錢依然給嫂嫂拿頭份；熬着劍華侄兒大了，就好了。」

程氏娘子道：「你們不是商量着要取市麼？」解廷梁道：「那不過一說。三師弟覺着大哥一死，安遠鏢局的招牌就倒了，又加上一賠鏢，怕弄不周轉，所以才有這個打算。小弟在保定，已和張士鏡張二哥核計過，昨天晚上我跟七弟也商量了一通夜；覺得信大事業，關了門可惜，還是支持着看。我們把大嫂和侄兒接去，一來有個照應，二來就拿劍華侄兒當少東；全鏢局算他半股，我們大家算半股，嫂嫂往後的衣食決不用耽心。」

解廷梁說的不是假話，乃是打算過的主張。程氏娘子很是感激，却是她不願意離開故鄉，當時也沒有說實。商量着容得解廷梁到清江浦，辦完賠鏢之事，就便把蘇杭兩分局的賬攏一攏，回來仍到臥牛莊，再行定規一切。程氏娘子嘆道：「二弟，七弟，你哥們這番熱腸，我也不說甚麼了。你們這樣顧恤舊交，憐惜孤寡，只盼鈴兒大了，補報你們吧！」

解廷梁在臥牛莊耽擱了三天，這才告辭道：「現在辦正事要緊；大哥下葬，我

本應送殯，如今也等不及了，就叫七弟代表罷。」遂給程氏留下二百兩銀子，魏豪暗問賠鏢的錢够麼？解廷梁道：「不够有甚麼法子，我們難道還刮擦林大哥的遺產麼？」魏豪點頭嘆息。解廷梁又暗囑七師弟魏豪許多話，要好好盡心照料孀孤。解廷梁這才拜別程氏，率領鏢師蔡文源，鏢行兩夥計，飛身上馬，直奔清江浦；與力劈華山黃秉，過天星金兆和見面。又到蘇州分局，提取鉅款，改起旱路，够奔鳳陽賠鏢。一切交涉，少不得大費周折。

那七師傅摩雲鵬魏豪，自在臥牛莊料理喪事。程玉英娘子空幃獨守，撫視孤兒，爲了死的活的，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支持着；教魏豪看了，欽佩異常。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聞耗前來唁弔的，竟有不少。這還是鏢局中發出的訃聞，聲言在保定開弔；可是江湖上義氣朋友，依然的備下重禮，親到本宅弔喪，還要來執紼送葬。多虧留下魏豪照料着，就當了知客。因爲程氏娘子是續弦，林廷揚生前的老朋友，半不認識，有魏豪在就方便多了。

光陰迅速，出殯期已近。民間有許多牢不可破的麻煩禁忌，程氏因此勞累異常

；但仍舊掙扎着應祭必祭，該哭即哭。天氣更這麼酷熱，程氏娘子自夫櫬歸來，不到一七，人竟失了形，紫棠色胖胖的面頰，此時枯瘦得露出顴骨來；兩隻眸子本來清澈，這時也發昏了。

這天是發引的前一日。程氏娘子教女傭把五色綢子找出來，剪了五個綢條，拴在棺釘上。壽罐上蒙上紅布，插上紅箸，一應下葬的用物，都打點出來。一桌祭席業經備好，等到子時一過，就在棺前辭靈上祭。程氏娘子對魏豪說道：「明天該出殯了，亡人就在家呆一夜了。我把鈴兒招呼起來罷，好教他給他父親伴靈。」魏豪道：「論禮是該伴宿的，只是鈴兒不是睡了麼？半夜三更的，又這麼悶熱，我看不必了罷。」程氏娘子嘆了一口氣，點點頭，遂教女傭把祭席擺好，靈前綠蠟點着，立刻焚化了許多紙錢，又點起三炷香。程氏娘子全身素服，跪倒靈前，含淚跪拜，禁不住又放聲痛哭起來。那個奶姆却走過來說道：「大奶奶，鈴哥兒醒了，叫你老啦。我們哄不好，他只鬧喚。」程氏汗淚滿面，一聞此言，不由住了聲。奶姆道：「你老聽，這不是鈴哥兒哭着叫你老了？」程玉英踉蹌站起來，由奶姆攙扶，掀起

靈幃，奔到臥室去了。

這裏衆人全拜過靈，連金老壽也磕了四個頭；這才將靈前收拾利落，衆人坐夜守靈。程氏娘子回到臥室一看，鈴哥兒果然醒了，可是並沒有哭，正跟舅母說着話，要穿衣服下地，找他娘娘去。程玉英遂將鈴哥兒哄得躺下，告訴他：「明天還得起早，給你爸爸打旛出殯呢。」鈴哥兒迷迷糊糊的，躺下又睡了。程玉英疲勞已極，覺得頭腦涔涔的發暈。因爲天氣熱，將外面孝服脫了，把冷茶喝了一氣；拿着扇子，一面給鈴哥兒搨，一面自己搨；斜倚着涼枕，緩緩的歇息。到了這時，程玉英只剩下說不出的難過，也不知是悲哀，是困憊，另有一種意氣銷沉的苦悶。越是疲倦，越是反來覆去的睡不熟；忽然的無故一驚，自己就把自己吓醒了。

夜色沉沉，燈光明昧，程玉英搨着扇子，在這五月的暑夜中，轉側不寧；有時聽見院中靈棚意想不到的響聲，就毛髮森森的一乍。程玉英嘆了一口氣道：「怎麼呢？……亡人哪，你莫非靈魂要離家了，來給我託夢嗎？怎的我心裏這麼忐忑不安起來呢？」



# 白蛇演習

二卷記集聯

程氏娘子呆呆的坐起來，對燈怔了一回；向床頭看了看鈴哥兒，睡得呼呼的。

程氏娘子看了看窗，又歎了口氣，側身重復躺下。漸漸的手中扇子越擺越慢，要睡着了。……忽然，倦眼一睜，恍忽看見門口有一個人探頭。程玉英驀地一驚，驚出一身冷汗，登時間睡魔盡去。急揉眼再看，這並不是夢，燈光影裏，分明是一個夜行人，穿着一身黑；一側身時，分明背後明晃晃插着一把刀。程玉英娘子猛地心一動，頓時覺得不妙。「鈴兒爸爸是教仇人害的，莫非是仇人？」「一想到這「仇人」，程玉英急一翻身坐起來，厲聲斥道：「甚麼人？幹甚麼？」

但是，那個人一聲也不哼，似旋風的一轉，嗖的把刀掣出來，往屋內一上步，兩眼炯炯注視床頭。程玉英失聲喊道：「哎呀，有賊，你們快來呀！」程玉英突然一竄身，信手一摸，只摸得那個涼枕，急橫身擋住床頭。賊人掄刀上前，低聲喝道：「賤人敢嚷！嚷就宰了你！林廷揚的女人孩子在那裏？」這個行刺的賊，正是海燕桑七。

驚忙中，程玉英娘子往外一指道：「在那間屋子呢」賊人一回頭，程玉英猛然

的輪涼枕照賊人便癩。賊人一側臉，涼枕直打過去；坎登的一聲響，打在格扇上。賊人把刀一揚，忽一眼瞥見了鈴哥兒，一聲冷笑，輪刀便刺。突然間，背後一聲大喊，靈前坐夜的金老壽，從磕睡中驚醒，蹣跚踉蹌奔進來；從背後把賊人攔腰抱住，下死力的一扳，狂喊道：「七師傅有刺客！」這賊人急還刀倒刺，金老壽驀地狂號，雙手一鬆，咕登倒地。

就在這時候，間不容髮，程玉英娘子早往床上一撈，把鈴哥兒沒死沒活的拖起來，往脇下一挾。鈴哥兒驚叫，賊人大喜。仗程玉英也有幾分功夫，陡然她挾定孩子，如電光石火般雙眸一閃，賊人當門，前不能逃；踢窗外竄，力恐不逮。立刻的，電光石火般，程玉英往後一竄，竄到套間門口。搶進去，急急的把門扇掩住，將鈴哥兒丟在身後。上門來不及，程玉英下死勁把整個身子倚着門扇；倉皇之間，她竟退入死路。鈴哥兒被摔倒地上，哇的失聲大哭。

那刺客好不兇猛，虎似的一跳，來到套間門前，噹的一脚，門扇被踢得一張掀。程氏狠命的一擠靠，門扇又閉上，發出吱呦呦的聲音。

程玉英直着喉嚨狂喊救命，狂喊老七快來，嗓音岔了聲。賊人回頭瞥了一眼，把肩頭一側，渾身用力，排山倒海的照門一撞。賊人力大，程氏力弱，門扇撞開尺許長的縫子，賊人的刀尖竟扎進來。程玉英不顧性命的橫身一擋，門扇又闔上，將刀夾住。這只是兩葉木門扇，如何抵得住？不知賊人又怎的一撞，克察一聲響，門板碎裂了。程玉英驚號了一聲，賊人的刀已經得手。——就在這時候，驀地聽雷鳴也似一聲大吼：「好惡賊看鏢！」賊人的刀倏然撤回。程玉英肩上已負划傷，鮮血逆流。

這大吼的，乃是一個鏢行名叫黃鍾麟，在靈棚坐夜的；倉卒間手中沒得兵刃，却將靈前的蠟台，香爐，供碗，一件件沒頭沒腳照賊砸去。一疊聲的喊叫：「你們快出來！有刺客！有賊！」

程玉英娘子在內間驚慌失措，却如母獅子一般，信手又一摸，摸着那桿大秤，急急掄秤奔出去。忽又跑回來，想起了仇人小白龍那把劍，是收在櫥內，櫥門未鎖；程玉英喘不成聲的開櫥，摸劍。劍到手狂喜，噌的一聲，拔劍出鞘，掄劍又待掄

出去，却被鈴兒一把抱住腿，只叫得一句道：「娘娘！」已然吓得說不出話來。程玉英猛然省悟，急急的抱住鈴兒。屋門已破，無可拒守，程玉英抱子挺劍，藏在門後，兩眼死盯住門窗，喘息，發抖，急得要死。

這時節全院已皆驚動。鏢行黃鍾麟，砸了賊一蟻阡，自己却被賊打了一鏢。黃鍾麟却也了得，從傷處拔下鏢，抖手照賊還打出去。賊人一閃身躲開，將刀一擺，急急奪路，喝罵道：「擋我者死！」正要向外搶；不防七師傅摩雲鵬魏豪，已從廂房如飛的奔竄過來。挺身揚刀，不顧一切，一直的搶奔上房，恰與賊人相遇。魏豪大叫一聲，躍上台階，橫刀當門堵住。這却是一步爭先，賊人情知出路被阻，把手忽一甩，發出一枝鏢。摩雲鵬揮刀格開，大罵：「惡賊，看你那里跑！」但是這賊身法好快，只看他眼光四射，忽地一撲，倏然撤回身，竟竄回裏屋。魏豪吃了一驚，道：「不好！」竟不管賊人手有暗器，不要命的追進來。連叫：「大嫂有賊進屋了！」不意這賊人忽從斜刺裏竄上床頭，由床上踢窗竄出屋外。摩雲鵬跟踪撲進裏屋，裏屋中的寡嫂和孤侄此刻全不在，只剩了殘燈空床。屋門口血泊中，躺着一個

人，是抱賊被刺的金老壽。魏豪這一驚，驚得一身冷汗；顧不得救視金老壽，失聲叫道：「嫂嫂，嫂嫂，我那侄兒呢？」程玉英在裏間應道：「七兄弟你麼？我們在這裏呢，你快進來。」魏豪慌忙奔入裏間，只瞥了一眼，見程玉英娘子小衣衫，敞着懷，一手提着劍，一手攬着鈴哥兒；鈴哥兒只穿着兜肚，光着屁股打戰。魏豪抹去頭上汗，低囑道：「嫂嫂別動，快吹熄了燈，千萬別出來。我去追賊去。」邁步要走，程玉英急忙攔住，語不成聲的叫道：「七兄弟你別走，這惡賊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你可得救我娘兒們，你你你走不的！」

摩雲鵬一想有理，正不知賊有多少。遂不敢向外面去，忙搬過桌椅等物，堵上了門，回身吹滅燈，叫程玉英娘子和自己一邊一個，藏在門後，把暗器握在掌內。鈴哥兒小孩子，吓得小手冰涼，一聲也不敢哼，緊偎在母親懷內。

這來行刺的海燕桑七破窗遁出，身落院內，口中一打胡哨，便挺刃奪路待走。這時前後院已亂成一片，人們紛喊有賊。從外院客屋，從內院廂房，奔出好幾個人來；有照應喪事的鏢行夥計，有遠來執紼的同行至好，也有親戚故舊，有會武的，

也有不會武的；可是聞警全都持刀張拳，搶出來捉賊。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謝濟舟，抄了一條木棒，就奔出來；恰已瞥見一人穿窗跳到庭心。謝濟舟忙大喊：「賊在這裏呢！」往前一撲，冷不防，憑空打來一片瓦，整打在頸後肩膀上，幾乎被打倒。人們這才曉得賊人來的不只一個，房上還有巡風的賊。廂房中又奔出一人，便是安遠鏢局的夥計邱良，掄刀挺身，連竄數丈，已撲到賊人身後，喝道：「惡賊那裏逃！」照賊人斜肩帶臂橫劈下去。這賊一閃身，讓過刀鋒，身子往下一撲，一個橫身蹀躞脚，把邱良踹出多遠。賊人趁勢一竄，便奔西房。那邱良早一個懶驢打滾，翻身竄起來；幸而刀未出手，咬咬牙，大喊着，竟又擺刀揉進，苦追賊人。這時候，上房有人連喊道：「不是賊，是刺客！衆位捉住他！乘喪行刺，好歹毒的東西，諸位別放走他！」這喊的是安遠鏢局的趙子手黃鍾麟。

但是，就在這譁罵聲中，這賊已經飛身竄上西房；借腳一墊力，輕輕一點，翻上靈棚。口中喊道：「併肩子，撒亮子，扯活！」黃鍾麟，邱良，一齊吃了一驚；兩人慌忙扯喉嚨喊道：「七師傅快上來呀，賊人沒安好心，要撒亮子！」

院中人一聽有人放火，這一驚非同小可。謝濟舟不顧疼痛，找了一把刀，嗖的竄上房去。又有一個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趕來弔喪的，名叫劉振才，見賊在西北面，便跑到東南面，爬着棚杆，彀升上去。趙子手黃鍾麟也跟上房；邱良功夫不濟，就一疊聲亂喊拿賊，一面尋梯子。果然聽靈棚上格吱吱的一陣響，跟着見西北角上蓆棚頂子，烘的冒起烟火。房上賊人也不知來了多少人，只聽得西北面和北面的房上棚上，厲聲喊罵道：「呔，下面聽真！我們乃是湖南大俠小白龍的夥伴，專找保鏢林家來的。你們誰敢救火，先殺你們全家！」滿房上小白龍小白龍的亂嚷，這動靜好像至少也有五六個人似的。蓆棚易燃，登時濃烟大起，夾着硫磺烟硝的氣味。竟有兩個賊奮然撲下來，掄刀搶攻靈堂。被宅中人拚命擋住，公然在院內交起手來。藏在正房，保救程氏母子的摩雲鵬魏豪，此時幾乎急殺；正不知賊人來了多少，意欲上前救火殺賊，又放心不下程玉英和鈴哥兒。程玉英更是驚慌萬狀，緊抱鈴哥兒，連叫魏豪：「咱們堵在這裏，別活活燒死，咱們跑罷！」魏豪道：「可是堂屋裏就出不去，怕賊人在房上，要暗算咱們的；咱們不要緊，鈴哥兒可怎麼辦？」

第七 章

## 第七 章

頭一看套關的窻戶，問程氏道：「窻戶外面，是死夾道，是活夾道？」程氏道：「是活的。」

摩雲鵬魏豪有了主意，急忙竄上套間的磚炕，把窗紙撕開，向外一望；窻外小夾道有廂房掩着，果然黑洞洞的。魏豪急急的卸下窗來，冒着險先竄出去。這套間意外的夾道，恰通後面場院。——這時候，賊黨的四五個人和弔喪的客人，一邊放火，一邊救火，正在相打。魏豪不顧那些個，忙忙跳進套間，把一把椅子丟出去，把一個被單搭在自己肩上。急叫程氏：「嫂嫂，趕快跟我逃走！」程氏張惶失措道：「往那裏逃？仇人來了？怎麼好！」魏豪不答，只囑：「鈴哥別哭，別說話！」急急抱起鈴兒，挽着程氏，登上炕頭。到了窗前，魏豪放下鈴兒，先竄出去一看；却幸謝濟舟等正與賊人苦鬪，賊人全神注意放火。魏豪趁此機會，忙把椅子放好，站在椅子上。程氏已知他的用意，忙抱起鈴哥兒，低聲道：「鈴哥可別喊，有賊來害咱們來了。」把鈴哥兒隔窗遞出來。魏豪雙手接過，急急的一伏身，撕開被單做腰帶用，把鈴哥兒勒在自己背後。程玉英已持劍從套間越出窻外，登椅子下了平地。



好魏豪，身背鈴哥兒，右手持刀，左手就來攙程氏。程氏不用他攙，雖然腿軟，却還支持得住，反倒持劍保護着魏豪的後背。低囑鈴哥兒別害怕，又問魏豪：「你大哥的靈柩呢？怎麼辦？」魏豪道：「顧不得了，活的要緊！」

魏豪，程玉英，鈴哥，急急的溜出夾道，貼牆溜出來，奔向後院。一面走，一面東瞧西看；偷開後門，跑到場院去，往草塚下一蹲。魏豪眼望前面黑忽忽一片，問程玉英道：「那是哪裏？」程氏道：「就是咱的菜園子。」魏豪道：「走！」指定鈴兒，與程玉英逃到菜園子裏面極隱闊的地方；三個人全爬在地上，暫不敢動。這時候宅內的靈棚，火光已然撲高，內外人聲喧成一片。林宅上下的人全驚動出來，一齊吹喝着救火拿賊。左右鄉鄰也已聞警；鄉下人最怕的是火災，立刻鳴起鑼來。

魏豪保護着鈴兒母子，潛藏了一會，見賊人尋不到這裏來，便放了心，悄囑程玉英：「嫂嫂千萬別動，我去救火去，就看看大哥的靈柩。」說罷忙溜出菜園子，却不走後院，繞到前門。剛剛到了前門，門前已經聚集了許多鄉鄰；齊喊：「保鏢

## 第七 章

林家走水了。「忙着撲救。」

這行刺孤兒，靈棚縱火的賊人，一共來了七個人。兩個在外巡風，五個人潛伏着放火，行刺的就是海燕子桑七。滿想着先縱火，趁林家救火，再潛入刺殺林廷揚的妻兒。不意靈棚之下，不時有人，放火的鷄冠子鄒瑞，未能得手。海燕子桑七却悄悄的掩入內宅，一路尋找，看見停靈之處，坐着兩個人打盹，一個是金老壽，一個是黃鍾麟；兩邊臥房似有燈火。海燕子竟溜進去，出乎意外的是程玉英手上很有兩下子；一擊未中，攻門未得，金老壽捨命奪刀，只阻得一阻，便嚷起來，登時驚動院中人。那放火的本該先下手，反倒後下手了。

魏豪進院時，靈棚正在發火。謝濟舟，黃鍾麟，邱良，劉振才等人，正與五賊動手。衆人不令五賊放火，賊人也不教謝濟舟等救火；兩邊人在房上房下，走馬燈似的亂打起來。林家的四鄰，守望相助，出來許多人，鳴鑼救火，林家的長工佃戶大喊拿賊，鄉鄰們也連喊拿賊。巡風的賊人一看情形不對，急忙連打呼哨，催羣賊快走。羣賊見火勢已起，吆喝一聲，相率跳牆逃去。末後一個人，站在房上大罵道

：「你們這些東西，敗壞小白龍的大事。你們留神罷！太爺不把你們全燒了，對不住你們。太爺去了，狗頭們等着罷。」嗖的竄下來，如飛奔去；謝濟舟提刀便追。摩雲鵬魏豪恰好迎着，一同追趕；追出不多遠，連忙翻回去，且先忙着救火搶棺。不想魏豪等剛走到東墻，猛然間，一條黑影從東夾道竄出來，如箭似的逃出宅外。魏豪抖手打出一鏢，賊人只一閃，竟從黑影中逃去。魏豪想不到院中還有賊窩藏，正在吃驚；突然眼前一亮，只見東夾道一間小房冒出火光。魏豪大叫：「不好！」那敢怠慢，與黃鍾麟，謝濟舟，翻進東墻；邱良不會竄高，便繞走正門。

賊人似已逃淨，賊人放的火却又燒起來，衆人七手八脚忙着救火。靈棚內的火先發，小東屋的火後起。但是山東地方的房屋，建築得最結實，多用磚石，防火最嚴；除了門窗，都不易延燒。這小東屋却是個柴棚，烘的燒起來；謝濟舟等拚命搶救，也是無濟於事。却喜夜間無風，衆人截斷火道，只燒去這一間柴棚。那一邊靈棚乃是浮搭的，火勢是由西北往東南延燒，黃鍾麟等從未延燒到的靈棚下手，掄刀一陣亂砍，忽拉的一聲，棚杆折斷，棚席塌下來一角。衆人連連拆救，往起火處潑

## 第八 章

水，火勢雖猛，却頓時烟消火滅。摩雲鵬魏家等又忙着搶救靈柩，這却費了事。闖賊失火，人心慌亂；這口棺木簡直越看急，人們越搭不動。好容易推倒半堵牆，才搭到後場院空地上，可是火也救滅了。

衆人揮汗說道：「不碍事了，可是棺材抬出來，難道再抬回去麼？」許多人搖頭說：「這可沒有這個規矩。」齊尚魏家該怎麼辦。

## 第八章 摩雲鵬畫計遠颺

摩雲鵬魏家眉頭一皺，心想：「賊人竟尋來了！」沉吟一回，問道：「現在甚麼時候了？」一人答道：「四更多天了。」又一人說道：「不到不到，四更多天就快天亮了，這不是還很黑麼？我看還不到四更。」魏豪道：「那麼，且等一等；你們幾位在這裏看着點。黃頭，你費心到正房看看。金老壽受了傷了，你看看他怎麼樣，拿刀傷藥救救他。」

摩雲鵬魏豪囑罷，立刻撲奔菜園子，找到程玉英；那鴛鴦兒倚在母親身旁，很

是驚恐；兩隻小眼睛儘往黑影裏東瞧西看；却又不敢看，拿手蒙着眼，從手縫裏往外偷瞧。程玉英娘子惴惴的問魏豪道：「七弟，怎麼樣了？火是不是滅了？賊人呢？」魏豪答道：「賊都趕跑了，火也救熄了。」程玉英深吁了一口氣道：「還好，這萬惡的賊！……七弟，你怎麼去了這半晌才來，沒的把我急殺！我這裏眼巴巴的望見火起來了，聽着亂喊亂叫的，只不見你回來。……」說到這裏改口道：「你大哥的靈柩呢？不碍事吧？」魏豪忙答道：「大哥的靈柩不碍的，教我們搭救出來了，就停在後場院。」程氏這才放了心，又問：「都是燒了那兒？」魏豪道：「那裏也沒燒着。多虧這些弔喪的朋友，又把四鄰也驚動了，一路吆喝，追賊救火；核算只燒毀了靈棚，小東屋那間柴棚是燒了，別處都沒有。頂徹倅的是柴垛，這要是教賊點着了……」魏豪把話止住，道：「大嫂，我要跟你老商量。棺木搭出來，俗例沒有再搭回去的。這還沒甚麼，不過，大嫂你也明白，這是仇人放的火，仇人是縱下來了，還怕有後患。我們既得照顧死的，又得保護活的，二師哥又走了，我兩手捂不過天來。教我看，大嫂，不如此刻趁早下葬，不用等橫房僧道念經了。」

程玉英聽了，歎得一歎，看一看魏豪，神色是很慌張；又看一看銘哥兒，吓得傻了似的。程玉英很遲疑，道：「七弟，你知道我們銘哥兒，要不是金老壽捨命抱賊，這條小命就差一點教賊人害了。你大哥苦掙了一輩子，按說臨終時候怎麼也得風光風光。可是，現在賊人到底找尋來了；不是我膽子小，我就幾乎教賊刺殺，肩膀上劃了這麼一下子；我倒不要緊，我們的銘哥兒可是不由教人提心弔膽。」咳，埋了埋了吧！」

程玉英雖是不到三十歲的女人，却很有決斷，就說道：「好在已經破土了，就快着下葬吧。」彎腰抱起銘哥兒，只走得幾步，一陣發暈，險些跌倒。摩雲鵬魏豪慌忙道：「嫂嫂把銘兒給我。」魏豪抱着銘哥兒，程玉英跟着，一齊來到後場院。此時院內亂嘈嘈的，滿地都是水，餘燼猶冒殘烟，救火的人滿臉塵汗。程玉英顧不得別的，回到房中，忙給銘哥兒穿上孝袍子，戴上麻冠。自己還是一身短打，也忙穿上孝服。在棺前焚了冥鏹，孝子和未亡人磕了頭，遂由一個長工抱着銘哥兒，打着紙旛；程玉英張着嘴，踉踉蹌蹌跟隨。魏豪，黃鍾麟，邱良，謝濟舟等人，

持刀保護。圍著葬地直到林宅前後，也都派人持刀把守，以防意外。大家一齊動手，把林鏢頭的遺櫬搭過來；另由幾個人打着燈籠，前後照看着，一齊撲奔後面的菜園子。

鄉鄰救火未散，看見這等光景，無不訝怪。靈棚失竄，喪家鬧賊，他們也就猜想出來；料道保鏢林家一定是有仇人，免不了竊竊議論，探問。魏豪等只是搖頭，也沒法子隱瞞，却也沒心腸解說。

於是昇棺下葬。這是合葬；棺木下壙，真不是外行所能辦的。這些鏢行夥計幫着林宅長工，勉強把林廷揚的新柩，和他元配程金英的舊棺，一併搭到壙穴，掩上了土；却是草率終場，太不成樣。程玉英和錦哥兒都忍痛不敢縱哭，等到雙轎入壙，程玉英含淚匍匐，低聲禱告：「死去的丈夫，死去的姐姐，我只能顧活的，不能顧死的了！我這麼草草的給你們合葬，我心上實在過意不去。無奈萬惡的仇人尋蹤已到，小妹差點被賊刺死，小妹看顧錦哥兒要緊，我顧不得許多了！丈夫，姐姐，你們有靈有驗，保佑我們娘兒倆逃出仇人的毒手。等到錦哥兒長大成，再好好遷

葬吧。或者我這薄命人苦到頭，命合盡的那一天，也許我能全屍歸葬，那時候咱們三口再同穴合葬，在地下咱們再相會吧！」

程玉英雖是低聲訴告，聽見的人無不覺得悽慘。那鈴哥兒打簾揮盆，依禮而行，格外教人看着心疼。程玉英和魏豪更多懷着一份戒心，眼看四面，左右不敢離開鈴哥兒。等到雙棺入殯，衆人培土起墳，摩雲鵬魏豪悄悄對程氏娘子說：「大哥的墳，最好先不起墳頭，恐怕賊人盜墓毀屍。」程玉英矍然點頭，這雖似過慮，却是賊情歹毒，不可不防他這一着。遂吩咐衆人把土墊平了，只在入土一尺深的地方，暗埋上標記。却在菜園子另一隅角，用浮土堆起一個假墳，把墓碣樹在假坟前面。又秘囑管園子的佃戶，若有人打聽，千萬別說實話。又教他在新墳上，移種一些菜秧；這不過暫掩賊人的耳目。只等轉過了年，事情緩和下來，便不要緊了，照舊可以起墳立碑的。

下葬已竣，天色始明。那預先僱的積房執事，和念經的和尚，直到辰牌，方才按時到場；却是棺材早埋了。魏豪把這些人照樣的開發錢遺去。這一番舉動，本來



爲得是守秘避仇，倒惹得臥牛莊全村的人，個個猜疑，紛紛議論。又加上失火鬧賊這件事，鄰舍們都拿來當做談資；不到兩天，早鬧得闔村皆知，都說是保鏢林家被仇人找上門來了。這些話反傳到七師傅魏豪耳內，魏豪不禁皺眉，心中暗暗盤算消弭浮議的辦法，却是竟想不出法來。而且這浮議還沒等冷下來，跟着又出了一樁事故。

程玉英娘子掙扎着回到屋裏，緩過好半晌，想起了金老壽，多虧他捨命抱賊奪刀，母子們才得乘隙脫逃。忙向衆人打聽金老壽現在那裏；受的傷重不重。趙子手黃鍾麟答說：「在東廂房，上過藥了。」金老壽忠心衛主，當時攔腰抱住賊人，他還想把賊人掄倒；賊人却還刀一扎，脇下被刺傷很重，登時鬆手倒地，不能動轉了；忙亂中也無人救他。直到趕走羣賊，方被一同坐夜的黃鍾麟想起來，忙到正房尋找，金老壽匍匐地上，臥在血泊中了。忙把他措到廂房，給他敷藥裹創。無奈金老壽年紀已高，傷口又深，血流不止；當時只是嘔吐口渴。黃鍾麟情知不好，果然他喝了一杯水之後，就昏迷過去了。

## 第八 章

程玉英娘子喘息稍定的，忙領着錦哥兒，過去慰問他。只見金老壽面色蒼白，呼吸微細，眼睛迷離，樣子很衰弱。程玉英說不出的感激痛惜，忙加醫治，又拿好言來安慰他，他只是昏沉不語。「禍不單行」，金老壽強挨磨了兩天，到底救治無效，創重身死了。程玉英傷心落淚，命人買棺厚加成殮。對魏豪說：「七弟，這金老壽簡直是替我們娘倆死的，他實在是我們林家的恩人。要不是他，我是不免死在賊人刀下，我們錦哥兒也難逃賊人的毒手了。金老壽這麼大年紀，赤手空拳，捨着自己的性命；跟賊硬拚，咳，總算對得住我們死鬼了！」遂教錦哥兒給金老壽磕了四個頭。就便也埋在菜園子了。

保鏢林家辦喪事，失火，鬧賊，又死了一個老家人，是教賊扎死的；雖然程玉英和魏豪極力的囑咐家中人，對外不要亂說；可是人們的嘴不淨爲吃飯用的，閒是閒非總好抖露抖露。而且老鄰舊居，婆婆媽媽，夏夜納涼，少不得張家長李家短，胡亂講究一番。就有的多嘴婆娘，公然串門子打聽閒話；村中閒漢們一遇見林家的佃戶長工，也要攔住了盤問。結果，保鏢林家是在洪澤湖保鏢，遇見了仇人的話，

不久就弄得全村都知道了。甚至於仇人的名字叫小白龍，他們不知怎的也都曉得了。本來力求啞密，反而越加喧揚。七師傅魏豪一聽見這些個情形，心上說不出的着急，担驚。於是來到正房，見了程氏嫂嫂，要商計商計今後的辦法。像這麼人人拿着保鏢林家當做了話靶，信口胡嚼，虛實盡露，若教仇人訪着了，豈不是太難了麼？

這時候喪事已了，武林中遠道趕來執紼送殯的朋友，一個個都告辭而去了。林宅裏只剩下七師傅魏豪，趙子手黃鎮麟，夥計邱良。此外便是親戚及那舅爺程繼良夫妻。按照原來的打算，二師兄解廷梁，三師兄何正平，都會囑咐過魏豪，在大師兄林廷揚下葬之後，由魏豪酌量情形，看事做事。如果諸事就緒，寡嫂孤侄可以在家安居度日，魏豪就可以折回保定。現在，林廷揚的喪葬是料理完了，但是往後的事更加艱難起來。仇人已竟跟踪尋來，雖然已經趕跑，誰知道賊不再來呢？魏豪暗想：自己固可以不顧生死，捨命保護寡嫂孤侄；無奈孤掌難鳴，來尋仇的賊人正不知有多少。不論自己武功怎樣，可是好漢不敵人多，明防難敵暗算；倘若賊人成羣

的來擾，在這荒莊四顧無援，萬一落在仇人手內，只怕落個同歸於盡。那時候自己有何顏面，再見同門諸友？又怎麼對得過死去的大師哥？……

摩雲鵬魏豪設想到這後事上面，登時五內如焚，坐立不安。信步走到院中看了看，靈棚焚後，已經拆卸下來，滿院凌亂不堪，格外覺得悽慘。魏豪眉峯緊皺，背着手在院中走過來，走過去，盤算主意。三師兄已回保定，二師兄已赴清江浦；現在當機立斷，只有自己問自己，別無可以商量之地了。魏豪想：憑自己這一把刀，賊暗我明，賊衆我寡，若担保嫂嫂娘倆必無意外，那只有遷地爲良，在這裏實在住不下去了。七師傅魏豪悒悒的走進客堂，此時舅爺程繼良尙沒有回家。魏豪咳了一聲，把自己的憂慮的情形，對程繼良輕描淡寫的說了；無非說此地既經仇人尋到，還怕賊人一計不成，又生二計，一次無功，二番又來。「程大哥，你看怎辦呢？」程繼良搓手無計的苦想了一回，說道：「最好叫錦哥兒不要出門，也不要上散學了，」但是魏豪說：「賊人會黑夜到家來找的！」

程繼良沉吟良久，打算把程玉英和小錦子，接到榆樹坡暫避一時。魏豪搖頭道

：「賊人趕盡殺絕，再三再四，是要斬草除根。這一回把金老壽一條老命送了，微倖把翁哥兒保住。聽賊人放火不成，臨走時說的那話。他們決不肯就此罷手。到你府上暫避，固然也是一法，可是，這那能啞密得住？不久就全村知道了，賊人也就會訪出來了。萬一那時被賊人尋踪緜過去，豈不教你府上也受牽連？假使程老鏢頭在家，仗他老人家一世的威名，量區區毛賊必存顧忌；偏偏老人家又遠赴山西去了。就憑我魏豪，若是有個照顧不周，一朝失計，教賊得手，我有何面目見程老英雄？」程繼良聽了這話，打了一個冷戰，遲疑的說：「那可怎好呢？我們是至戚，理應禍福分享；我們姑奶奶遭這逆事，我焉能袖手？教我繼父回來曉得了，必說我沒有骨肉之情。我想辦得嚴密一點，賊人也未必會尋到榆樹坡的。我們榆樹坡姓程的一大戶呢，全村十有七八都是本家，賊人就許不敢去。」

魏豪把頭微微一搖，依然皺眉深思。程舅爺看見魏豪神情非常憂愁，也怙悒起來。遂站起來說：「七師傅，你候一候，我去跟家姊斟酌斟酌去。」魏豪道：「把大嫂請出來罷，這是大意不得的。」程繼良答應着，走出客堂。

安遠鏢局的趟子手黃鍾麟，和夥計邱良恰從外面走進來，也向魏豪要主意道：「總鏢頭別看是下葬了，只是這險象有增無減，一步緊似一步。現在臥牛莊家家戶戶，街談巷議，都知道保鏢林家出事了。賊人是要來尋仇，不必費心打聽，只在樹蔭下一坐，立刻就知道林家的實況了。七師傅，你老得打正經主意呀。不怕您笑話，自從鬧賊以後，我們哥倆天天夜裏懸着個心；教我們哥倆看，這裏簡直是呆不得的了。」

魏豪蹙額道：「我何嘗不知道這種情形實在危險！只是現時生生扔下這份家業一走，這裏的主母如何捨得？而且要走，也得有去處；要是上保定的話，那倒是：」正說到這裏，程玉英娘子，已竟領着小鈴子，跟程舅爺一同進來。黃鍾麟邱良立刻站起來，要告退出去。程玉英道：「黃師傅，邱師傅別起欠，請坐吧。我正是有事，想跟你們幾位商量呢。」程舅爺也在旁讓坐。程玉英帶鈴哥兒坐在主位，衆人也都坐下了。

摩雲鵬魏豪看程氏娘子，這一場喪事，如走了魂似的。這麼一個青年健婦，不

過三七，眼眶都塌下去；面色本來微紅，此時却憔悴枯黃，籠罩一層暗色。就是小鈴子，本是歡迸亂跳的小孩，此時也好像發萎了；天氣雖然熱，跟着他娘不是偎着，就是靠着。或者是人一穿孝服，便自然帶出一種晦氣來？再不然，就是人的眼光隨着心情變了。程玉英怔怔的坐了一晌，方才說道：「黃師傅，邱師傅，這一樁事，多承你們幾位帮着七兄弟忙活，把鈴兒爹安了葬。又在這兒，晝夜提心弔胆，出這麼大力，還帶累得二位都受了傷。這一回，要不是你們幾位，就怕總鏢頭的棺材沒搭出去，我們鈴哥兒就沒了命了。這是救命之恩，我也不能空口儘說感激的話了。現在只教鈴哥兒給你們幾位磕兩個頭。等着這孩子大了，再報答兩位伯伯吧。」

鈴兒却是經程氏娘子教訓好了的，這時一說，這孩子就爬在地上，磕了幾個頭。黃鍾麟邱良慌忙站起來，把少東拉住，沒口的說：「使不得，使不得！大奶奶千萬別這麼着，更教我們心上過不去了。我們弟兄受總鏢頭的好處多了，我們應該効力。」鈴哥兒的雙臂，被黃邱二人一邊一個扯住。鈴哥兒扭着頭說：「娘娘，娘娘，他們不教我磕。」魏豪也站起來說：「嫂嫂不用多禮了，這都是自己弟兄，應當

應分的；既然趕上了，就得捨命衛護着。嫂嫂請坐吧，咱們還是商量正事要緊。」

程玉英娘子又歛衽拜了拜，讓黃邱二人歸坐，這才提起精神來，把眼揉了揉，說道：「剛才我聽繼良兄弟說了。我這功夫心裏亂七八糟的，一點主意也沒有了。你們看，該着怎麼辦才好？仇人是尋上門來了，躲可躲得開嗎？可是又往那裏躲呢？我知道靜擎着不是事，而且還得趕緊想法子。賊人是認得門了，賊在暗處，我們在明處，簡直防不勝防。黑夜白裏，教人整個的提心弔膽。……七兄弟，不是我膽虛，這兩晚上，我簡直不敢睡，整夜抱着一把劍，看着我們弟兄。外面有一點小動靜，或者村子外有狗咬，我就吓一跳，不由就扒窗戶看看。可是吶，七弟和你們二位不辭勞苦，給我們輪流值夜，家裏那幾個做活的也還都熱心，個個都加着小心。無奈日子是長着哩，像這樣子，我們可怎麼過活？你說躲躲吧，我也知道不錯，可是我往那裏躲呢？剛才繼良兄弟教我帶着孩子，到榆樹坡躲幾天去；但是我伯父沒在家，他的幾個徒弟，也都跟着出門了，榆樹坡比這裏更曠。繼良兄弟又不會武，沒的把仇人反倒引到我娘家去，那可怎麼使得？我這兩晚上，也不住的盤算，我一



時想回鈴兒爹他那浙江老家去。可是他那老家，我從嫁過來，就沒去過。婆家的人，聽說叔叔大爺都有，我却一個也沒見過。七弟你想必也曉得，你大哥生前就跟本家不和。那麼，娘家不能去，婆家也不能回；兩眼烏黑，我可往那裏去呢？況且這個家，雖然沒什麼，也有兩頃地，十畝園子，跟這十幾間房；我要是搬走，這個家又交給誰？我娘倆躲出去，萬一要教賊人放一把無情火，把這家給燒毀了，將來我母子可就真個弄得無家可歸了。……」說到傷情處，竟是無計可施，禁不得嗚咽起來。接着說：「我現在左思右想，沒有法子辦。我只想到一個法子，就是請七兄弟你們幾位別回鏢局子，給我這裏看宅護院。可是這又有一節難處，七兄弟呀，這不但就誤了你們幾位的前程，況且我年青青的一個寡婦，我我我……」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道：「這是多麼不方便呀！……」

程玉英娘子雖遭大喪，却是方寸不亂；這一番籌計，面面都想到了。魏豪聽着，也覺得寡婦門前是非多，這程玉英嫂才二十九歲，魏豪自己二十七歲，在喪葬期間，事繁人多，唁弔親友紛集，這倒沒有甚麼。可是日後過起日子來，自己一個

## 第八 章

年青男子，長久留在孀居的師嫂家裏，雖說是志在全交護孤，却是稍一不慎，便落閒言。一念及此，魏豪抓耳撓腮，覺得此事實是在進退兩難，不曉得如何是好。

程玉英娘子爲難多時，哭着道：「你們看，這不是真難煞人麼？你們有甚麼法兒？我現時實在昏了，你們說怎麼辦才好？」

摩雲鵬魏豪低頭沉吟良久，抬起頭來，看了看程舅爺，又看了看黃鍾麟，邱良二人；歎息道：「嫂嫂，事到如今，空難過一會子，也沒有用；處境雖然難，我們也得想法子。嫂嫂乃是女中豪傑，嫂嫂存心撫孤復仇，這嫌疑疑的話，不要去管它，我們只求對過天理良心。況且這是甚麼時候？賊人這麼歹毒，我們避禍要緊。至於小弟在這里看宅護院，照顧小爺姪兒，乃是我們同門師兄弟幾個人的公議，我決不怕閒話。只不過僅僅我們三四個人，小弟實在耽心；誠恐賊人狡計層出不窮，萬一衛護不周，稍有失著，那就對不起死去的大哥了。總而言之，現在避仇要緊，避嫌是顧不得了。嫂嫂和銘哥兒還在家裏住，實在不妥，總得趕緊遷動才好。我們現在先盤算往那裏躲吧。」

程玉英道：「就是避仇，現在就很爲難！世路茫茫，我娘們可往那裏躲呀！」

魏豪道：「這麼辦！我和黃師傅邱師傅留在這裏看家，嫂嫂帶着鈴哥兒，可以在鄉村近處，賃幾間房，……」還沒說完，自己便覺着不妥當了；魏豪眉峰一皺道：「這也不行，地方近了，賊人還是要尋到的，沒人護院還是不放心；地方遠了，可是往那裏去呢？程舅爺，你看可以往那裏避避去呢？」

程繼良更是沒有主意，只是皺眉嘆息。魏豪又問黃邱二人，可有甚麼別的高見？黃鍾麟想了想道：「大奶奶可以帶着少東，往遠處暫避三五個月，這裏的家，就請七師傅和程舅爺照看着。」

這似乎是一個法子；但往遠處避難，投親呢，程氏母子都在熱孝期間；身穿重孝，投奔親友，除非是至戚，人家是要忌諱的。程家又是去不得；若到遠處看房，另立門戶，那又談何容易？而且就避到新居去，也須有護院的人，方保無虞。現在事情又很緊急，要是在三五天內，確定了出走的地方，打點了出門的行囊，安排妥一切一切，……這豈是倉卒之間，就能料理好的？現在，最要緊的，還是出走避仇

## 第八 章

的地方，到底往那裏去好呢？

摩雲鵬魏家又反覆盤算了一回，道：「嫂嫂，現在我看只有一條道好走；解二哥這趟來，曾經說過，要接嫂嫂到保定去。守着鏢局子，一來有人照應，二來這裏也用不着變賣家產；嫂嫂的用度，就可以按月往鏢局支取。這五個鏢局都是大哥一手成辦起來的；有大哥是大哥的事業，沒大哥也是大哥家眷的買賣。解二哥的意思，這鏢局還是接着做下去，維持是由我們大家維持，財東還是大嫂的財東。大嫂到保定，可以說財也有，人也有，比住在這個荒莊，放心多了。解二哥原打算他到清江浦，辦完了賠鏢，回頭來就接大嫂帶着侄兒上保府去。一到保定，大嫂可以住在解二哥院內；有解二嫂住同院，也很方便。就是賊人跟踪尋仇，那裏守着鏢局子，照護也很方便。解二哥大約得六月初才回來，目下情形很緊，依我看我們不要再等他回來了；現在嫂嫂就收拾收拾，安排安排，咱們五天以裏就動身北上。這裏的傢具都不要動，田產就請程舅爺照應着，這所房子也可以借給親友住。好在避仇的事，只要躲過一兩年，賊人連次撲空，便不再來了。那時等事情稍冷，嫂嫂願意回家

，照樣可以回來。」

程玉英聽罷沉吟，黃鍾麟，邱良齊說：「七師傅這麼打算很穩當。大奶奶千萬不要猶豫，這江湖上尋仇的事，歹住就不放鬆，狠毒極了，可大意不得呀。等到禍到眼前，後悔可就遲了。」

程玉英眼望着這院子，六年故居，一旦捨之而去；自己一個年青女人，現在要帶着一個小孩子，遠離鄉井，投託到亡夫的朋友家去，心中實覺不安。但魏豪極力勸駕，說是：「嫂嫂，這不是孤兒寡婦投奔親友，乃是內東到自己開的舖子那裏去。嫂嫂要知道，按買賣道說，我們全是嫂嫂舖中的夥計；按交情說，我們又是大哥的師弟，您是老嫂。嫂嫂不要爲了這個猶豫了。」

程玉英點了點頭，看着程舅爺，手摸着小爺子的頭，嘆道：「死鬼生前勸我到保定住去，已經賃好房，他教我住兩三年再回來，我只是捨不得這個家。這幾畝園子和地，要不是自己種着，那能有這樣的收成？這些佃戶好難對付哩。我進他們林家時，你大哥只有一頃多地，和十二間房。我那死去的姐姐，就整治不好；把田都

租出去了，年年落個白忙；碰巧年成不好，還得往鏢局要錢。自從我進了門，我就把田地都收回來；僱長工自己種着；才這麼五六年光景，就生發了兩頃地。七兄弟大概也知道，這南鄉五十畝地，和後面這十畝園子，還有東跨院五間房，都是我給置的。這裏頭就是買園子的時候，找你大哥兩次要了五百三十兩銀子，下剩的添地蓋房，都是我自己種地掙出來的。有田自己種，跟租給佃戶種可差多了；要不然你大哥怎麼服氣我呢。你看我衝寒冒暑的，不辭勞苦，自己下地，好容易才創出這份家當；現在教我丟下手，跑到外鄉去；我雖然不是守財奴，究竟心上捨不得呀。要說交給繼良兄弟，我倒不是不放心，不過他年年就跟佃戶惹氣，擺治不好他們。」

說到這裏，程繼良對魏豪說：「七師傅，我這位姐姐，治家務農實在是把好手，誰也比不了。她這兩頃地比我們那頃半田，收成起來簡直強兩三倍。對付這些租戶長工，我實在不行。」程玉英道：「你本來年青，又是個書呆子，你就管不住他們。」

這姊弟二人倒論起家常來；魏豪聽了，說道：「嫂嫂，你是有決斷的人，你這

時撫孤避仇要緊，不要戀戀田產了。」程玉英面容一蹙，浩然長嘆道：「我也不過這麼說說，我是很看得開的。……咳，這惡賊們，真真害得人家難奔！……七兄弟，我帶着鶯兒，上保定去好麼？還是上別處去好呢？」程繼良插言道：「姐姐和外甥去那麼遠，我們很不放心。」魏豪道：「別處往那裏去好呢？」程繼良道：「我姐姐可以到我的岳父家避一避去；昨天我跟他姪子說了一回，他姪子說是可以。娘家離這裏有七十多里地，很寫遠，又是小村，人口不多，有眼生的人立刻就看出來，不像臥牛莊這麼熱鬧。搬得再啞秘一點，大料賊人不會尋了去。只要姐姐帶着外甥，在那裏歇個三兩月；姐姐你再親筆寫一封信，催我繼父趕緊回來。他老人家一聽愛婿被害，賊人尋仇，他老人家焉能甘休？是一定要翻回家來的。他老人家太極十三劍名聞南北，簾蛇棒更無敵手；有他老人家一來，他自然保護親姪女，親外孫，還要給姑爺報仇。」

程玉英已給鐵掌黑鷹程岳去信，訃告他愛婿慘死。雖說怕老人家痛心着急，可是到底不能隱瞞；這信早已發過一封了。但是程岳遠在晉南，老人家一時怎能丟下

## 第八 章

手底的事，立刻回來？程繼良的岳父又是小戶人家，住在荒村，只有幾間土房，狹門淺戶。保鏢林家若是穿着重孝，再帶着魏豪等三四個護院的壯士，到人家寄居，豈不很扎眼？恐怕不到十天，就鬧得議論紛紛了。所以程玉英擇地避仇，最好還是投奔都會熱鬧地方，沒入人海之中，就不惹人注目了。程繼良這番打算，不過見得他很關切就是了，法子却到底行不得。幾個人商量了好半天，覺得投奔那裏也不便，只有上保定去，還比較妥當。

摩雲鵬魏豪便道：「嫂嫂不用猶豫了，程老伯沒在家，嫂嫂還是上保定去的好。我看嫂嫂儘着這三四天功夫，趕緊把箱籠傢具打點打點。該帶走的細軟，不要過多；笨重不好帶的，可以統統寄存起來，就煩舅爺運到榆樹坡暫存。這房子可以賃出去，或者借給人住；田地現時也不好租了，就煩舅爺給照顧着。若是嫂嫂不打算在保定久住，容事情稍冷，隨時還可以回來。若是在保定住着合適，那就索性把這裏的田產房舍都變賣了，也可以的。現在就這樣趕着安排，等到第三四天頭上，咱們就僱車輛。我和黃邱二位，保護嫂嫂和銜兒，起早路奔保定。」



程玉英聽了，低頭思索好久，點頭道：「論起來，我一身生死還有甚麼可惜！這種命到那裏也不甜。不過有這個孩子，就把我拴住了。爲了這個孩子，我不能不躲避。唉！我們程家在這曹州府，子一輩，父一輩，住了百十多年；我們雖然沒有甚麼勢力，可也沒人敢堵上門來欺負我們的。我伯父幹了一輩子鏢行生涯，也沒大栽過。如今他的女婿女兒，竟教賊人趕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要是這麼一走，也真給我們黑鷹程家丟透人了！可是要等他老人家回來，又不知那一天；萬一爺兒有個閃失，我的罪孽可大了。七弟，你既然這麼說，我只好躲一躲吧。到了保定，我可是人生地不熟，我可就依靠你們哥幾個了。繼良兄弟，你說怎麼樣？事到如今，我只好這麼辦了，伯伯沒在家，我實在不好上你家住去。弄不好，倒連累了你；那豈不是由婆家嫁禍到娘家，你說是不是？」

事情已經說開，利害已經分明，程舅爺也不敢強留了。程玉英娘子快快的帶着爺兒入內，忙着收拾一切。田產是交給舅爺照看，房子暫且留下幾間，給長工看房人居住，其餘就借給鄰人住。笨重傢具，該封存的封存，該寄放的寄放。臥牛莊的

## 第八章

一切事，都託付了舅爺。家中長工照舊僱用着，種地看家。家中存糧，都用賤價趕着糶出去。值錢之物都裝了箱，存的錢都兌換了銀兩。上下人一齊忙，直忙了三天，還沒有打點利落。魏豪心中着急，催促程氏娘子趕快收拾；「該割捨的割捨了罷；這是避禍，不是尋常的搬家。」

又緊着忙了一兩天，方才歸着得有點譜了。程玉英娘子對程舅爺說，到保定只打算躲避一年半載。只要伯父黑鷹程岳回來，孤兒有人保護，她還是要携子回來的。常時由摩雲鵬魏豪，和黃鍾麟，邱良，督同著長工們，裝箱籠，打行李，一共裝了十幾個皮箱，二十六七個行囊。這東西未免太多了，摩雲鵬只是皺眉。

第四天下午，魏豪面見程氏嫂嫂，問她安排得怎樣；要是明天動身，可行不行？要是可以走，現在就該看僱車輛去了。程玉英忙得暈頭脹腦，揮着汗說：「行李打點好了；就是糶出去的糧食，得後天才能歸上錢。這本來賣得太急，又不是時候，連平常一半的價錢還賣不到呢。」

魏豪道：「這星星點點的，吃一點小虧就算了吧。這幾夜我們總是提心吊膽的

，還是早走一天，早一天安心。」程氏娘子道：「可不是，這個我不是捨不得，只是錢還沒有歸上來。只要把錢收回來，七兄弟你再給兌成銀子，咱們就立刻可以動身了。這些行李，大概得僱幾輛車呢？」魏豪道：「嫂嫂和爺兒坐一輛轎車，再不然坐馱轎舒服些。行李箱籠也就是兩輛車，連我跟黃邱二人，一共三輛車足够了。」此行既是避難，行李自是越簡單越好，現銀却預備了不少。程氏娘子把她的首飾，和她亡姊的首飾，都找出來，教魏豪變賣了。她從此一洗鉛華，要做嬌婦了；這些首飾既然用不着，都要換了錢。魏豪說：「這個不必在這里賣，就使要賣，還是上保定賣去好。那里金銀首飾，比這里好出手。」於是將出門所帶的，挑了又挑，一共只打點了四隻箱，九個行囊，兩小箱首飾珍物，和七百兩銀子。還有四百多兩銀子的糧價，這得明後天才能收到。程氏說：「現在可以僱車了。」魏豪便要進城，黃鍾麟，邱良道：「七師傅何必自己受累，現在放着我們兩人，我倆僱去吧。這曹州府城內仁和車驛店，跟咱們鏢店也交過買賣，咱就僱他的牲口車好了。」

到第五天上午，黃邱二人出離臥牛莊，前往曹州府僱車。魏豪留在臥牛莊照應

着，勸程氏母子把重孝脫了，可以暫穿灰孝衣，等到了保定再換。出門的人，身穿重孝未免刺眼。程玉英娘子毫無世俗之見，依言脫去重孝，換了素服，又問七師傅魏豪：「這次遠離故鄉，老鄰舊居是不是要辭行？」魏豪想了想，賊人火焚靈棚之後，沒有即刻就來，大概回去邀人去了；看這樣子，一時不要緊。不過辭行的話，彼此見了面，不免要問搬到那裏去；還是悄悄一走，不去辭行的好。程舅爺也說：「等姐姐走後，我替你到各處辭行吧。」幾個人又商量定了：如果有人探問，就說是回林鏢頭的浙江老家去，不要說是上保定。

### 第九章 橫江蟹窺門躡迹

這一次糶賣糧食，寄放東西，都用得是林程二家自己的牲口車輛；往來搬運，雖然不够用，並沒有找別家借，是免得驚動人的意思。車來車往，連運了好幾趟；鄰人們曉得了，果然又來探問。有的打聽搬到那裏去；有的就說：大娘子要是搬走，這些鍋碗瓢杓，破破爛爛不值一帶的，都別扔，給我們拿去吧，我們用得着。有

的更討厭，這裏上下都忙，他們却蹭進來，口說幫忙，趁便看見甚麼，就要甚麼。不客氣的就自己動手，硬要硬拿，出來進去非常碍事。程氏娘子心上很討厭，又不好得罪他們；這都是老鄰舊居，大矜子二矜子的稱呼着。多少還許沾點親；不比都會地方，關門過日子，誰也不理誰。魏豪却看不下去，將臉一沉，把這些男人們都藉詞趕了出去，又把老婆婆們也支走。然後將大門關上，吩咐長工看住了門，再有送行串門子的，不要放進來。

保鏢林這個家只這一搬動，情形頓然改觀。東西廂房都成了空屋子了；正房的木器也空了，只有打好的箱籠行李堆在炕上，屋裏也很凌亂。程氏一面收拾着，見了這情形，心中不勝悽慘。鈴哥兒自從喪後，程氏娘子再不敢放他出去玩耍；此時只教奶姆哄着他在院裏玩。小孩子不住口的打聽：「我們這是做甚麼？」說是要搬家。「搬家幹麼呢？」問了這個人，又問那個人。家中什物都翻動了，他又覺得奇怪。把自家的東西寄放到別家，小孩子更是捨不得。「爲甚麼好好的東西，自己不要了，都給了別人？」鈴哥睜着一雙眼睛，看看這人的臉，又看看那人的臉，嘴裏

嘮嘮叨叨的打聽；奶姆信口答音的敷衍他，竟糊弄不住他。奶姆哄他說：「咱們要回老家了。」鈴兒就說：「回那個老家？」答說：「回你的老家呀。」鈴兒更不相信道：「臥牛莊就是我的老家，紹興府是爸爸的老家，榆樹坡是娘家的老家，我們可是回誰的老家呢？」奶姆道：「回紹興府老家；你爸爸的老家，才是你的老家呢。」鈴兒聽了不悅道：「不，不回那個老家。爸爸說過，至死也不回紹興府老家了。老家的人沒有跟咱們好的，你當是我不知道麼？」忽然又想起一事，問奶姆道：「大娘，我問問你，幹甚麼把我的小車也給小福子呢？我還要呢，那是我的鏢車。」這小福子就是程舅爺的五歲兒子，程舅爺聽見了，就說：「鈴兒，你捨不得你那小搖車呀？不要心疼，我再給你拿回來。你是大孩子了，不坐搖車了。」

這一回避難東西帶的有限，家中的男婦也是一個不帶。程舅爺不很放心，恐怕他繼父鐵掌黑鷹程岳回來時，要瞞怨他；對程玉英娘子說：要自己親送姊姊到保定去。程氏娘子當然不肯，程舅爺說：「父親他老人家最疼小鈴外孫；出這遠的門，又是避難，我們這裏一個送行的沒有，父親一定要怪我。要不然。這麼辦吧，程

玉川正要上保定，回頭我就打發他辛苦一趟，路上也好有個照應。」這程玉川就是在鏢局做事，程玉海的弟弟，是程氏的內親；本要秋後到保定去的，現在就教他送行，倒是極其順便的。程玉英娘子一想，這才答應了。

於是把程玉川找來，程玉川立刻打點好了，當天就住在臥牛莊，也跟着忙活搬家的。當下一切安排就緒，靜等着車輛僱好，糧價收齊，第七日就成行。

趕到天夕的時候，僱車的人還沒有回來。程玉英娘子找到糜雲鵬魏豪，問道：「這位黃師傅，和邱師傅一清早就去僱車，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別是他們不認得路吧？」魏豪正忙得一頭汗，拿一條手巾抹着臉，見問答道：「估摹也該回來了，道本來不近。他哥倆常出門，就到生地方也不會悞事。」正說着，只見黃鍾麟邱良急急的已從城裏奔回來，一進門便問：「鈴哥兒呢？」程舅爺忙道：「小鈴子在後院呢，車僱好了嗎？」黃邱二人道：「車僱好了。」只說得一句，便找七師傅魏豪。魏豪也問二人：「怎麼才回來？車僱妥了沒有？」

黃邱二人跑得滿頭是汗，小衫都濕了，向魏豪一使眼色，同到廂房。坐下來，

四顧無人，方才說道：「七師傅，我們僱好了兩輛車；我們擅做主張，車只僱到大名府，已交了一半腳價，叫他們今夜三更把車開來。七師傅咱們趁早走罷。：」魏豪駭然道：「怎麼講？你們看見甚麼了？」黃邱二人低聲說道：「賊人又尋來了！」

這一句話却似一個平地焦雷！摩雲鵬不由一震，忙問二人；黃鍾麟喘息着說道：「我們哥倆磨緩了他們一個晚半天，確是賊黨無疑。七師傅，依我說，先勸大奶奶到別處躲一躲。再不然，就是今夜三更時候，咱們保着大奶奶提早走兩天。賊人連咱們出門的日期都訪出來了！」

魏豪大驚道：「賊黨有幾個人？」黃邱二人把手指一比道：「六個至少六個，」又問：「在那兒看見的？」答道：「在車驛店隔壁陞平棧。」

黃鍾麟抹着汗，對魏豪說：「我們哥倆到了府城，就找車驛店。我們熟識的那家，他們竟說眼下不攬長趙買賣，我們只好另僱。直到西關韋馱廟街，才僱好包趙的兩輛轎車，三輛大車。言明腳價先交一半，到地方再交一半。開了攬單，說明後天天一亮，車准到不誤；沿路不許支草料支飯費，也不許帶客貨，直送到保定。只



是價錢還沒講妥；我們正講着，忽從外面進來四個扎眼的漢子，全是暗藏兵刃，進驛馬店，就問：『有姓羅的客人沒有？』驛馬店的夥計答道：『沒有，我們這裏是車脚鍋伙，不住行客。』那四個人並不走，催夥計問問。正在大聲說話，不意驛馬店裏靠南頭一間屋子裏，有一人推門出來答託道：『嚇，哥幾個才來嗎？真有個穩勁。』竟邀着四個人進入店內。那時我和邱師傅在櫃房隔着竹簾，把他們看得很清楚，不期而然的覺得很蹊蹺；我們倆就跟櫃上答託起來。適逢湊巧，這幾個客人談話的屋子，跟這櫃房只隔着一層板；不過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聽不清；我們又不能做出傾聽的樣子來，還得跟櫃上談生意。就這麼着，也隱約聽見他們念出『臥牛莊』這個地名來。這一來，我們更不敢放鬆了。邱師傅跟櫃上磨價錢，我就側耳傾聽，可是再聽不見甚麼了。』

魏豪便道：「這却可疑，不過這也難斷定呀。」黃鍾麟接着又說出跟踪暗綴之事。兩個人既然留了神，等着跟車驛店講好了腳價，又交了定錢；兩人出了車驛店，到別處繞了一圈，隨即茶幾句話，重復回來，潛藏在車驛店附近小巷內，暗窺這

四個客人的行藏。耐心的等候了個把時辰，果然這四個客人，又同着兩個人，從車馬店出來，進了一家客棧。在客棧內就擱了好幾個時辰，又出來下飯館。黃鍾麟邱良這才賠臉到飯館；也找了一個飯座，坐下來吃飯。却喜這幾個人全都沒有看見黃邱二人的面貌，竟沒有理會。六個人入了飯座，酒酣耳熱，嘈嘈的說笑起來。內有一人竟說出江湖黑話，對同伴講：「相好的，人家葉子萬的細底，我可是摸準了，聽說人家後天一準開碼頭；一挪窩可就更難找了。你們來的還算巧，再晚到兩天，要教那果實帶着秧子扯呼了，嘿嘿，咱們可怎麼交待？幾個大活人瞪眼看着鷄飛了，多麼丟人！告訴你們罷，這幾天人家整車的往外運東西，那是準溜無疑的。」

此人一說，立刻有一個年約四旬的人，向四面閃眼一望；瞥見了黃邱二人低頭吃飯，竟注視了一眼，回頭向同伴說：「念短吧。招子也不放亮點，就信口放籠？」吓得黃邱二人只顧端着盃吃飯，越發不敢抬頭了。又偷聽了一回，候到這六人飯罷付賬走後，黃邱兩人方才捏了一把汗出來。兩人一盤算，立刻又找到別一家車馬店，另僱妥一輛轎車，一輛敞車。地名不敢直說到保定，暫且先僱到大名府，以免

露出形跡。兩個人然後認準了賊人落腳的店房，慌忙跑回來送信。

趙子手黃鍾麟說罷前情，魏豪面色頓變；半晌道：「黃師傅，邱師傅，你二位也是久走江湖的人，決不至輸了眼。我們的行期，當真教賊人訪出來了麼？」邱良道：「七師傅，你就趕快想法吧！我們在飯館聽得畢真，一點也沒錯。我們這裏東一頭，西一頭，亂存放東西，外面早鬧嚷動了，賊人那會訪不出來？」魏豪又問：「賊黨一共來了幾個人？」黃鍾麟道：「看到我們眼裏的是六個人，恐怕還不止此數，店房裏面還許有同黨。」

摩雲鵬魏豪站起來，在屋中一轉，道：「賊人既然又來了，我們必得趕快想法。可是雙拳難敵四手，我們逗留不走，真有些不好對付了。可是說到走，我們不是眼下還能走得開？你們哥倆一路回來的時候，可曾看出，賊人已經安了樁沒有？」黃邱二人道：「看那個意思，賊人是剛到，還沒有緩開手，要走還是趕緊走。」魏豪道：「那麼，這得跟大奶奶商量了。」程繼良在旁聽得目瞠口呆，聞言忙道：「我去請我姐姐去。」魏豪道：「不必！咱們一塊到正房去。」

魏豪頗勇，程繼良在前引路，率領黃邱二人，一同來到正房。程氏娘子剛剛又收拾了一陣，一見黃邱二人，便問：「二位僱好車沒有？」黃鍾齣道：「僱好了。」魏豪這才將黃邱二人在城中所見的情形，和緩着對程氏娘子說了，隨又說到打算提早走的話。程玉英一聞賊人追蹤又到，反倒把驚懼之情一掃而空，陡轉了激怒；把手中東西往地上一擡，咬牙道：「好哇，又尋來了！七兄弟，你們看，照這樣子，我們娘兒倆還能逃得出去麼？賊人這麼趕盡殺絕，逃到那裏能成？索性跟他們拚了吧，不用搬家了！」

魏豪忙勸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嫂嫂別這麼想，賊人越這麼狠毒，我們越要跟他鬥鬥，越不教他趁願。我們不管怎麼着，也得把錦兒保全住了，將來好給大哥報仇爭氣。教他看着姓林的，就只剩孤兒寡母，也還是不容易受人欺負；姓林的還有朋友哩！大嫂，咱們早也走，晚也走，咱們還是趁這機會，賊人乍來，還沒放開手，咱們早早的離開臥牛莊，教他撈不着影。一到保定，就有辦法了。嫂嫂，三十六著，咱們還是走爲上著！」

程玉英嘆恨道：「賊人這麼死纏，一步也不放鬆，只怕我們走不開吧！萬一白擇一回命，逃出來了，又教賊人暗綴上了，在半路上落到他們手裏，還不如死在家裏爽快呢。況且我們人單勢孤，這逃活命避仇的事，我能累墜誰呢？」

摩雲鵬魏豪眼光霍霍的說：「大嫂放心！我魏豪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大哥慘歿，我魏豪受師門的公派，身任護眷託孤的重責。賊人來，賊人不來，保護大嫂母子，都是我的事。我就拚了命，也要做到。」趙子手黃鍾麟，邱良也奮然立起來道：「大奶奶，我黃鍾麟，我邱良，受總鏢頭的恩待，我們情願把這條命賣給少東！你老望安，賊人若是綴來，我們就憑這把刀，跟他招架招架。」魏豪道：「好！大嫂放心吧，現在事不宜遲，賊人既到，行期已泄，我們不要等後天走了。依小弟說：今天三更天，我們就走。」

程玉英道：「但是車呢？」黃邱二人道：「大奶奶放心，我們擅作主張，已經交定錢，把車僱妥了。是僱到大名府，到了大名府咱們再換着僱；一站一站往下走，賊人就沒有法子再跟尋了。」

於是忽忽商定當夜逃亡之策。摩雲鵬魏豪振起全副精神，決計要跟賊人鬪一鬥。爲要穩住賊人耳目，定下了聲東擊西，托梁換柱之計。定規三更天，車到立即登程。將箱籠行李裝入車中，教黃鍾麟，邱良，押車出發，直走大道。却是暗教程玉英娘子，帶着鶯兒，改換服裝，潛帶細軟，於二更半悄走後門，由魏豪保着，先步行走小路，出離臥牛莊，繞周家莊，奔小辛集；在周莊先打發一個長工，騎着驢在那裏等候。一等到程氏母子赶到，就騎上驢走；再奔五里鋪，到老河套口河堤，就在河堤聚齊。雙方約定，既然分兩路走，賊人便不易捉摸；而且黃邱二人押着一輛轎車，一輛大車，走正路北去；隨行的還有保鏢林家的長工，勢派較大。如果賊人已然在附近安了樁，必先注意大車，就放鬆行人了。就是黃邱二人，魏豪也預先對他倆說好，路上如果情形吃緊，就只管棄車而逃，務必把賊人誘到歧路上才好；以便放鬆程氏母子，好趁機逃走。至於車上的東西，能保則保，千萬不要顧惜；因爲賊人志在尋仇，不在打劫。魏豪又囑咐程氏：一萬一遇上賊人，不管賊人有何舉動，我們看情形來。能躲則躲，不能躲時，小弟我就單獨上云。

姪兒，趕緊潛藏，不要露面，逕奔預定的路線上，等着小弟好了。」程氏道：「七弟，你可不要一味死鬥，不要跟賊人拚命呀！」魏豪道：「那是自然，小弟迎過去，不過是量力而爲，把賊人擋一擋。賊人若少，就趁便摺倒幾個出出氣；賊人要多，小弟一定不跟他們力敵，我總要把賊誘到別處去。誘開了，小弟自然立刻奔回，我是保護嫂嫂和侄兒要緊。」又對黃邱二人囑咐道：「你們二位也是如此，千萬不要逞強，免悞大事。」

囑咐已罷，分頭忙起來。程玉英娘子先把奶姆打發走了，又把長工們該遣去的，也揮淚遣去。魏豪因程舅爺是個文弱人，留在這裏無益有害，遂請舅爺，早回榆樹坡。程繼良意有不忍，眼見這位姐姐和外甥乘夜逃亡，前途有險，自己打算眼看着她們離開臥牛莊，才覺對得過繼父。程玉英慘然落淚道：「繼良兄弟，你不要在這裏留戀了，沒有一點益處。我還怕賊人尋不着我們，遷怒到親戚身上。繼良兄弟，你還是趁早回去，趕緊給我那伯父寫信，教他回來給你姐夫報仇吧。白留在這裏填餒，反教我難過。」魏豪也在旁連連催促，程繼良這才揮淚告辭。又叮嚀程玉英

：「抵保定時，務必快來一封信。」那個程玉川，程玉英也想打發他回去，說是：「你小小年紀，犯不上跟我担重險。」程玉川年輕膽怯，經這一說，也就跟程繼良一同回去了。

展眼入暮，夜暗無星。大家已打點得差不多。摩雲鵬魏豪，雷鍾麟，邱良，各各結束停當，身帶兵刃。魏豪到上房，催問程氏兒子，收拾得怎樣。程氏娘子業已收拾利落，一身青色短裝，頭上罩青絹帽，把自己從前練武穿的一雙鐵尖窄靴，登在脚下。打得一個小小包袱，內有她的鞋腳，裙衫，和幾樣女人用物。所有細軟銀錢過於沉重，不好多帶，只得裝箱上車；身邊攜帶的只包着四封銀子，已然不算輕。然後又把錦哥的隨身衣服也包了幾件，然後又給錦哥兒脫換孝服。錦哥兒溜溜失失的，緊隨在他娘身後；娘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那小孩平素最好嘮叨，今日却怪，睜着詫異的眼，不住的端詳衆人的匆遽神色，半晌才問一句：「娘娘，咱們做麼？」

於是程玉英把錦哥兒打扮起來；脫去孝衣，找來月白色的汗衫單袴，要給錦哥



兒穿上。魏豪道：「有深色的沒有？」程氏娘子道：「有。」遂另給鈴哥兒換上一身深藍色的小袴褂，和一雙青鞋。鈴兒道：「娘娘，咱們換衣裳做麼？」程氏道：「乖孩子別說話，問得娘心裏怪亂的。」

天到二鼓，摩雲鵬魏豪把應該裝車之物，都已編好號數，點給黃鍾麟，邱良等。告訴黃邱二人：「車一到，立即裝車出發。」又告訴留下看家的長工：「大車一走，你們就趕緊關門上鎖，熄燈睡覺。」看家的長工們見鏢行這幾人神色匆遽，都害怕不敢留守。魏豪眉峰一皺，又跟程氏娘子商量，也怕賊人再度來擾，撲空了就許捉着看家的人，苦刑追問，反易洩漏行踪。遂吩咐看家的人：「既然懸心，就等候大車走了，你們將門倒鎖，一齊躲避躲避。等着過了五六天以後，你們再回來。」衆長工求之不得，都答應了。

然後摩雲鵬魏豪，把一口厚背刀磨得鋒利異常，身佩鏢囊，腰繫小包，雄糾糾的到院前院後一繞。又嗖的竄上房去，往遠處瞭望片時；然後竄將下來，撲到後院，不開後門，越牆跳出來，往外探道，由後面探到前面。五月盛暑，昏暗無光，天

上繁星都隱，似濃雲密佈，大有雨意。街前街後，平時都有納涼的人；此時却因二更已過，農家早眠，人們都歸寢了；正是靜悄悄無人，要走恰是時候。

摩雲鵬魏豪重返回來，跳牆進院，暗告程氏娘子道：「是時候了。」程玉英手領鈴哥兒，重來見黃鍾麟，邱良二人。到二人面前，一推鈴哥兒道：「給兩位叔父磕頭謝謝！」程氏揮淚說道：「二位不管担多大風險，全看在死鬼身上罷。只要我娘兒逃出活命，決忘不了叔叔們的好處。」黃邱二人連忙還禮道：「大奶奶，這話太遠了。別說是押車，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也應當應分。」程氏謝完黃邱二人，又把看家的長工囑託了：「剛才七師傅對我說了，我們走後，教你們也躲一躲。緩個七天八天的，你們再回來，好好給我看家，門戶要嚴緊一點。」

一切吩咐已罷，程玉英手領鈴哥兒，從房內來到院中。悵望這多年的舊居，一旦訣別，不禁落淚沾襟，滿懷淒涼。「好好一家人，教賊害得七零八落，死走逃亡。現在眼看就要離開這所住宅，離是好離，正不知何日報得仇，避得禍，重返故園！更不知今夜攜子逃走，能不能脫出毒手，安抵保定？」程玉英一念及此，肝摧腸

斷，竟扯着鈴哥兒的小手，嗷嗷悲愴，一時按不住，低低的哭出聲來。魏豪慌忙跑過來，搓手勸說道：「嫂嫂！……」

程玉英娘子抬頭一看魏豪，慌忙收淚忍悲，問道：「咱們這就走麼？」魏豪道：「走！」將刀往背後一插，把程氏嫂嫂上下看了一眼道：「嫂嫂這麼打扮，晚上走很好。可是白天的衣服呢？」程氏一指小包袱道：「這裏有。」魏豪道：「嫂嫂，你還沒有兵刃。」

程玉英在家練武，學得是雙刀，可是嫁過來以後，早把功夫扔下了。登時眉峰緊皺道：「我的刀大概在大木箱子裏頭。可是箱子又存到繼良家去了。我還帶傢伙麼？」魏豪道：「有備無患，嫂嫂又不是不會。」程玉英略一低頭，急命黃鍾麟打開一個舖蓋捲，從裏面抽出兩把劍來。這兩把劍，一把是林廷揚的遺物，一把是林廷揚的仇人小白龍的兵刃；鐵刃無情，恩仇俱泯，如今並擺着放在一處了！但是林鏢頭的劍尺寸較長，分量也重。程玉英把這兩柄劍拿在手內；又不由激動感情，對魏豪說：「這兩把劍遺失不得，要都帶在身邊。」當下，程玉英娘子揩上小白龍那

把輕些的劍；林廷揚那把重的劍，教魏豪帶着。

此時月暗星黑，陰雲低垂，熱風撲面。既是避仇逃亡，也不能挑燈夜行，只好摸着黑走。程玉英把錦哥兒頭過來，低囑道：「錦哥乖兒子，跟娘走！」寥寥幾句話，滿腹悽戚。由魏豪提包袱前行，程玉英領着鈴哥兒，悄悄溜到後院；後院是漆黑。黃鍾麟，邱良等人跟在後面相送，魏豪搖手止住，只教黃鍾麟一人跟着關門。錦哥兒這半晌只有瞪着兩隻水伶伶的眼睛，肚裏說不出的覺着古怪。才跟着走到後門，陰風狂嘯，樹葉吹得沙沙作響，跟着落下雨點來。鈴哥兒不由張手把程氏娘子一抱；程氏低聲道：「錦哥兒別這麼着，這可怎麼走啊？」錦哥兒向門外張了一眼，忽然說道：「娘娘，外頭多黑呀！」程氏娘子低身傷着他的臉道：「錦哥兒聽說，跟娘走。你是害怕麼？」錦哥兒又向外看了一眼道：「我，我瞞了！」程玉英娘子不由眼中落下淚來。摩雲鵬魏豪一聽，錦哥兒要打麻煩；趕緊過來，將小包袱繫在腰間，伸手把錦哥兒抱起來。對程氏道：「我抱着他走，嫂嫂別難過。」低聲哄着錦哥兒道：「好孩子，你不是乖麼？你瞞不要緊，你靠在我肩膀上

，叔叔抱着你走。」鈴哥兒道：「七叔，咱們是搬家麼？」魏豪道：「是是，別說話了。你一鬧，教壞人聽見了，他們可要拿刀剝咱們了。」鈴哥兒把脖頸一縮，立刻不再言語了。這時小雨濛濛，大地陰霾，伸手對面不見掌。多虧程玉英娘子粗會一點武功，走起黑路來，還掙扎得動，院中又是熟路；摸着黑走，展轉來到後門前，後門早已上了鎖，却忘了帶鑰匙。程氏道：「咳，我簡直沒頭魂了，這還得回去找鑰匙。」魏豪忙道：「不用開門了，這面短牆，嫂嫂不可以竄過去麼？」程氏道：「空身人還行。」魏豪道：「那麼嫂嫂可以先竄過去。」忽又說道：「我先過去看看。」把鈴哥兒放在地上，飛身越過牆頭，在牆外說道：「這裏是實地。」遂又竄上牆頭，跨着牆一騎，向下伸手道：「嫂嫂把鈴哥兒遞給我。」

黑影裏，程玉英把鈴哥兒舉起來，魏豪輕輕接過道：「嫂嫂跳過去。」程玉英依言退了兩步，一下腰，嗖的縱上牆頭；手一扶牆，輕輕的竄落牆外；却把手指撮了一下，很有點疼。魏豪從高處把鈴哥兒遞給程氏，不想這麼一來，鈴哥兒很駭怕，竟失聲叫了一聲。魏豪跟着竄出牆外，伸手來接鈴哥兒道：「天太黑，嫂嫂把鈴

## 第九 章

哥兒給我抱着吧。」那知錦哥兒這時，忽然緊抱住程氏娘子的脖子，不肯撒手道：「我不，娘娘我睏啦，我跟着你。」

程玉英，魏豪都慌了。一齊低聲來哄錦哥兒：「好孩子，千萬別出聲。咱們是逃難，你不怕賊拿刀剝你麼？你娘抱不動你，好孩子跟叔叔走。」做好做歹的哄着錦哥兒；錦哥兒心中害怕，一定要教程氏抱。程氏道：「我先抱他兩步吧。」錦哥兒到前面，你可跟你七叔，你不怕把娘累死麼？」魏豪聽外面已有車輪聲，知道大車將到，催程氏道：「嫂嫂咱們趕緊走，別落在車後頭。」那趙子手黃鍾麟跨在牆上，意欲跳過來相送；魏豪搖手止住，教他速回。黃鍾麟道：「大奶奶多保重吧。」程氏澁聲道：「你們多費心吧。」

程玉英不敢再耽擱，抱着錦哥兒，從昏暗中，深一脚，淺一脚，往前搶。魏豪帶劍持刀，緊緊隨着，從小巷走過去。這小巷更黑，兩個人只是循着牆，一步一步緊走，彼此相隔三四步。將到巷口，程玉英娘子抱定錦兒，眼望前途，湧身便要出巷。魏豪很着急，剛要伸手攔阻，却又縮回來。心想：「嫂嫂還是名武師的姪女，

怎的這麼不檢點，連一點防敵夜行的規矩全不懂？」又不好出聲阻止，一個急勁，摩雲鵬魏豪從後面騰身一竄，由程玉英身旁直掠過去，橫身把程氏擋住。程玉英冷不妨嚇得「呦」了一聲，道：「怎的了？」魏豪低聲道：「噤聲，止步！」

這巷口外轉角處，通着村口，繞出來却正對着保鏢林家前門的西牆。魏豪向外偷窺了一眼，黑影中聽得咕碌碌的車輪響，遠遠閃着昏黃的燈光，料是黃鍾麟，邱良所僱的大車來了。魏豪回身低告程玉英道：「嫂嫂不要這麼走路，你要留神，要清清楚楚了前途再走。我在前頭吧，嫂嫂隨後跟着。幸而這是咱們僱的車來了，若是路上眼生的人，就露了相了。」程玉英方才省悟過來。魏豪又低囑幾句加小心的話，又教程氏：「一路上行止緩急，千萬看他的舉動行事。遂引着程氏娘子，貼牆匿影而行。」

才走出不多遠，正要拐過轉角，奔橫街，出村口；忽然聽見前面近處，似有嗩聲彈指之聲。摩雲鵬魏豪心中一動，急忙止步，回轉來，教程玉英藏在一個人家門洞裏，攬着翁哥兒，千萬噤聲，自己把包袱也放下。程玉英駭然要問，魏豪急忙止

住；掣出刀來，曠足溜過去，貼牆側耳，再聽時，近處又沒有動靜了。只聽得簌簌的細雨聲，衝破了沉悶空氣；遠處却聽見大車咕碌咕碌，一輛跟着一輛，由遠而近；約募方向，恰到林家門前停住了。跟着聽見兩個車把式互相問答：「是橫街第四個門嗎？」「錯不了啊。」跟着聽見敲門問戶：蓬蓬，蓬蓬！「勞你駕，這裏姓林麼？僱車沒有？」

摩雲鵬魏豪才把一塊石頭落了地：「是車來了。」往外探了探頭，便要轉身找程氏速行。忽然，聽見車聲驟住，一個沙啞的嗓子失聲叫道：「嚇嚇，那邊那是麼呀？吳老根，你瞧瞧那邊像個人不來？」另一個腔口接聲道：「別瞎炸廟了，黑咕隆冬的大雨天，有他娘的啥人？天熱澆着涼快不成？」這問答可想而知：是兩個車把式。沙嗓子仍然固執的說：「你瞧瞧，鐵是個人就結了，別是拉巴巴的吧？喂，我說，誰在那邊啦？你瞧着，我拿磚頭投一下。」

一個生疎冷澀的外鄉口音道：「少管閒事，找倒毒！趕你的車去吧。」……沙噪子咳的一聲，跟著咕噥道：「幸虧沒投，我說是個人不是！……唔！怎麼還不開



門？沒錯呀？喂，借光二哥，姓林的住在這裏沒有？你們僱的車來了。」跟着蓬蓬蓬，又一陣砸門。

七師傅魏豪驚了個毛髮皆豎，事情明擺在這裏，仇人跟着車綴來了。但望他是洩道，不是全夥。可是：咳，只好盡人力，聽天命，闖着幹。大車箱籠行李，雖有黃鍾麟和邱良，這豈是賊人的敵手？自己勢難兼顧了。有心回去警告黃邱二人，先不要走，可是程氏母子還在那邊藏着哩。……魏豪咬牙切齒一狠心，只得不顧一切，急忙的撤身回轉，躡足伏腰，溜回小巷，來尋程氏母子；隱隱約約又聽見黃邱二人的開門聲。魏豪暗嘆一口氣，忽又聽見大聲的喊叫：「相好的，你們這是幹甚麼？你是要找誰？」這聲音是邱良，又聽見呼喝道：「把招子放亮點，朋友少動這一套！」這是黃鍾麟。

魏豪到底丟不下，又停步側聽，聽見連聲的冷笑：「官街大道，爺們誰也不找，願意在這裏泡泡。」又是幾聲冷笑。跟着脚步聲起，由前邊往這裏走來；伏視人影，恰是兩條。兩條人影一左一右，溜溜幌幌，奔橫街去了。這兩個人，一個是橫

## 第十七章

江蟹米壽山，一個叫黑牯牛蔡大來，正是飛蛇鄧潮的黨羽。

魏豪暗道：「糟！」

## 第十章 青紗帳冒雨夜奔

塵雲鵬魏豪驚怒交加，容得兩個人影離遠，急抽身回來。程玉英娘子潛藏在人家門洞底下，半跪半坐，搜着鈴哥兒，附耳低聲哄着他，怕他出聲磨煩。鈴哥兒雖然害怕，又很懶乏，竟把頭偎在娘的懷內，乖乖的一聲也不響。細雨蒙蒙，越下越緊，母子倆的衣服都淋濕了。陰雲濃重，天氣反顯得悶鬱。魏豪奔到面前，俯身低告程氏：「忽遽間不遑細說，只說得兩句話：『橫街子走不得了，有人卡上來了！我們快繞奔那邊小巷吧。』」

說罷，不容程玉英答話，魏豪伸手接過鈴哥兒來，低囑道：「叔叔揹着你，你別出聲。」蹲身把鈴哥兒揹好，又勒上搭包。兜住了鈴哥兒，跟着說：「嫂嫂快跟我來。」伏腰一竄，撲到對面又一條小巷內。程玉英改提包袱，也跟蹤竄過來。這小

巷曲折狹窄，祇能容兩人並行。天黑不辨路徑，土路已被雨淋得半濕了；兩個人喘喘急行，磕磕絆絆，越怕有聲音，聲音偏大。程玉英魏豪張惶四顧，又不敢慢走，又不敢急奔。一路提心吊胆，不一刻，來到小巷盡頭處。

出這巷口，迎面是一道斜坡，坡外便是田野地了。魏豪把錦哥兒交給程氏，不敢逕出巷口，飛身竄上巷內民房；隱身脊後，先向外一探看，似乎並沒有人。又辨了辨方向，揣了揣地勢，重復竄下來，暗向程氏一指前途；要從小巷溜出去，傍着土路斜坡，奔前面莊稼地；斜抄過去，繞回後莊。再從人家田地裏，穿小徑往西繞，再往北繞，再奔周莊。

程玉英道：「那不太繞遠了？」用手一指直徑道：「這麼走，豈不省好幾里路？」魏豪搖頭不答，只向程氏一點手。程玉英只得悄悄的跟着魏豪，順斜坡走到田邊。聽得村中一陣陣夜犬狂吠之聲，兩人不禁回頭望了望，也還沒有甚麼異樣的動靜；略為放點心，走上大路。斜抄着走，剛走出不到半箭地，前面便是臥牛莊一股小岔道，也通着莊內。突從岔道前，村口民房上，嗖的竄下兩條黑影來，叭叭的連

聲擊掌；跟着從旁邊暗隅，也竄出一條人影；跟着從村口對面岔道空地上，也竄出一條人影。四個人影互相鼓掌，往一處湊攏來。分明聽見說出切語來：「併肩子，點兒出窰了！」

危機四伏，摩雲鵬魏豪情知事壞！急急的一扯程氏，低聲說：「莊稼地！」三個字才吐出唇邊，程玉英微微一怔，早被摩雲鵬魏豪抬起一隻手，往程氏脇下一撥，踉踉跄跄，立刻的不管道路坎坷，一頭鑽入田地內。立刻的被那人影看見，互相招呼道：「在這兒啦！」程玉英吓得毛髮悚然，掙開魏豪的手，嗖的把劍拔出來。魏豪發急道：「使不得！」又一拖程氏，直往高粱棵深處，鑽了進去。也不管脚下磕絆，也不管臉上被高粱葉刮劃，只是埋頭前進。那四條黑影，已有三條黑影如飛的追撲過來；那另一條黑影，反而折入莊村去送信。

這三條黑影直抄過來，向着高糧地叫道：「喂，相好的，你估量着你逃得出去嗎？爺們早料到了，早已給你們處處安下樁了。趁早滾出來吧，鑽高糧地還算甚麼人物？」

三個賊人面對着高糧地叫罵，魏豪和程玉英早已連連奔竄，鑽入數丈以內。分拂着禾莖高桿，儘往裏面急走，未免聽得高糧桿葉刷刷拉拉的響。幸而雨勢越來越大，雨打田禾，也發出一片簌簌沙沙的聲音來，把兩個人奔逃的拂踐的聲響，遮亂不少。賊人在田外尋踪追聲，一疊聲辱罵。程玉英和摩雲鵬魏豪面相覷，做聲不得，程玉英尤其驚恨痛怒。在黑影中，程玉英忍不住伸手來摸索錦哥兒。錦哥兒這小孩子伏在魏豪背上，吓得把一雙小手，緊緊的摟住魏豪的脖頸，魏豪幾乎被他勒得喘不出氣來。程玉英扯着魏豪的衣襟，低聲說：「七弟，我們毀了，跑不開了！」魏豪怒道：「不要聽他們那些詐語，咱們闖着看！實在躲不開，嫂嫂擋着錦哥兒走，我就出去跟他們拚拚，也能擋他一陣。」

兩個成年人，一個小孩子，不遑擇途，索性在高糧地裏面亂繞。三個賊人在外面醜詆毒罵，要誘得魏豪還口出聲。魏豪豈肯上當？一言不發，只顧急走。高糧桿的葉子也很銛利，拂面如刀。魏豪手分禾桿，往前面鑽；一換手一鬆把的時候，高糧桿就崩回來。不意偶一鬆手，崩回來的高糧桿把錦兒的臉掃着一下；錦哥兒失聲

喊叫道：「娘娘，七叔扎着我的臉啦。」

這一句話，程氏娘子吃了一驚；當是魏豪持刀開路，悞傷了銜哥兒。魏豪也吃了一驚；這麼一喊，定叫賊人尋聲知蹤了！果然外面的賊聞聲向這邊兜過來，譏罵道：「果然是你們，好好好！相好的，接傢伙吧！」頓時間，一陣暗器隨着驟雨，紛紛往裏面亂打過來。方向雖不很準，也很驚人，黑影中更不好防躲。魏豪顧不得許多，捂着銜哥兒的嘴，急忙改變方向。程玉英也忙挨過來，要接抱銜哥兒；腳下一滑，險些栽在魏豪身上。魏豪又吃了一驚，急回手扶住，低問：「嫂嫂受了傷麼？」程玉英忙說：「沒有，你把銜哥兒給我吧，他儘叫喚。」

摩雲鵬魏豪不答，獅子似的一把將程氏右臂抓住，左手持刀，右手拖定程氏，身後措定銜哥兒，搶步向前飛奔。忽然聽嗖的一聲，打來一件暗器，竟貼身不遠的掠過去。暗道一聲不好，急急的緊走了幾步，忙將銜哥兒解下來。不敢再措在背後，恐銜哥兒受傷；便將銜哥兒移在胸前，移好了，一拉程氏，再往前走。

雨聲瀟瀟，電光閃閃，禾稼桿隨着人踪亂搖，連發出刷拉拉的響聲。天色沉黑

，賊人未必聽得見，看得準，魏豪等却未免自己心驚。三個賊人在外面釘着，不時用暗器往裏瞎打。惱得魏豪恨不得奔出去，與賊拚命，然而這又使不得。只得在田地裏亂鑽，轉眼間，快走出高糧地的盡頭處；中間有一條道。道路那邊又是黑忽忽的一片莊稼地。魏豪到此，暗作計較；急叫程玉英止步，把鈴哥兒重放下來。程玉英以爲魏豪累了，伸手便要接抱。魏豪急忙道：「嫂嫂別抱！」摩雲鵬魏豪重將搭包展開，往卜兜了兜，仍將鈴哥兒措在背後。把一件暗器藏在手下，然後對程氏說：「我們要往外闖了，嫂嫂千萬留神外面，跟着我走！」又低囑鈴哥兒：「鈴哥兒，不許出聲！」

摩雲鵬魏豪走到田邊，往外探頭，覷定對面，嗖的一個箭步竄出去。程玉英把刀一順，也嗖的一聲，跟踪竄出去。

程玉英剛剛竄出去，三個賊黨，已有一個賊人繞到這邊來截堵。見影綽綽有人一竄，這賊暴喊一聲：「併肩子！點兒在這裏呢！」立刻揮刀追來，一疊聲的招呼同伴：「喂喂，快過來，又鑽高糧地了！」於是田地後邊，登時有人應聲奔到。

截住他，截住他！」一疊聲亂喊。

摩雲鵬魏豪才竄入玉黍地內，急忙回頭一看，見程玉英娘子竟被賊攔住。程玉英張惶失措，竟翻身要往回退；賊人趕過去動手。程玉英復又省悟過來，掄劍狂喊道：「七兄弟，我把鈴哥兒交給你！」突然竄出，她竟要與賊拚命。魏豪越發着急，怪叫一聲撲出來，一抬手，嗖的一枝袖箭射出。賊人一閃，魏豪身指着鈴哥兒，竟橫刀上前，掄刀便剝，口中喊：「嫂嫂快快來！」

程玉英奪路跳過來，用劍一分玉黍，急急的一抹地竄到田裏面。又不放心鈴哥兒和魏豪，持劍翻身，復又探出頭來往外看。摩雲鵬咬牙切齒，一連六七刀，賊人不能抵敵。被魏豪嗖的又一袖箭打來，喝罵道：「惡賊看箭！」賊人急忙一閃，地上微濼，賊人一斜身跌倒。魏豪趁勢挺刀便往下扎，賊人霍地滾身躲開。魏豪狂吼一聲：「再看袖箭！」虛將手又一抬，賊人往下一退，魏豪回身竄入玉黍地。程玉英招呼道：「我在這裏！」魏豪奔過去，急偕程氏，往田地深處便鑽。

那賊吃了虧，越發的打胡哨，催同伴上前；那兩個賊黨已從高糧地後，繞大路



繞過來。但是一步來遲，魏豪程氏已遠遠的逃走。三個賊人叫罵着，戀戀不捨，循着莊稼地，緊緊跟綴。口中一疊聲的打胡哨；隱隱的聽見臥牛莊莊內，已有胡哨聲遠遠應答。

雨勢漸大，雷聲殷殷，狂風突起，牛毛細雨一變而為驟雨；漫天空陰雲，時有一條條電光橫空閃灼，氣像倍覺驚人。賊人借着閃電之光，來尋看搖動的禾桿；要從禾桿的搖動處，搜索男女三個亡命客的形踪。但是，適有天幸，風勢漸大，吹得莊稼都東搖西擺；魏豪程氏的形踪，只能隱約猜度，不能確實指出。

魏豪等慌不擇路，拚命奔逃；更饒倖的是一片片青紗帳，搭救了他們。於是一展眼間，覺得賊人距已漸遠。起初賊人儘只打圈繞，現在却相隔有十幾丈遠了。賊人竟尋錯了方向，魏豪程氏暗暗慶幸。

可是不一時，青紗帳走盡，前面展開了一片荒原亂草。通過荒原草地，再走三五里，才是周家莊。摩雲鵬魏豪，程玉英，和鈴哥兒，三個人通身都已濕透。程玉英更是氣喘吁吁，熱汗淫淫，緊走兩步，追問魏豪道：「怎麼樣？咱們逃開了罷

「？」

摩雲鵬魏豪不遑答言，搶步往外探看；黑魃魃的尋丈以外，任甚麼也看不清；只有電光閃過的刹那頃，可以忽遽看見附近的景物。魏豪心想：「我看不見他們，他們也自然看不見我。」回頭來對程玉英說：「嫂嫂還走得動不？」程玉英道：「還行。」魏豪道：「那麼我們還得緊走。你瞧這曠野難闖，我們還沒離開險地呢！」

「摩雲鵬這才領着程玉英娘子，賈勇犯險，竟離開青紗帳，逕投奔周家莊。」

程玉英覺得銜哥兒教魏豪措了很遠，意欲接過來，又要教銜哥兒下地，領着他走。魏豪不可，連連說：「嫂嫂快走罷！」揀定了銜哥兒，東張西望，冒雨突入曠野，走得比前更快；程玉英持劍緊緊相隨。幸有一片片青紗帳，高低遮掩，不一刻摸進了村子口。

已到村口，遠遠聞得賊人奔馳呼嘯之聲；似還圍着那青紗帳旋轉。兩人如釋重負，都吁了一口氣。趁這機會，摩雲鵬急忙將程氏母子引到村內人家門洞內，把銜哥兒放下來。各人身上都可以擰出水來，銜哥兒被雨澆得尤其可憐。但這小孩子一

聲也不言語，半晌，才摸着程氏的手，啞聲的低叫道：「娘娘，你在那裏啦？」程玉英摟住鈴哥兒，又不禁落淚。

三個人歇得一歇，程玉英把小包袱打開，拿出一件稍爲乾燥的衣服來，要給鈴哥兒換上。不意村舍都喂養着狗，風雨中吠聲稍寂，此時忽聞人聲，竟有幾隻狗隔門縫亂叫起來。跟着引動野犬，圍上來一遞一聲的叫喚。氣得程氏發狠道：「怎麼這個畜牲也欺負起我們來了！」摩雲鵬更是着急，恐將賊人引來；遂把刀交右手，往前一縱身，低聲微叱，刀花一轉，將羣狗趕開。這羣狗跑着，叫得更厲害了。魏豪急遽的說：「不好！這羣狗却是麻煩！嫂嫂快領着鈴哥，往那邊小巷子裏避一避，我把這羣狗引開。」方才轉身，又扭頭道：「嫂嫂可別離地方，我這就回來。」

程玉英便俯身要抱鈴哥，鈴哥兒忽然說：「娘娘，你領着我，我自己走。」母子二人，依照魏豪的話，進了斜對面小巷，將身藏好；羣狗還是對着他們狂吠。魏豪持刀亂趕，把羣狗引到村南頭去；魏豪這才飛身竄上一座房舍，向村外窺看賊踪。電光一掠，竟看見曠野上，恍忽有幾條人影。這一羣野狗狂吠，當真做了賊人尋

## 第十 章

仇的引線，羣賊逐吹聲，竟搶奔村南追尋過來。

摩雲鵬魏豪恨怒萬分，連竄過幾處民房，急忙的飄身竄下平地，如飛的奔尋程氏母子。來到狹巷，對程玉英說：「嫂嫂快起來，這羣狗果然把賊引來了！」程玉英失聲叫了一聲，急忙從門墩上站了起來，便要抱鈴哥兒。魏豪如何肯？急說：「還是我來吧。」鈴哥兒更忍不住帶哭說道：「娘娘，我自己走吧，帶子勒得我疼。」魏豪方才曉得是抄包勒得太緊了。忙哄他道：「好孩子，咱們兜鬆點，你不知賊又追來了麼？」急將鈴哥兒重復措好。因見賊人奔來的方向，大概是從東南兩面撲進來；這小村，只有東、西、南三個路口，魏豪遂引程氏搶奔西口。繞小巷一路紆迴，走不多遠，好像這周家莊，竟成了惡狗村似的，不知怎麼的，又引起幾隻狗亂叫。魏豪異常焦灼，程玉英也很驚恐。正在要藏不敢藏，要躲怕躲不出去的時候，突然間聽見賊打呼哨的聲音。

雨還是救護的下，電光還是一道一道的打閃，雷聲在西北角沉沉的響，風勢也還不小。魏豪不知賊人來了多少，恍忽看見橫穿曠野過來的，至少也有四五個人。

若自己這邊，僅也兩個大人，還可支持的了，如今帶着一個小孩，却是萬難的了。

摩雲鵬魏豪急得二目如燈，張惶四顧，倉卒間陡生一計。急忙引着程玉英斜穿小巷，尋到一家沒狗的村舍，越過一道短籬，掩入人家的柴棚以內。外面的野狗既散復聚，又跟過來，對着門一聲兩聲的嚎叫。摩雲鵬忙囑程玉英，屏息潛藏；外面無論有何動靜，千萬不要出來。程氏道：「你呢？」魏豪道：「我麼，咳，還得把狗引開！」

摩雲鵬魏豪立刻持刀躍出，把這幾條狗都趕到一頭，然後自己撒身飛跑。果然狗子慣追逃人，立刻成羣的追了過來。魏豪越發飛跑，把這三四條惡狗，直引到村南；這才飛身上房，從房上溜了回來。

但是，摩雲鵬魏豪雖然把狗誘開，外面的賊人，都已尋聲趕到。摩雲鵬潛伏在一家房脊上，一道電光過處，已然望見兩三條人影，驟從南口撲入村來。摩雲鵬魏豪隨起急智，不敢再尋程玉英，順勢只一溜，溜到人家院內。剛剛的藏好身形，便聽見吠聲天起，跟着一聲慘嗥，似有一隻村夫已被來人所傷。摩雲鵬側耳傾聽，覺

得這些賊人已入村中，動靜很大，好像有七八個人似的。

賊人這回尋仇，來的人很不少，一共有十六個人。但是分路下卡，未免把勢力分散開了。綴着黃鍾麟邱良的，追逐魏豪程氏的，從臥牛莊起沿路把風的，十六個人，倒分成五夥；因此魏豪程玉英携幼逃亡，才比較容易。當下撲進村來的，實際才只三個人，另外兩個人是在村口把着。這三個人口打胡哨，有的竄上房，有的在平地上搜尋，越引得羣犬亂吠。

糜雲鵬潛藏了一會，覺得賊人似已搜過去了。他放心不下翁哥母子，急忙持刀溜出來，往來路上尋找程氏。剛剛的來到小巷口，似有兩團黑影，正在拚鬥。魏豪吃了一驚，忙叫道：「甚麼人？」黑影中一個人銳聲叫道：「七弟快來，我受傷了！」

魏豪登時一哆嗦，忙一擲手中刀。飛身撲過去，刀尖一展，照賊人猛砍。那動手的賊一見敵人來了接應，虛幌一刀，抽身便走；却吱的一聲，連打了幾個胡哨。魏豪大驚，急橫身遮住，搜頭蓋頂，揮刀急攻。賊人橫刀一架，魏豪把刀一緊，用

滾手刀，「金絲纏腕」，一翻腕子，刀尖點中敵人左肩。一咬牙使力，嘖嘖一下，把賊人的肩胛穿透。賊人「哎喲」了一聲，急翻身往牆根一竄，還想躍房遁走。程玉英一聲不響，從賊人背後掩來，雙手掄劍，直劈下去。嘖。鮮血四濺，立刻把賊人卸倒在地。賊人又一聲慘叫，滾了滾；程玉英趕過去又一劍，賊人不動了。

魏豪忙叫道：「嫂嫂，行了。鈴哥兒呢？」程玉英霍然道：「還在院裏呢！」魏豪道：「快着，咱們趕快躲，賊人一會兒必定來。」程玉英先行，魏豪緊隨，在另一人家門道中，尋着了鈴哥兒，已然把鈴哥兒吓壞了。莫說程氏淒慘，就是魏豪也甚心酸；小小的孩子吓得捂着眼僵在門隅，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魏豪把鈴哥兒抱着，也不顧得慰哄，却問程氏道：「嫂嫂那裏受傷了？你藏在柴棚裏，是怎麼又出來呢？」

程玉英喘吁吁的說：「咳，我藏得好好的，等你老不回來；柴棚子人家有一個老頭子直咳嗽，要開門出來似的；我怕教他堵上，鬧了起來。我只好抱起鈴哥兒，剛溜出來，沒等着藏好，就從那邊房上，竄出一個人影。我當是你哩，我就一打招

呼；誰想這東西撲了過來，裏手就給我一刀，我才曉得誤把賊招來了！……」

摩雲鵬魏豪沒等聽完，暗暗叫苦；嫂嫂到底是女人，怎麼一點防身機智也沒有？忙截住她道：「嫂嫂的傷要緊不要緊？」程氏道：「還不碍的，幸而我躲得快，又連發了兩支袖箭，僅只臂上，教這東西劃了一下子。」說時，自將衣襟撕下一條，把傷口縛住。看了看賊人，橫屍在地，一動也不動，略解心頭之恨。向魏豪問道：「追來的就是他一個人吧？你看前途不要緊了吧？」摩雲鵬搖頭道：「怎會一個人，至少也有三四個！他們在村口還把着兩三個人呢。進村搜來的，連這個也有三四個人。」程玉英一聽，不由一怔，立刻覺着左臂痛澈心腑；急口的問道：「咱們怎麼着呢？」摩雲鵬魏豪忙說：「賊人只把着西口南口，咱們繞奔東口。」

立刻的，魏豪起了兇哥兒，掩護着程氏，仍從小巷繞奔村東。這時羣犬狂吠，正聚在村南頭；魏豪躲着吠聲，貼着村子往外繞。低囑程氏：「嫂嫂千萬不要再這麼慌張了！藏好了地方，千萬別調動。賊人趕盡殺絕，斷不會放鬆一步的。我們闖着看；如果闖得出，我們就改道先奔柳樹崗，再投小辛集。」程玉英踉踉跄跄的



跟着，通身雨淋，左臂奇痛，好像有點支持不住，對魏豪說：「萬一前途再遇上阻撓，只可由我上前，跟他們拚，七弟你擋着鈴哥兒，儘管先逃，不要兩就悞了。只要你把我們鈴哥兒救出去，我們林家就算有後了。我看我們還得這麼辦！」

摩雲鵬魏豪回頭道：「嫂嫂振起精神來，不要氣餒呀！」摩雲鵬自覺剛才的話，似乎勾起程氏煩愁了，遂又悄聲的鼓舞她道：「嫂嫂你看，咱們這就出離周家莊，賊人竟沒有追來，嫂嫂曉得麼？你把那個賊撈倒，好極了。他們來了一幫，一進村忽然短了一個人，他們一定顧不得儘追咱們；他們一定先要查齊了自己的人。死人不會打招呼，他們說不定怎麼瞎摸呢。等着把死屍尋找着了，他們又得設法子昇救，又得疑鬼疑神的自己先亂一陣子；咱們可就鬆緩開了。嫂嫂放心，險關已過，咱們可以說逃脫出來了。」程氏歎道：「那能那麼容易？」魏豪一指前面道：「你看前邊的濃影，很像是柳樹崗子。嫂嫂是不是累了，要想歇歇？咱們奔到那裏，藏一會歇歇再走也使得。嫂嫂你得放寬了心，你我從虎口中脫逃出來，最難得的是鈴哥兒，他一點也沒受傷，他也沒哭沒鬧，這孩子真教人心疼。」鈴哥兒此時正磕

## 第十 章

睡，聽得叫他的名字，伏在魏豪的背上，喃喃的說道：「娘娘，我沒有說話。」

程玉英咬牙提劍而行。當此夜雨荒郊，避仇負傷，雖說略會武功，究竟女人心窄，一時氣短起來，恨不得託孤自刎，免落仇人之手。經魏豪一陣激勉，又見愛子安然無恙，遂把眼淚拭去，勉自振勵着說道：「唉！我們走一步算一步吧！只是，我這胳膊上，想是沁進雨水了，很有點疼，火燒潑刺的。」摩雲鵬道：「嫂嫂的傷一定不輕。」可是黑夜中，又不好敲火看傷。畧一思索，對程氏道：「既然如此，索性到前邊避一避，我倒帶着刀創藥呢。」又道：「我還有一招，賊人當真追逼不捨，到前邊咱們還是無法脫身的時候，我們索性投入小辛集，把那裏的聯莊會驚動起來，那時我們再想脫身之計。」

程玉英微唱道：「傷不傷的，倒沒甚麼，但是我們走得這麼機密麻利，到底教他們逐步跟綴過來；我怎麼想，也覺得脫身不易。可是爲了死的，活的，我又不能不掙命。祇不過太累墜七弟你了，我娘們心上怎麼下得去？給哥兒，你要好好的記住了今天。你七叔救咱娘們，可真不容易。要不是七叔，那還有你的活命？你的娘

也就死在仇人手裏了！你沒有見那個賊，剛才拿刀砍娘麼？」

摩雲鵬魏豪慘然道：「嫂嫂快不要這麼說了，他小孩子家，倒沒的教他害怕！不想兩人這麼疾走悄說着，鈴哥兒這個小孩子，經這通夜的逃亡，早已暈極了，迷迷糊糊，伏在魏豪的背上，竟睡過去了。魏豪這一回，用搭包把他兜得比較舒適，小孩不能熬夜，任上面夜雨淋漓，下面奔馳顛頓，他居然傾着個小頭，雙手攬着魏豪，睡得呼呼的。夜雨已久，便覺得遍體濕漉漉的寒涼。程氏娘子緊走了幾步，低低叫了一聲，又跟上去摸了一把，鈴哥兒的手臉冰冷，額髮濕透。程氏忙將一件小衫，給鈴哥兒搭在上身，聊以護雨，但已淋透。忽想起包袱儘有隔潮的油布，忽遽中忘了使用，忙叫住了魏豪，打開包袱，取出油布來，把鈴哥兒輕輕蒙上，可惜是蒙晚了。程玉英暗嘆：「鈴哥兒這孩子怕是凍着了。這萬惡的賊們！」還有這萬惡的天氣，竟也像仇人一樣的專跟人作對；這時候，道上越發的泥濘了。程玉英娘子雖然健壯，却是身在喪難之中，像這麼冒雨疾行，也是越來越支持不住了。

兩個人冒險潛行，繞出周家莊，借物隱形，迂迴奔避，不一刻又穿過了幾片青

## 第十 章

紗帳，四顧無人，方才放緩了脚步。兩人約摹着方向，往柳樹崗子奔走；不敢走大路，只一味斜穿田徑，單挑黑道僻路。約摹着走過的里數，覺得也有六七里，該着到了。可是遙望前途，一片片黑影起伏，還是無窮無盡的青紗帳；盡目力所及，迎面望不見村莊。在左邊影影綽綽，到像個小小農村。

摩雲鵬魏豪揶負鈴哥兒，腰繫銀包；鈴哥兒倒不顯着多麼壓人，這銀包不過四百兩，却越走越沉重，覺得非常墜手。程氏幾次要接孩子，魏豪全都拒絕；只將銀包交給程氏。魏豪少年英勇，依然支持得住。只是程氏嫂嫂，脚步踉蹌，跟隨在後，隱隱聽得鼻息咻咻發喘。魏豪心中有些不忍，又覺得這一陣亂鑽，單尋黑道走，恐怕是走錯路了。又走了一程，估量時候，三更早過，回頭來低語道：「嫂嫂，咱們越走越不見柳樹崗子，我看東面好像是的；再不然，也許是別一個村莊。」說着尋一個較高的地方，登上去，借閃電之光，極目眺望，隨說道：「那邊確像個村莊。賊人却沒有追來，也許真個的把他們甩開了，他們忙着救死人哩。嫂嫂估量着怎麼樣？要是走不動，我們就投奔到東邊那座小村裏去，試着借地尋宿。」

程玉英見魏豪忽然走上高坡，正自訝怪；聽魏豪這一說，原是他怕自己累了。忙道：「不要緊。七弟你直搗了錦哥兒一夜，他倒睡着了，你一定很累了。要是不碍事，我們就歇一歇。」又張目四顧道：「咱們也走出這麼遠了，咱們這可是好容易才逃開了賊人的耳目；可是的，賊人不會再追來吧？」

魏豪心知程玉英怕再遇上賊。看這地勢，如要投奔那座小村，雖然是在東邊，却好像又往回翻似的。摩雲鵬道：「賊人追不來了，投小村可以使得。」程玉英泥疑着說：「像這麼慢慢的往前溜，我還勉強對付得了。萬一再遇上他們，七弟可估量着點，若教我再像那麼拼命狂奔，我可有點來不及了。這包裹別看不重，越走越沉。道又太滑，腳底下沒根似的。」纏足婦人雨天走急路，順着勁緊行還可以，要是摸着黑，一步一試的瞎闖，覺着一溜一栽，非常的吃力。幸而程玉英穿的鐵尖窄靴，若不然，奔馳在田野膠泥地上，一步一陷，恐怕早把鞋沾掉了。兩個人都已疲勞，低聲商量着，終於打定主意，試奔東面，投荒村借宿避雨。

才走了一箭地，程玉英忽然想起一件難事，對魏豪說：「我只怕這一歇就更乏

了，今晚上再走更難。若是投到村裏住一宿，這裏又距賊太近，怕他們搜過來。明早白天再動身，我怕一個不好，又碰上他們。」魏豪鬻然道：「這一層我也想到了。我們投到那邊村子裏，天這麼晚，叫門投宿，就不大容易。好容易驚動人，把門叫開了，咱們就不能歇一歇又要走；總得說是探親遇雨，要在這裏尋宿。」程氏道：「咱們這種打扮，那像投親的呀？」摩雲鵬魏豪道：「那不要緊，我們一到村中，就可以先換上長衣服，把兵刃藏了，就怕小銚子信口說出實話來，我們可以囑咐好了他。不過嫂嫂說的很對，我們一尋宿，就留了形跡；明早就是碰不上賊人，他們也容易履着脚印，根尋我們了。這倒是個難事。」

程氏一聽魏豪也說出爲難的話來，不由一楞。她實在深盼投村尋宿，暫緩一緩氣力，並且敷藥裹傷。當時失聲長嘆道：「又累又不敢歇，這可怎麼好？要不然，咱就拚命往前趕吧。可是，又怕道不對！」

摩雲鵬勸慰道：「嫂嫂也不要太過慮了。咱們還是到村裏，一面借宿，一面問路。我們可以把話編好了，我是您婆家的兄弟，您是嫂嫂，住娘家去了。我是因爲

哥哥有急病，來接嫂嫂回家，半道上遇着雨了。」兩人把話打點好，提起精神來往東走。那裏知道：他們果然迷了方向，自以爲是往正東走，其實是往北。這遙望似是荒村的濃影，投奔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帶荒林古刹，旁邊有座墳園罷了。程玉英不由精神一陣頹懈，嘆道：「這可是走到絕地了！這裏連個人家都沒有，可往那裏尋宿去？」摩雲鵬忙道：「嫂嫂，這裏沒有人家更好。咱們到這破廟裏避避雨，不驚動人，更省事更放心。」

摩雲鵬先繞廟查看了一遍，便引程氏進廟。這裏廟門已無，神像已坍，墻倒屋漏，陰森森的怖人。尋到偏廡下，魏豪邁步進去，突然聽得撲隆的一聲，飛出黑忽忽的一物，把程氏魏豪都吓了一跳；料到不是蝙蝠，就是梟鳥。找了個不漏雨的地方，魏豪把鈴哥兒輕輕放下。就教程氏把包袱打開，鋪在地上，暫做了坐褥。又拿一個小包袱做枕頭，輕輕把鈴哥兒放躺下；這小孩子居然睡得很熟。

魏豪不禁嘆息，請程氏偃着鈴哥兒坐下歇息；自己退到一邊，拭汗稍息，把身上的雨水擰了一擰。當這昏夜無人之地，程玉英是少年孀婦，魏豪是少年男子，兩

## 第十 章

個人一時疲倦得要死，一時又心上徬徨不寧。程氏娘子暗中禱告：「神明保佑，亡夫有靈，教我們逃出虎口！」身上濕漉漉的很不好受，外面的雨聲依然隆隆的響；荒林木葉蕭蕭鳴風，倍增了慘戚氣象。魏豪道：「嫂嫂你在這裏歇着，千萬別離地方，我到外面探一探；近處若有人家，也可以問問路。」程氏皺眉道：「是的，要是有人家，還是投了去尋宿的好；不知怎的，我在這裏心上總發毛！」

魏豪點頭，持刀出去。程玉英趁魏豪不在，忙忙的把身上的雨水也擰了擰，摸索着找衣服，打算給錦哥兒和自己換上。這偏廡中霉氣很重，地上積塵很厚，房頂也滴滴的漏雨。過了一會，還不見魏豪回轉，程玉英一隻手摸着錦哥兒，一隻手握劍，倚牆坐地，稍蘇已疲的精力，心中只盼魏豪尋着人家。

摩雲鵬魏豪挺刀出去探道，這一路擋着錦哥兒逃亡，實在累人不輕！如今空身而出，好像去了千鈞的重壓似的。在荒林內外繞了一轉，才曉得這破廟大概不是廟，也許是闕家墳地的陽宅。魏豪打算找到看墳的人，就可以尋宿探路了。冒着雨前前後後勘了遍。在夜影中，忽見前面似有火光，摩雲鵬魏豪心中一驚道：「奇怪！



「似這等黑夜雨中，野外怎麼會有火光？魏豪急忙的撤身縮步，繞躲着仔細窺視。只見大道上火光一閃復隱，恍惚聽見有人說話之聲。更攏目光，看了又看，似有兩三條人影，正在奔馳。摩雲鵬道：「不好！」慌忙一翻身，往回便跑；穿林取路，撲奔古廟。將到林邊拐角處，又回頭瞥了一眼，前面大道上火光一閃，乍明忽滅，這決無可疑了。立刻的奔入廟中，先低低叫了一聲：「嫂嫂！」程玉英從偏廡中應了一聲：「七弟麼？」魏豪一躍上階道：「嫂嫂快拾奪起來，鈴哥兒醒了沒有？」程氏道：「怎麼了？鈴哥兒才醒，我給他換衣裳來着，找着了人家麼？」魏豪道：「咱們趕快走，賊人又要追尋過來了！」程玉英道：「噯呦！」不禁坐倒在地。一咬牙，復又掙扎起來；把鈴哥抱住呻吟道：「真的麼？是幾個？」魏豪搖頭道：「沒看清，嫂嫂還是把鈴哥兒給我。」程氏問：「從那裏來的？」摩雲鵬一面回答，一面俯身摸着鈴哥兒，道：「鈴哥兒，我還擋着你，你可別喊，別害怕。賊人是打西南來的。」

摩雲鵬重復擋起鈴哥兒，程玉英手忙腳亂的把包袱收拾起來。兩人溜出偏廡，

不敢再走山門，繞走後山門，躲避着火光的來路，只往黑影深處鑽。

走出一二里地，迎面一帶青紗帳。越過青紗帳，遙望前途，又有一大片濃影，遮在對面偏左邊。魏豪急走着，回顧程氏道：「咳，嫂嫂你看，這才像是柳樹崗子呢，咱們真是走錯路了。」程氏呻吟道：「哦！」

兩人一先一後的緊走，一面走一面回頭。轉瞬間，面前又是疎疎落落的一帶樹林。摩雲鵬當先走過去，彷彿辨認出此地地勢高亢，樹木都是柳樹。魏豪道：「無疑了，前面一定是柳樹崗子，咱們迷了方向了。」程玉英道：「多走了冤枉路了？」魏豪道：「可不是。」程玉英道：「到了柳樹崗子，就不要緊了吧？」魏豪道：「是的，到了那裏，也就快天亮了，嫂嫂還能走吧？」……

兩個人正要繞林而過；林那邊像是柳樹崗，柳樹崗是個通大路的村莊，也有聯莊會。魏豪才走到林邊，突然聽見一聲異響。魏豪急忙縮步，低聲道：「留神！」一語未了，林後一陣狂笑，嗖的竄出一個人影，胡哨聲大起。那撲出來的人影喝道：「併肩子，葉子萬的正點兒在這裏哪！……（姓林的正對頭在此）……哈哈！呔，姓

魏的，你倒有兩下子，趁早把人給我留下！」躍過來刷的一刀，一縷青光，挾着一股勁風撲來。

摩雲鵬大吃一驚，縮步不迭，飛身一閃，急向程玉英說了聲：「嫂嫂後退！」復又掄刀上前，把賊人擋住。緊跟着，林後又竄出一個賊人；程玉英回身便走。

魏豪把厚背刀往上一翻，運足了力氣，容得賊人一招撲空，二招又到；魏豪立刻的「紅霞貫日」，厚背刀直兜在賊人刀鋒上；嗆啷的一聲嘯響，火星四射。賊人往後一退竄出丈餘遠去，虎口震麻，刀鋒已缺。摩雲鵬不敢跟踪進步，忙也往後一退，來掩護程玉英娘子。黑影中，疏林內；胡哨過後，又竄出二人。前面那人叫道：「併肩子馬前！葉老二你來拾；拾不了，釘住了！小趙你快招呼他們拔樁撒卡子，往這裏攢！」立刻這兩個賊人，一個上前邀截，一個翻身便跑，口中連打胡哨。

摩雲鵬這一急非同小可，賊人的暗話，也不用聽，便已看出來。這分明是還有大批餘黨，散布在各處。他們分出兩個人來上前動手，却另分一個人去招呼餘黨，聚齊進攻；這法子更歹毒。看這樣子，三個人的性命，今晚勢難逃此地！摩雲鵬

張皇四顧，心忙意亂；程玉英娘子驚恐失色，持劍無措。摩雲鵬一穩背後的鈴哥兒，把牙一咬，這就要拚命了。但是還希望在大批賊人未到之前，殺退攔路的二賊，衝到柳樹崗，也或者有一線生望。

摩雲鵬啞聲的叫了一聲：「嫂嫂跟我來！」吼一聲，揮厚背刀，又不往後退，反而猛往前衝；早摸出一隻鏢，藏在左手。攔路的二賊，第二人輪七節鞭衝上來。魏豪猛搶先招，奔那敵人；「夜叉探海」一式，斜身遞刀，照賊便扎。賊人一鞭掃空，翻身接架；七節鞭嘩啦的一響，橫裪上來。魏豪抽刀一竄，背後的鈴哥兒哼了一聲。雖然孩子小，也有幾十斤，魏豪便縱躍不得自如。但是魏豪並不慌，這一刀只是一個虛幌，左手鏢突然一甩，厲聲喝道：「着！」刷的一道寒風脫手而出。賊人在黑影中，急忙頓足啜的一竄。魏豪如怒獅也似，回身一轉，叫道：「嫂嫂，前面樹林！」

程玉英情知勢危，一抹身逃向樹林那邊。那持刀的賊叫道：「那裏走！」一刀劈來；程玉英回手一劍，叮噹的一聲響，險些利劍出手，她就不該橫劍硬擋。幸而

魏豪搶上來，厲呼：「看鏢！」刷的一下，賊人一伏身，這鏢飛過去，賊人挺刀揉進。摩雲鵬道：「嫂嫂快發箭！」程玉英叱道：「惡賊看箭！」格登的一聲，賊人閃得一閃，那持鞭的賊人也發出來一件暗器。雙方全都打空，程玉英已經一溜烟進了樹林。二賊湧上來，把魏豪擋住。

摩雲鵬魏豪不敢直奔，他還要掩護背後的聶哥兒。只得斜身揮刀，往旁閃退，只聽七節鞭「嘩啦」的又一響，賊人擡頭蓋頂，照魏豪打來。魏豪一伏身，反撲過來，招術一緊，用小連環，進步裏手，刷刷的一連三招，把二賊的招術衝得一散，二賊人立刻閃退。未容賊人換招，摩雲鵬乘機抽身，斜身急竄，又一轉身，也投向樹林中。

二賊分左右便追；那使刀的賊叫道：「我釘這一個，併肩子你釘那個蓮果！她是正點兒，別放鬆了她！」刀光一閃，撲奔魏豪；七節鞭一響，立刻的緊迫程氏。魏豪就怕這樣，心中猛想：非先打倒一個，今晚決逃不開。摩雲鵬擋着聶哥兒，連連旁竄，反而倒追那持鞭的賊，口中喝道：「惡賊，我教你追！看鏢！」鏢未發

，刀却揉身遞出去，奔賊人背上扎來。賊人早有防備，一邊追程氏，一邊留神身旁；忽聞破空之聲，急一撤身。魏豪恨不得一刀制勝，把賊人一下子刺通，身勢進得太猛，竟自收不住勢。這一來，賊人反而得手；刀鋒一個盤旋，竟照摩雲鵬魏豪刺去。這一刀下去，相隔極近，鈴哥兒魏豪全要受刃。：：忽然噌的一下，賊人噯呀一聲，身軀往左一栽。就這一栽，賊人的刀却依然斜抹過來。魏豪掙命的一竄，僅僅的躲開。：程玉英娘子的第二枝袖箭，救了魏豪和鈴哥兒。

程玉英雖然奔入林中，她依然心懸着愛子；左手提利劍，右端袖箭筒，喘吁吁回頭窺看，盼着魏豪跟踵進來。不想賊人倒先截過來，魏豪反阻在林邊；這功夫，鈴哥兒忽地驚叫了一聲。程玉英一咬牙，探身溜出來，抬手一箭；這一箭，竟僥倖打中賊人。賊人却也不可悔，身雖中箭，猛往旁一竄，魏豪左手往後一托鈴哥兒，右手刀不放鬆，乘機來取仇人的性命。賊人驀地「鯉魚打挺」，從雨地裏竄開；跟着「滑」，又復撲倒。摩雲鵬大喜奔來，猛聽得一聲斷喝：「着！」緊跟着又聽一聲叫：「七弟快來！」黑影中；摩雲鵬急忙一閃，左肩頭熱刺刺的挨了賊人一下。賊

黨的這一下，却又救了自己同伴的性命。

於是摩雲鵬貪敵負傷，傷幸不重。程玉英一疊聲叫：「七弟，七弟！快給我甦哥兒！」魏豪回手摸了摸鈴哥兒，鈴哥兒吓得小鼠似的緊摟著魏豪，貼伏在背後不動。那受傷倒地的賊怒吼一聲，又竄起來；大罵魏豪，七節鞭嘩楞楞一抖，搜頭蓋頂打來。魏豪一個「鷓子翻身」，厚背刀「立劈華山」，隨身趁勢，照七節鞭反刺下來。賊人負怒而來，身手愈快，腕子一挫，立刻抽招換式，往回一撤；突撤身揚鞭，反向魏豪攔腰掃來。

摩雲鵬此時雖說破出死命，要想拼倒一個賊人，才好脫身；但是背負一個小孩，任你怎麼出力，也是應付不來。勉強招架了幾合，趁持刀的賊人未到，急攻一招，猛翻身便退。兩賊更不容緩，已看透魏豪要跑，立刻一聲呼嘯，兩人往當中一擠，又把魏豪的去路阻斷。

魏豪恨一聲，牙關緊咬，立刻改計；將厚背刀一擺，奔那使鞭的賊人衝來。施「進步刺扎」，刀尖將次點到賊人的身上，賊人猛然一個「退步連環」，翻雲覆雨

七節鞭嘩唧一響，旋身展臂，又向魏豪下盤掃來。魏豪急騰身一躍，這背後的鈴哥兒却果墜殺人，猛使勁，剛剛竄出不多遠。那持刀的賊人狂笑道：「看你有多大本領！」刷的一刀，趁勢照上盤斬來；摩雲鵬回身招架。七節鞭在背後嘩啦一響，魏豪急急的風旋電掣，抽身往旁一竄，這才閃開了七節鞭。那賊人的鋼刀却又「葉底偷桃」刷的自下往上遞到。摩雲鵬渾身浴汗，揮刀避開。心中想：「我命休矣！」

但是，程玉英娘子隱身樹後，眼睜睜看魏豪被圍，早裝上第三枝袖箭；比了又比，認了又認，一聲不響，一睨定了一個間隙，噌的一聲撒放出來。然後才喝道：「看箭！」二賊應聲往旁一閃。程玉英叫道：「七弟快來！」摩雲鵬趁這機會，一陣風逃入林中，沒入黑影裏，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兩賊那裏肯捨？揮刃撲過來，雖不敢窮追入林，却繞林而轉，把來路去路看住；口中不住的吱吱連響，聲聲慘厲，倍覺驚人。程玉英娘子和魏豪會到一起，隱匿林中，程氏急遽的說：「鈴哥兒怎的了？怎麼半晌沒叫喚？噯噯？」禁不住伸手來摸。魏豪道：「嫂嫂快走，他好好的哩。」鈴哥兒摸着母親的手，叫了一聲：「娘



！「程氏這才放了心。

一帶疎林，魏豪與程氏鑽入林之深處，喘息着來回盤繞，覓路欲逃。這二賊却非常狡猾，竟貼地往內窺看；兩個人剛剛逃到一頭，賊人竟會聞聲尋去。賊人不敢冒險入林，却將暗器照着林中亂打。看這樣子，既不能突林逃出去；而且賊人連聲的打胡哨，遙聞遠處已有應聲，又不能與賊持久。

摩雲鵬隱身在一棵大樹後，不由捫心長嘆。這麼區區兩個賊人，自己揩上一個小孩，不啻打去了五百年的道行，竟鬥不過他？少時之間，大撥的賊人一到，長幼三人必死無疑的了。摩雲鵬萬不得已，滴一掬英雄淚，低囑程玉英嫂嫂：「我們只好硬闖了！趁這功夫，賊人沒有全到，還許可以闖得出。嫂嫂呀，萬一到真不了的時候，嫂嫂你……」說至此，切齒道：「嫂嫂你可要橫劍自刎，不不不要落在仇人手中！嫂嫂你明白！」說罷，霍然立起來。

程玉英也明白，慘叫道：「七弟，你放心！我程家女兒，我一定對得住你大哥獅子林一世的英名！我自有的道理，七弟，你快走你的吧。你若能把我們鈴哥兒

搭救出去，……咳，簡直是妄想，你帶不走他的！你把他給我，我們母子死在一塊吧！」

## 第十一章 亡命客款關求救

程玉英是有決斷的女人，一咬牙，伸手便來接小孩，用寶劍。摩雲鵬如何下得去？把手一格，猛然厲聲說：「嫂嫂別錯會意！咱們就死，何必這麼死！咱們先闖，拚給他們看！他們現時就只這兩個人，他們大撥的人還沒來，走！」摩雲鵬把鎗哥兒托了一托，厚背刀一揮，準備奪路。

窺定了奪路的路綫，這一帶疎林西一面，距着青紗帳不遠。相了相，青紗帳前有幾行大樹，青紗帳後黑影甚濃，又似距村不遠。摩雲鵬魏豪挾着必死的心，來尋生路；引程玉英穿林窺隙，仔細端詳外面的形勢。先隱在樹後看，又蹲在地上看；路綫看清，又偷看外面賊人的動靜。兩個賊起初是繞林狂罵，此時却烏鴉聲脚步聲頓住，暗器也不往林裏打了。魏豪揉了揉眼，看這四面黑忽忽的，並不見二賊的踪影

。摩雲鵬不敢冒失，忙又繞到東一面，窺隙外覷，也不見二賊。這一來，魏豪又膽怯起來。賊人的詭計一變，竟不知兩個東西隱藏在何處，暗地偷窺着自己了。

魏豪自恨忙中大意，不由搔頭躊躇。起初奔入林中，是賊明我暗；現在要奪路出林，却是賊暗我明了。但是，事情已緊急萬分，遠遠的已聽見散漫的胡哨聲；看光景，賊人的接應不久就要尋來。滿盼望林外潛伏的二賊也應聲打起胡哨來，自己立可聽出二人藏身之處，便好躲避着往外闖；偏偏這二賊一聲也不響，這舉動更是可惡。

魏豪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那敢就悞？在林中東探一頭，西窺一頭；無可奈何，被那遠處的胡哨聲催逼着，只得又引着程氏，溜到西面林邊。西面林邊依然悄靜，青紗帳前，那疎疎落落的幾行大樹，被雨打得綴綴發響。算計着要奪路出林，應該一口氣奔到大樹下，再逕竄入青紗帳裏，然後再一步一步往前闖。盤算好了，把手中刀一揮，又探囊取出兩枝鏢，低低的叫了一聲：「嫂嫂跟我走！」猛然間兩個人一先一後，從林中奔突出來。

摩雲鵬照舊在前，程玉英照舊跟踪在後。摩雲鵬才說得個「走」字，一縱身便往外竄。陡然覺得離身旁不遠處，一株老柳樹上，樹葉刷啦的一聲微響，一條黑影如飛燕掠空，竄落在平地上；身法輕靈，竟沒有甚麼大響聲。跟着又一挺身，把路攔住。程玉英吃了一驚。不知不覺縮住身形，不敢往外竄了。摩雲鵬却已竄出林外丈餘遠，也是吃了一驚，回頭一看，程玉英竟沒跟上來，大爲着急，失聲叫道：「嫂嫂還不快過來！」抖手一鏢，照來人打去。來人哈哈一笑，急忙一竄，一撮口唇，打了一個胡哨。從林那一面，應聲奔過來一條人影。嘩啦的一聲，亮出七節鞭來，果然還是那兩個賊人；却分兩路，把魏豪程氏的來路去路都截住了。

這二賊也是行家，見魏豪等奔入林中，一任破口惡罵，竟不容聲；二賊料定魏豪未必敢跟他耗到天明，抓着機會還是要逃跑的。持刀的賊詭計多端，猜想魏豪不跑便能，要跑只有兩條道，一路是往回跑，一路必是奔西面，再鑽高糧地。因此二賊亂罵瞎打了一陣，立刻由持刀的賊出主意，自己在青紗帳前埋伏下，却教同伴持七節鞭，埋伏在來路上，果然把魏豪等又截住了。閃過了魏豪發的暗器，持刀的還

狂笑一聲，叫道：「喂，朋友，你大概姓魏罷？魏朋友，你今夜鑽入爺們擺下的天羅地網了，再想脫身，那是做夢！識趣的趁早把林家母子獻出來，爺們念在江湖道上的義氣，原諒你各爲其主，我們一定放你逃生。你再要東藏西躲，給姓林的老婆孩子當奴才，妄想逃出爺們的手心，嘻嘻，朋友，你也估量着點！你也看看甚麼時候了？你再聽聽動靜！」又一捏口唇，胡哨連響，與那遠處連續吹來的胡哨聲，遙爲應答；果然賊人的接應打四面兜來，越來越近了。賊人的話並非是虛聲恫嚇；摩雲鵬魏豪聽了，越發驚懼，恨怒非常。程玉英娘子尤其驚慌，不由失聲叫道：「七弟，你顧不了我們了，你逃命去吧！」摩雲鵬魏豪腰背一挺，破口大罵：「無恥的惡賊，倚多爲勝，欺負人家孤兒寡母，你還有臉在江湖上叫字號！太爺不錯姓魏，太爺就是獅子林的師弟摩雲鵬魏豪七太爺！狗賊！太爺做的是救孤兒，拯烈婦，仗義全交；你們這羣狗黨幹的是甚麼？趕盡殺絕，不過欺負小孩子堂客！你們但凡有點人心，就該放我們過去。我姓魏的把人家孤兒寡母安排好了，一定回來跟你算賬，你小子可有種，你敢做人事麼？」兩個賊狂笑不答，得意聲裏，刀鞭重舉，早

## 第十一章

又猛撲過來。摩雲鵬張目四顧，揮刀迎敵，大叫：「嫂嫂快闖過來！」

程玉英娘子於絕望中，掉下幾滴感激的淚來。猛一想，還不拚命，等待何時？將四百兩的銀包投棄地上，把腰帶緊一緊，又將脚下窄靴登一登，揚一揚手中的利劍，立刻叫道：「七弟，我來了！萬惡的賊，我娘們跟你們何冤何仇！我程玉英今天就死給你們，也落個全貞全節！狗強盜，我伯父鐵掌黑鷹少不得找你狗賊算賬！」突然飛身竄出來，奔到魏豪那邊，依舊是刀劍並舉，和二賊拚命死鬥。

摩雲鵬估量敵情，知那使刀的賊武功矯健，是個勁敵；那使七節鞭的本領却不濟。但在昏夜密雨中，他那七節鞭却不大好招架，怕程氏嫂嫂抵敵不了；摩雲鵬只可搶先一步，揮刀先敵住持鞭的賊人，教程玉英娘子對付那個使刀的賊人。二賊似已定下狡謀，程玉英雖是正對頭，二賊却刀鞭齊上，專攻魏豪一人；而且不攻正面，單掩擊魏豪背後擔負着的小孩。魏豪立刻識破賊人的詭計，腳攢勁，不容敵到，先飛躍到仇敵面前。持鞭的賊才一抖兵刃；持刀的賊已然當先攔住了魏豪。魏豪恨一恨，將厚背刀一擺，照賊人分心就刺，賊人揮刀招架。程玉英娘子緊緊跟在後面

，揮劍衛護着愛子鈴兒，雙眸看定持鞭的賊，不容他夾攻一個人；登時雙方又捉對廝殺起來。魏豪雖是拚命死鬥，却又無心戀戰；始終眼光注視着青紗帳，要伺隙逃亡。一面打，一面不住的警告：「嫂嫂留神！」是教程氏留神機會，程玉英連聲應道：「曉得！」兩個人相喻於無言，但仇敵也不用聽，早已懂得；這兩賊一邊動手，一邊一疊聲的打胡哨，招接應，橫身擋住了二人。

摩雲鵬刀法兇狠，巴不得殺死一個賊，便可趁早逃走。那持刀的賊招術狡滑，一味油門，要跟摩雲鵬耗時候，等接應趕來合圍。摩雲鵬也早識得，嗖的一連三刀，刀刀險毒。這賊人如風擺荷葉，左閃右閃，連躲開三刀；驟然大怒，倏地一翻手腕，刀鋒斜照魏豪的下盤掃來。未等魏豪招架，忽似旋風一轉，轉而又撲奔魏豪背後，背後擋着鈴哥兒。程玉英叫了一聲：「好惡賊！」狠狠的一劍，照賊人削去，賊人掣刀自衛。黑影中，七節鞭嘩朗一響，拋開程氏，轉向魏豪對面砸來。賊人的刀也趁勢夾攻，照魏豪後心便扎。七師傅魏豪一招走空，早攢勁竄出一丈以外，立定脚跟回頭看。

## 第十一章

持刀的賊却又順手一刀，照程玉英割去；七節鞭也趁空一收，嘩啞的一下，也向程玉英悠打過來。噹的一聲震響，程玉英失聲噯啞了一聲；閃刀架鞭，霍地一竄。摩雲鵬大驚，不要命的奔突過來，厲聲喝道：「看刀！」刀鋒一閃，直向揚鞭的賊人扎下去。賊人回手掣鞭，魏豪挺身欺敵，用「大鵬展翅」，嗖的一刀，向敵手右脇斜削過去。這一刀厲害，賊人躲得稍遲，刀尖下掃，却割着右胯；賊人忍痛往旁一縱，忽然腦後生風，魏豪急忙縮項藏頭，回身一刀；就勁脚下一登，也要往外竄出去。嗤溜的一下，雨地泥滑，擋人沉重，不由己的踉蹌斜栽出去。賊人大喜，躍過來叫道：「也給你一下！」都只爲背後累墜，十分本領減去了一半；摩雲鵬一挺身，反手刀一架，很不得力，噹啞一聲嘯響，自己的厚背刀竟被磕飛。賊人又復一刀，魏豪拚死命的往外又一竄，被賊人刀鋒一帶，登時臂血流離。

摩雲鵬狂吼一聲，把左手一揚，喊道：「打！」一縷寒星射出，不管打着打着，自己趁勢連連蹤躍，逃出戰鬥場。只叫得一聲：「嫂嫂快來！」鋼刀已失，刷的一下，把林廷揚那一口遺劍掣出；右手只一揮，左手掌也一張，分拂禾桿，沒命



的突入青紗帳裏。賊人揚聲大笑道：「姓魏的，看你跑到那裏去！姓魏的真够朋友，再跟太爺招呼招呼，鑽高粱地的不是好野貓！」又叫罵道：「你就放開兔子腿，也不行，白掙命！你小子鑽到那裏，太爺也要把你掏出來。趁早把林家那個小混蛋獻出來！」立刻禾桿亂搖，跟着刷刷刷一聲亂響，青紗帳裏跟踪闖進兩條人影。

摩雲鵬雖然狂奔，却不敢以背向敵，怕傷了鈴兒，一味側着身往裏鑽，一剎時已鑽入十數丈。猛回頭，又不見程氏嫂嫂跟踪逃來，却聽得賊人醜罵；真個是被追得走頭無路，被罵得忿火中燒。摩雲鵬咬牙切齒，想生平未受此辱，男子漢死就是死，眼見得不易逃脫；略緩一口氣，不由得復又翻身，意欲拚命。只聽後面禾桿刷刷刷地，地上泥水撲又撲地；黑影中，一個人磕磕絆絆奔逃過來，自然是程氏嫂嫂。後面賊人緊追不捨，竟也追進青紗帳來；追來的賊却只一個，想必是那一個已經受了傷。摩雲鵬吁了聲，掄刀堵截。把刀一分禾桿，奮身一躍，也不管地上是泥是水，撲嗤往下一落，却忽啦一聲，整個滑倒。把鈴兒連擡帶吓得失聲狂號，連叫：「娘娘，娘娘！」小孩子有了事，就知喊娘。

程玉英捨命狂奔，險些被賊截住；幸而到底闖進來，却教賊人緊緊的緩上。一入青紗帳，兩眼黑忽忽，不曉得魏豪措鈴兒鑽到那邊去，心中正在惶急；忽聞鈴兒狂喊，吓了一跳，立刻尋聲鑽尋過來。摩雲鵬已騰身竄來應援，滑倒躍起，相隔切近，已聞得程氏喘息。摩雲鵬把嫂嫂讓過去，賊人跟踵追到。摩雲鵬手疾眼快，一聲不響，從斜刺裏，陡然探身廷劍，往前一刺。只承望一下出其不意，可以奏功脫險；那想此賊真是勁敵，追得猛，却閃得更快；只恍惚見禾棹一搖，便留了神。魏豪的劍扎來，賊人陡然撤身，往旁一滑。只聽唏哩嘩啦，禾棹排山倒海的仆倒一片，賊人已然橫躲到一邊。跟着撲嗤的一聲響，賊人似乎也滑倒。摩雲魏鵬豪大喜，尙想揮劍上前，尋仇下手。不防賊人早把手一抬，狂叫道：「好東西，看傢伙！」摩雲鵬急閃不迭，熱刺刺的脣頭上又挨了一下。後面禾棹刷刷啦啦又響起來，分明追進來第二個人。就在這時候，胡哨聲又一疊聲的吹起來。

摩雲鵬，程玉英，兩個人登時不顧一切，抹頭又跑。兩個人力氣已盡，只得最後掙扎，溜得一步算一步。跟跟踉踉又奔出去數丈，抓着禾稼，止步喘息。聽後面

禾桿撥動聲，泥水迸濺聲，居然隔得遠些了。兩個人曉得一陣瞎鑽，或者竟已逃出賊人的眼底。摩雲鵬暗暗的觸了程氏一下，程玉英暗暗的摸了鈴兒一把；只等得稍爲換過一口氣來，兩人道才輕輕的，悄悄的，不敢再亂撞，順着地壠，扶着禾桿，一步一步往外試探着溜。溜出不遠，再傾耳聽四面的動靜；忽聞後面沒響聲了，前面又刷刷拉拉的響，地面上也聽見濫泥跋扎的聲音。兩個人吓得又不敢動，索性蹲下來屏息細聽。

聽了半晌，在雨聲聒耳中，聽不出甚麼動靜來。這更令人可怕，準知道賊人埋伏所在，倒好防備；如今一點動靜沒有，正是說不定賊人是在身旁，還是在前面。程玉英娘子此時心膽俱裂，有求死不得的苦處。摩雲鵬魏豪更是滿腔焦急；鈴兒小孩子墜手，程氏女人家墜腳，自己就有出衆的本領，當此疲難之局，也要束手待斃。可是人生但有三分氣，又焉肯束手待斃？

魏豪躊躇着，忽然霹靂一聲，天上響起一個焦雷，倏地數十道電光橫空亂閃，照得曠野剎時頃通明。魏豪也不禁一震，程氏娘子吓得一抖擻，鈴兒更大大吃了一

驚；登時逃難的三個人倒有兩個失聲，喊了一聲。只魏豪還鎮得住，沒有出聲，却更加着慌；急急的站起來，向程氏潛打招呼；舊地方勢不可留，就該作速再往外逃。跟着又是一陣殷殷隆隆的雷聲，又是一條條電光；電光過處，看見前面林木掩映，似乎有村舍，似乎就是柳樹崗。糜雲鵬立刻從青紗帳竄出來，要橫越小徑，就往村崗上搶。

不想魏豪才從青紗帳竄出來，側面一徑上一聲暴喊，突然撲出好幾條人影。魏豪心驚，却並不慌，這本是意料中的事。急忙翻身退入，再回頭向程氏急叫：「不好，賊都來了！」一叔嫂二人不立還搶村崗，竟退入青紗帳，踏着濫泥，往斜刺裏逃。田中士軟，又濘又滑，而且步步陷腳。魏豪道：「不好！還得尋田中小道走。」但是時不暇待，賊人奔尋聲，咕哨聲，聲聲驚人；既已望見魏程二人的踪影，立刻合攏來，往一個地方追尋過來。前前後後足有五六個人，不用說，賊人的接應已然來了。

程玉英這一宵逃亡，越走越慢；只仗着深夜豪雨，尋丈外辨不清身形；賊人雖

多，也很小心，叔嫂二人借此才得稍緩了一步。摩雲鵬尋路，東闖一頭，西奔一頭，聽見動靜便退轉，遇見阻碍又回身。似熱鍋螞蟻，盤旋了幾遭，賊人的胡哨只是打圈跟着轉。魏豪急得兩眼怒睜，只是沒辦法脫險。唉了一聲，覺得這樣逃法，累也累死了，逃却逃不出去。這時候雷聲雨勢越發驚人，震得人耳欲聾，澆得人身上滴水。魏豪猛然切齒道：「還是得闖！」

摩雲鵬到底不弱，說一聲走，首先竄出青紗帳，一溜煙的搶上村崗。程玉英奮力跟過來；可是回頭一看，在她背後，竟有一個賊人從旁邊竄出，看看也要搶上來。摩雲鵬急中生智，往村前緊竄了兩步，倏地一換步擰身，斜往旁一縱，急又往下一塌身，潛伏在路側。劍鋒插在地上，一伸手，掏出兩個飛蝗石子，趕緊亂準了賊人的來路。程氏娘子塌着身子，努力奔逃過來，張眼四顧，找尋魏豪和銘兒。魏豪一聲也不響，容得程氏竄上土崗來；展眼回頭一個賊人箭似的追逼已到，刀尖一挺，再一竄，便要扎着程玉英。程玉英一回身揮劍，賊人略閃得一閃；魏豪慢慢的探出身來。果然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摩雲鵬一抖手。賊人猝然哼的一聲，咕

登的一滑，倒栽下崗去。

魏豪急忙的又將身形一伏。只見程玉英回頭怔了一怔，復又翻身往村內奔去。再看賊人，後面又跑過來兩個；一見自己的人翻下崗來，一齊停步，搶問那受傷倒地的同伴：「怎麼樣？是滑倒了，是受傷了？」那受傷的賊不待攙，懶驢打滾爬起來，怒罵道：「姓魏的，我不宰了你，誓不爲人！併肩子，快上！我教這小子打了一暗器，他在黑影裏悶着呢。快上，快上，先把這小子捨下來，好報仇！快著啊，怎麼還怔着！」一疊聲的催促，又連聲打起胡哨來。賊人那兩個同伴却不儘聽他的話，攏着眼先往土崗上看。土崗當前，不敢直闖，兩個人倏然分開，往兩邊一展，打算從兩面抄上去；氣得受傷的賊罵不絕口，嫌兩賊胆小。胡哨聲中，青紗帳外，應聲尋迹，又竄出兩條人影；跟着從小徑上，撲叉撲叉的又跑來一個人。

賊人陸續的互相招呼着，撲奔高崗來。摩雲鵬據住高崗，這第二個石子便不敢再發；眼見得賊人正在尋找，暗器又是打一個少一個。摩雲鵬忙轉身軀，往後一溜，撤回來，又往左一竄，直竄出一丈來遠，已覺着不易。然後伏身縱步，循着程氏

嫂嫂的逃路，跟追下去。摩雲鵬身法本來很快，雖然疲極，趕出去沒多遠，已望見前面黑影；知道是嫂嫂，不敢出聲招呼，只微微的吹唇作響。程玉英回頭看了看，依然沿着村道直跑，越跑越慢，二目亂尋。魏豪努力的追上去，前後距離還有一兩丈，立刻奮身一躍，到了程氏娘子的背後。程玉英娘子一聲不響，猛翻身，刷的就是一劍。幸虧魏豪早有戒心，急忙的一閃身，撤步低叫：「嫂嫂，是我！」程玉英止步收劍，喘息着說：「嚇，七弟是你！你怎麼倒落在後頭了？」魏豪答道：「我藏在土崗後，略緩一緩追兵，給了他們一石子。……」程玉英道：「哦，我說怎麼找不着你！七弟，咳，你說進了村就不要緊，進了村他們還追，怎麼好？」回頭看了看，忙說：「你說聯莊會，聯莊會那裏有？快找他們吧！你聽聽那裏直吹哨，他們又趕來了，咱快跑吧！」不等魏豪答話，程玉英娘子拔腿便想跑。但是口說跑，心想跑，她實已不能跑。放眼一看，看見了村舍，又急急的說：「咱們藏一藏！」

前面不遠，就有一座大莊院，似是鄉下富家的大宅子。這一回程氏娘子不知從那裏掙出來一股氣力，雖則喘不成聲，却向魏豪一點手，隨即抹轉身，奔那大莊院

跑去。莊院高牆大門，門扇緊閉。程氏娘子撲到大門旁，兩脚用力，一伏身，往牆頭上便拔。竟未竄過去，咕登的一聲摔下來；急忙一偏臉，把手中劍拋開。幸而斜摔了一下，沒有捨破險，只弄了一身的泥水。程玉英一翻身跳起來，摸着了劍，急插在背後；如垂死掙命似的，急退出數步，一疊腰，一墊步，嗖的復又一竄，兩隻手抓住了牆頭。但是壁滑墻濕，抓了兩把泥，復又滑下來。費很大氣力，到底沒有竄過牆，跳進院；程玉英絕望的呻吟了一聲。

摩雲鵬慘呼一聲，已曉得程氏要投入人家院內，避禍求救，連忙過來幫忙。那知程玉英忽又變計，跑到那莊院大門前，用力把門一推，門扇掩著，內加雙栓，下加門檻，紋封推不動。程玉英猛伸雙手，下死力，拍拍地一陣亂砸。用著破裂，尖澀，驚慌的聲音，高叫：「救命啦！強盜殺人啦！……」手拍著還嫌不響，竟回手掣劍，將劍柄倒提起，噹噹的一陣狂敲。這却把摩雲鵬驚呆，急壞。這自然是呼救，可也等於喊賊。荒村雨夜；女人狂喊，聽起來果然驚人；但只是雨聲瀟瀟，風聲瑟瑟，夾雜著這呼救之聲，人未必驚得動，狗却驚得狂吠起來。就在這莊院門內，



鳴的一聲，撲出來幾條狗；竟隔着門縫，在裏面亂竄亂豪。

摩雲鵬情知非策，攔阻不及，也只得將錯就錯；急忙的用眼一尋，另擇得一處大莊院，提起刀柄，用勁猛砸，厲聲呼救。却只在一家門前連喊數聲，急敲數下；便霍地竄開，另換一家門口，再敲再叫。以爲如此，可將全村驚動了。又想著鄉下人最怕火警，放起一把火來，可將村民全吓起來；可是雨夜中，又無法發火。

摩雲鵬搥門乞救，連移了四家門口；程玉英娘子竟像失了神似的，還在原來地方死敲不動。魏豪無奈，忙又竄回來，喊了一聲：「嫂嫂！」教她不要儘在一處拍叫，還是一面呼救，一面找尋藏身之所。程玉英省悟過來，但她想：這一家高牆峻宇，必是大戶；反催魏豪跳牆進去求救。她却不會想：夜雨犬鳴，女子慘叫，就把村民驚醒，豈敢冒然開門？就跳到院內，人家也要疑鬼疑賊。況且山東多盜，村戶家家多有防盜的警備，門關嚴扃，牆築望台。這時節，路南第五大門，已有大膽的居民驚動起來，在暗中潛登更道，向外窺望；並已派出人，悄越鄰牆，到鄉團報警去了。

當下，摩雲鵬只催程氏嫂嫂疾走勿停，不要耽擱，速覓妥處。兩人剛剛走出兩三箭地，到一小巷口，正要投進去；忽見對面黑影中，似有人影一閃。摩雲鵬急忙縮步，程玉英驚道：「糟！」悔之不迭；兩個人翻身疾往後退；這如何來得及？只聽吱的一聲胡哨，巷內竄出四條人影。前三條人影如猛虎似的直撲過來；後面兩條人影却從斜刺裏奔繞過去，似欲堵退路，又似出去勾兵。但這一回被賊追入村中，程玉英出聲呼救，倒也收效；賊人竟似有所顧忌，揮兵刃圍上來，一聲不響，只微微吹哨。

摩雲鵬，程玉英，一夜奔逃，到此實已力盡。摩雲鵬畢竟英挺，雙眸怒張，回身迎敵，急催程氏快跑。賊人低喝道：「那裏跑！」倏然圍攻，已到身邊。摩雲鵬頓足痛恨，把手中劍拈得一拈，料想逃不脫，竟要橫劍自刎。但這如何甘心？況也來不及了！賊人分三路進搏，頭一個賊人把刀鋒一展，劈面斫來。摩雲鵬不知不覺，一挫身閃避；右手劍一翻，又不知不覺，照賊人削去。三寸氣在，依然與賊人拚鬥起來。

摩雲鵬一把劍力敵三寇；三寇是一把劍，一柄刀，一枝鞭，把魏豪走馬燈似的裹在街心。賊人冷笑熱罵，魏豪苦鬥死戰。背上的玲哥兒較才擋時，分量越重，越發的運轉不靈，跳閃不迭。三賊連笑揮刃，誚道：「姓魏的，認輸吧！看你逆到那裏去！」魏豪不住手的且戰且走，如風旋磨轉，連鬥了二十幾個照面，小孩子在背上。格外的險惡吃力。喘息越粗，苦戰越力；不自覺的叫道：「嫂嫂還不快走！」也沒有想到催她往那裏走。但程玉英娘子這時候，竟已逃進一個小巷。

又鬥了數合，一個閃躲不及，摩雲鵬右肩膀上，被對面賊人掃了一劍。摩雲鵬負痛一躍，右邊賊人趁隙遞過來一刀。魏豪奮力招架，又拔身一閃；忽然背上的玲哥兒也失聲慘號了一聲，跟着叫起娘來。魏豪情知命盡今日，心神一亂，倏然間又被賊人的鞭掃着了一下，跟跄踉蹌險些栽倒。

三個賊人三叉形把摩雲鵬魏豪圈住。摩雲鵬因獸猶鬥，雖然力盡，累年苦學來的本領識見，不因臨險而忘却，反因瀕危而拚命，把生平功夫都施展出來。忽然「夜戰八方」式，把敵人一衝，敵人略閃，摩雲鵬抓個機會，竄到那大莊院墻隅角前

## 第十一章

面。兩牆相對，交成人字形，摩雲鵬托地躍過去，貼牆倚背，負隅障身，保住了後三路。賊人還道他要跑，忽地追過來；那知他雙目一瞿，厲聲喝道；「狗賊，老子跟你們拚了！」把亡故師兄林廷揚的那把劍，上下揮霍，使得呼呼風動，敵住了前左右三面敵人的兵刃。

這時候，摩雲鵬生望全無，自分必死；但有一分力，就爭一口氣。又苦鬥十數合，志在拚命，可是已經力不從心。忽然聽程玉英娘子遠遠狂喊了一聲；略一分神，險些被敵人削斷手指。百忙中，黑影裏，偷向兩邊一望，恍惚見程氏嫂嫂聲喊着狂奔過來；却在她身後緊緊綴着十多條人影。這程氏嫂嫂怎麼不往小巷裏藏，反倒往這裏跑，豈不是送死？摩雲鵬咬牙切齒，發狠道；「想不到今日全完……」終夜奔命，逃生無路，喊救無靈，終不免於同歸於盡！最不甘心的是落在仇人手裏，死還受辱！摩雲鵬登時一頹懈，胸中沸騰騰的熱血撞上來，眼冒金星，耳輪噹噹，似聞得一片鑼聲。跟着一聲狂喊，又似身邊響了一片焦雷。也不知來了多少賊，黑影亂竄，竟都攻到了自己面前。

摩雲鵬已然失了神，昏惘中揮劍亂砍，忽上忽下，遮前擋後；這才是人於望斷力絕時，發出來的拚命狂力。原打算的主意，見危授命，橫劍自刎，決不落到賊人之手；此時已然慮不到，而且也來不及。就只顧得一把劍照前面，左面，右面，狂掃亂刺，口中噴沫，一邊死鬥，一邊狂呼。

猛然間，周圍譁然的一陣大噪，前面人影亂幌，耳畔聽頭頂上越發喧嘩的響。魏豪此刻是越發的耳鳴眼花，只聽一人喝道：「呔，休要動手！」魏豪吁吁的狂喘，依舊不住手的輪劍亂砍。苦戰累乏，只騰了眼面前，掃，剝，挑，扎，這幾招。忽然，大腿上被撓鈎搭住；他還想掙開，努力的往旁一竄，氣力早不行了。急忙的變招取刀，掄劍把鈎竿一挑；却又沒挑開，黑影中又來了一枝撓鈎。魏豪一擰，撓鈎一拖，地上濕漉漉的滑，驀然一扯而倒。敵人哄然齊喊了一聲道：「捉住了！活的！」

但是摩雲鵬狂吼一聲，擋着玲兒，霍地起來，凝眸只一掃；黑壓壓十多個，二十多個，敵人全上來了。摩雲鵬又一聲怒吼，手中劍急急的一擺，往前一衝，驟又

往旁一退；利劍倏然橫過來，猛往頂下一勒。果然來不及，前面，後面，左面，右面，許許多多人把他圍住，胳膊上，手背上，重重的挨了一下。同時從後面襲來兩三個人，把自己抱住。摩雲鵬拚命一掙奪，登時了了丈丈的又伸過來許多手；摩雲鵬的劍竟被人奪住。耳邊聽人笑罵：「抹脖子，算什麼光棍！」同時，背後的玲兒也慘號起來，直看小嗓子狂叫：「救命！」

可憐的七歲幼兒，也不免慘死！摩雲鵬如亂箭攢心，情知到底落到仇人手內！摩雲鵬鋼牙一挫，如帶箭虎，如折角牛，破死命把渾身筋力一攢，一聲怪叫，突然的掙脫出來；又破死命的拳打，腳蹴。只聽「噯呦」一聲，似乎踢傷了一個仇敵。魏豪這時刻，只恨兩拳力薄，兩腳勁小；現在是打一個，便宜一個，打一下，便宜一下，臨死也不教仇人趁心。仇人若是一怒，給自己一刀，自己倒換來一個痛快。於是，惡狠狠的一撲，却又被人家攔腰抱住，跟着兩腿也被人拘住。跟着兩臂也被人拿住。摩雲鵬掀天撼地的一陣狂呼亂掙，只是這一回再掙不出來了。只聽周圍亂哄哄的七手八腳，把自己亂推亂搯；又七言八語的亂罵道：「這小子真玩命！」

先把他摺躺下！」摩雲鵬知道是完了，一陣急怒，精神越發迷惘。耳畔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腔口說道：「諸位行好吧，他是累昏了！……七兄弟，七兄弟，你怎麼不認人了？」這却正是程玉英嫂嫂的口吻，同時也聽見小鈴子哇哇的放聲大哭着叫娘。摩雲鵬手足不能動，已然被人摺倒網上；強自支持着，把眼睜了睜。但是眼前只冒金花，任甚麼看不見；當下，長嘆一聲，昏絕過去了。

第十二章

聯莊會傳檄禦賊

摩雲鵬魏豪通夜避仇，數番苦鬥，到底被許多人擒住；急怒交加，只長嘆一聲，登時昏厥過去。隔過好久，突覺得鼻孔鑽入一股子辛辣呛人的煙氣，不由大噓了一聲；兩隻手抬起來，一陣胡搥，把口鼻護住。耳邊聽得一個生疎的山東口音說道：「行了，還醒過來了。」魏豪迷離中，猛將眼一睜，恨面前頓然另換了一種境界。麗日當窗，身在屋中，自己是躺在一副門板上；只覺頭腦昏昏沉沉，眼皮撩不開。耳畔又聽一個人大聲叫道：「喂喂，起來，怎麼還裝死？」口吻強橫，摩雲鵬又

## 第十二章

睜開眼詳看；這是三間大房，却四壁甚空，桌椅甚舊；倒高高矮矮，老老少少，聚了許多人。自己一個也不認識他們，他們個個都拿眼珠子正盯着自己。還有一個短衫男子，端着一隻水碗；一個中年男子在手裏捻着一個草紙捲，紙捲還在冒着煙。定醒片刻，摩雲鵬慢慢的明白過來了。這才覺得渾身酸軟，筋骨酸疼，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回憶雨夜逃亡之事，恍如一場惡夢。現在置身處既不像盜窟，那必是倖脫仇人之手，這大概是村戶人家了；但不知林嫂嫂和鈴兒的生死吉兇如何。於是記憶回復，立刻掙扎着一翻身坐起來，揉了揉眼說：「這是那裏？是那位恩人，把我們救出惡賊之手？」抬眼察看，程玉英和鈴兒俱不在眼前，不禁又惶急起來。看了看這屋子裏的人，多是年輕力壯的男子，都穿着短打，有的手裏還拿着木棒皮鞭。在迎門一張舊八仙桌旁，坐着兩個人；一個紅臉，四十多歲，穿夏布小衫，手搖摺扇；另一個是個瘦老頭，手拿着旱煙袋，正自一口一口的噴吐。摩雲鵬眼珠一轉，便已瞭然；這兩個人氣派不同，很像是個鄉紳。又看這三間房子大而且曠，不像住家；那麼自己昨夜被捉，竟是落在鄉團聯莊會手裏了。揣度着不錯，便要下地拜謝，



詢問程氏母子的下落。沒想到他剛剛坐起，便過來兩個人，把他按住；另有一個人，便拿出一根繩子，要把魏豪細上。魏豪究竟年輕，昨夜雖然失力昏過去了，此時却還有勁；把手一格，忙道：「你們別這樣！我是走道遇見匪人了，我們不是歹人啊！你不見我們還帶着家眷了媽？」

正在紛呶支拒，那個赤紅臉的紳士已然轉過頭來，突然發話道：「你們不用細他，等我們先審一審，看他也跑到那裏去。」又向那瘦老人道：「這個人身上帶着銀子，還有劍還，有鏢。」瘦老人道：「是的，二爺說的不錯，總得細審一下。我說何老三，七金子，你們倆把他押過來。」

立刻過來兩個壯丁，一邊一個，把魏豪押了過來，緊緊的抓住了魏豪的手腕。魏豪沉住了氣，更不支拒，直挺挺的一站，向兩個紳士點一點頭；這兩個紳士就大模大樣訊問起來。摩雲鵬叩問程氏嫂嫂和侄兒玲哥兒，紳士並不答理，只板着面孔，究問魏豪的來踪去影；姓甚麼，叫甚麼，幹甚麼行業？爲甚麼黑夜手持兇器，携帶婦孺，闖入村莊？又挨家敲門怪叫，是甚麼意思？那一個婦道，和那個小孩子，

## 第十二章

自稱是你的妻子孩兒，這話可對？你們究竟是要做甚麼？那許多人追你們，又是爲甚麼？你們是怎麼一回事？

問的這些話，摩雲鵬細細聽了，不由愕然。想了一想，暗道：「莫非程氏嫂嫂對他們自稱是我的妻子？……這豈有此理？」魏豪到底在江湖上歷練有年，只略一盤算，連忙說道：「那不是，那不是；那位婦道乃是我的嫂嫂，那小孩是我的侄兒。我們是臥牛莊林家，我是接嫂嫂來的，不幸遇上了仇人。」

摩雲鵬半虛半實的把自己的行藏，說了一遍；那兩個鄉紳模樣的人互相示意，臉上緩和多了。摩雲鵬現在說的話，和剛才他們盤詰程玉英娘子，哄問玲哥兒的話，恰好大致不離。他們都疑魏豪持劍夜行，多半是拐帶婦孺的匪人。但男女三個人說的話既然無異，他們便釋然了。跟着又問，怎樣遇見的惡人？魏豪有問必答，自承是保鏢爲業；「師兄去世，奉命接送師嫂師侄回家，不想遇我們從前保鏢結下的仇人，是一夥綠林盜，結夥邀劫我們。仗着我們事先得着信息，把細軟行囊全先運走，我們乘夜取路避仇，倒運竟在半路上遇上他們了。在下的師兄，就是臥牛莊保

鏢林家，諸位想必也有個耳聞。：「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這兩個紳士更把一向的猜疑一掃而空了。但是那四十多歲的紳士依然沉着臉，很是惱怒，似乎非要把摩雲鵬重辦不可。摩雲鵬自是不明白，昨夜拒仇拚命，他竟把人家聯莊會的壯丁，連傷了三四個。

這地方正是小辛集聯莊會的公所。當摩雲鵬被賊圍攻時，程玉英娘子竟得逃出，奔入另一條狹巷中；但已渾身無力，寸步難挨了。強自支持着，往巷內黑影中一竄，竟撲地滑倒。又強支着，剛剛扶牆爬起來，還未及竟地暫避，猛聽前面有人語踐踏聲；緊跟着那邊巷口，一道黃光如車輪般一掃，影影綽綽閃出來好幾個人。程玉英「噉呀」一聲，驟然竄起來要跑；忽又想再逃不出仇人的毒手，慌忙貼牆，把劍橫在項下。却不料孔明燈黃光又一掃，這幾個人影徘徊不進；有一人突然發了話，分明聽得山東的鄉音道：「賊在那裏了！」分明這腔口不是仇人，是本村的人。緊跟着燈光對自己來來回回照射過來，又一個人人大喝道：「甚麼人；敢來探莊！」程玉英猛然省悟：「這別是聯莊會吧？」方在驚懼，猜疑，那幾個人竟齊聲威

嚇着，也是不敢過來。程玉英仍把劍橫在項下，做一堆的倚着牆根喘息，賀叫道：「我們是逃難的，遇見土匪了！我兄弟那不是教匪圍上了？」黑影中聽「曠」的一聲道：「真是個婦道！你是誰？」人影中燈光閃動，似有人往這邊走來，且走且吟喝道：「不許動。站住了！」但是，程玉英氣力阜懈，就要她動，也須緩過氣來，才能動轉了。

俄頃之間，鑼聲忽起；對面脚步踐踏聲中，挑出一對燈籠來。跟着這對燈籠往程氏這邊，一晃一照，一晃一照，幾個人影走了不多遠，忽然躊躇不前，似正挑燈光往這邊端詳。果然照了又照，似已看清巷口牆根，確像是個女子倚牆發喘。跟着這才有一個少年人叱咤着，似要奔上前來。忽然，又聽見一個濁重的聲音喝止道：「噤，別冒失，你不瞧瞧那婦道手裏還拿着甚麼哩，留神看給你一下！：喂，我說你這女子，你別動，我們得驗看驗看。」只聽又一人道：「你們看住了她，我去稟報副會頭去。」履聲橐橐，一個人撤回去了，五六個人撲過來了。

程玉英娘子已看出對面燈籠「守望相助」四個紅字，登時如絕地重生，把顆心

一放，不由渾身酥軟，癱在地上了。喘息着向來人說道：「鄉親們快救人吧。我兄弟教好幾個賊圍上了，還有我的孩子呢。」

這夥聯莊會本是鄉下力笨漢子，沒有甚麼本領，專恃人多爲勝。但這裏的副會頭辛佑安，和他的三兄弟辛佑平，大侄兒辛宏明，却不含糊，手底下頗有兩手武功。五更風雨，乍聞得人呼犬吠，旋聽得會丁滾到面前，知有匪警，立即鳴鑼；片刻間，聚來三四十人，紛紛尋聲搜索起來。有幾個登高瞭望，在牆頭更道上，恰好瞥見羣賊攢攻魏豪；又有幾人抄小巷搜尋，恰遇見程玉英。辛佑安父子三人挑燈提槍，先趕到程玉英面前，查看盤詰。程玉英掙扎起來，訴說前情。辛家弟兄本曉得獅子林的威名，立催會衆上前拿賊。人多勢衆，聲勢洶洶。程玉英居然支撐着，挺劍當先，引領聯莊會衆撲奔鎮口。正是天下事難以逆料，程玉英倒救了摩雲鵬。

這出剿的三十多個會衆分做兩路，多一半拿長花槍，少一半提單刀木棒。辛佑安恃勇當先，率領十數人，直撲向魏豪被困之處。辛佑平和辛宏明却引十餘人，繞道斜抄賊人的退路，以收夾擊之效。督隊急進，相隔已近，辛佑安一抬頭，突見兩

## 第十一章

個賊人竄房越脊，迎面奔來，這正是追搜程玉英的二賊涼半截和紀花臉。邪不侵正，賊人膽虛；這二賊突然間瞥見聯莊會的紅燈，又聽見鑼聲嗶嗶，人聲雜沓，兩個賊人哼了一聲，抽身便往回走。辛佑安斷喝一聲：「好賊，往那跑！」抬手打出一石子，率衆急追過去。一霎時，小辛集內外鑼聲四起，鄰近各村莊先後聞警，燈籠火把，東一處，西一處，冒雨衝出來。守望相助，齊聲鼓噪，倍顯得聲勢驚人。窮追尋仇的賊黨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

那包圍摩雲鵬的賊人，還想把仇人撈倒再走，但這如何來得及？海燕桑七，降龍木胡金良揮兵刃，兀自急攻；他的同伴却已看着不妙。鷄冠子鄒瑞叟的竄上臨街的矮房，往四面望一望。這一望，登時看見這村鎮和鄰村三三五五的火光，在雨中閃爍，齊奔這邊撲來。若緩走一步，就怕走不脫；而且估摹時候，早已五更，只是陰雨天暗，顯着昏沈罷了。那矮房對面高大的莊院，并已有人據住更道，往自己這裏亂投石塊。鷄冠子鄒瑞急跳下房來，一聲呼嘯，催同伴作速退出村外。

這時聯莊會辛佑安已率衆趕到，辛佑平也從後繞過來。有幾個大膽的壯丁，年

輕快腿，也不等火把，也不等梆鑼，竟挺花槍，緊隨辛佑安和辛佑平，分兩路抄來。兩下一擠，海燕桑七降龍木胡金良大吼了一聲，急招呼同伴烏老鴉葉亮功，涼半截梁文魁，九頭鳥趙德明等齊往外衝。胡金良就是身探清江浦鏢局，自稱名叫胡建章的那人，他的真名是叫降龍木胡金良，善使齊眉棍，此時却使得是刀。桑七揮刀開路，胡金良橫刀斷後，招呼同黨撤退，向辛佑安喝問：「甚麼人敢攪太爺的事？」聯莊會衆一陣亂罵，沒人正經答話，却已刀槍齊上。胡金良厲聲怒罵：「太爺乃是來報仇的，你們倚仗人多，竟敢胡攪，早晚太爺把你們洗了！」胡金良放下這話，這才翻身退出村外。聯莊會呼噪着追出鎮外，又搜巡了一程，便結隊而回。

辛佑安把程玉英母子領到自己家中，由他妻子款待着，更衣敷藥，煮粥治食。只有摩雲鵬魏豪苦戰失神，把聯莊會救他來的人，悞認做賊黨，竟被他連傷了三四個，聯莊會衆譁然大怒。辛佑安叔侄急忙過來，一齊動手，把魏豪擒住。程玉英哭着呼喚，摩雲鵬昏厥過去，半晌沒有蘇醒。辛佑安存了一番顧忌心，不願昇到自己家；遂吩咐會丁，用木板把魏豪抬到鄉公所，留下三弟辛佑平，設法薰救。辛佑安

## 第十二章

便回轉家來，向程玉英打聽遇盜的事情。

摩雲鵬獨留在鄉公所，直到雨住天晴，太陽升起很高，方才微吁一聲，緩醒過來。正會頭夏二爺，和鎮中素常出頭的人物，都到公所來訊問。因惱着魏豪悞傷會衆，盤問起來，聲色俱厲。摩雲鵬渾身傷痕，又看不見程氏母子，問他們，他們又不好生回答他，偏偏辛佑平也回去了；摩雲鵬應對之間，辭色漸不平善，雙方越說越擰。有的人就要照聯莊會平常治盜的法子，把魏豪捆起來，活埋了。正在翻臉相鬧，忽聽院外一個響喉嚨叫道：「那個逃難的救活了沒有？」

摩雲鵬抬頭一看，此人年約三十六七歲，長眉毛，大眼睛，身材魁梧，神情粗豪，另帶一種抗爽之氣，并不像鄉下人。穿山東繭綢短衫，敞着衣襟，捏着一把九根柴大扇子，忽搨忽搨的搨着，大叉步走進來。身後跟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面貌微黑，也很透精神。會首夏二爺就是上首坐的那個紳士，忙欠身站起來說：「辛二爺才來。」這進來的人便是聯莊會副會頭辛佑安，那少年便是他的侄兒辛宏明。

辛佑安一到場，立刻把誤會全解了。公所裏聯莊會的壯丁此時只剩下十幾個，



辛佑安張眼四顧，問道：「他們呢，都散了麼？」夏會首道：「正是，我想沒甚麼事了。這時候田裏正忙，不過是幾個過路尋仇的小賊，趕跑也就完了；想着也沒甚麼後患，所以我就打發他們回去了。」辛佑安道：「哦！」說了幾句閒話，遂向夏二爺說道：「夏二哥，你不曉得這位？這位魏朋友說來還不是外人，就是咱們鄰村臥牛莊保鏢林，林廷揚鏢頭的七師弟。二哥，原來咱們昨夜救的那位婦道，就是林鏢頭的娘子。林鏢頭那樣英雄，你可知道竟死了，還是教一夥水賊暗算的。」

夏二爺道：「我剛才也聽說了，不過這個人說話口音很格別。辛二弟你說這事怎麼辦？我們後街四房裏的老五，大膀上教這人扎了一刀，傷很深我們能够模模糊糊的就把他放了？況且二弟街上的人，我也聽說有受傷的。」辛佑安陪笑道：「別提了，一動上手，真刀真槍，那能不帶傷？說真了，這可真是一場誤會。二哥的本家受傷了，還有我們八房上的辛老台，也教這位魏朋友打了一拳，把眼珠子都打青了；我們大侄子，也挨了一腿。這裏頂重的還是張拴叔，那可是被賊人傷的，恐怕要落殘廢。……我說魏朋友，我們儘喊着別動手，別動手，你怎麼還打？賊早跑

了，你老哥攆着個小孩子，拎着把刀，一個勁的亂喊亂砍。連林大娘子招呼你，你都聽不見。拿鈎槍把你搭住了，還被你掙脫。要不是我冒着險，從背後把你抱住，你真個的就要抹脖子。」說着哈哈的大笑了，把大姆指一挑道：「魏朋友，你真够味！剛才我聽見林大嫂說到你了，你們倒是真義氣，可算得是生死之交，存亡不渝！」

摩雲鵬是外場朋友，人家對他客氣，他倒越發惶恐起來。回憶前情，若不是人家聯莊會出來，把賊人驚走，自己準得死在羣賊手裏。當時自己力竭失神，目昏耳鳴，只顧一味亂砍亂打，那曉得傷了人家的人？不由滿臉慚惶，這才問明了公所在座的各位姓名，咬牙忍痛，向衆人一一周旋拜謝。悞傷致歉，相救承情，說了許多感激不盡的話。又說出：「悞傷的各位，在下行囊中還有幾兩銀子，可以拿出來給各位調治調治。就請二位會頭費心，給看着掂配一下，我實在太對不住了。」正會頭夏二爺一見這情形，也不好再說甚麼，只好作罷，把面子都送給辛佑安。辛佑安見摩雲鵬言動如常，雖然臉上氣色難看，料想已無防碍；這才把摩雲鵬也邀到自己

家來。摩雲鵬的兵刃包裹，也都由辛佑安叔姪代拿着。摩雲鵬一步一癩的跟着走，來到辛宅，讓到客廳內。辛佑安吩咐長工打臉水，看茶，備飯。

這一番逃難，摩雲鵬肩頭受了賊人一暗器，腿上受了聯莊會一鈎鏢槍，頭上也好像教甚麼東西極了一下。他受的傷不算重，只是措着的小孩子，掙了一夜命；又是且戰且逃，若不是他體質素強，換個人怕不當場吐血？程玉英娘子臂受刀傷；錦哥兒林劍華後臀上被劃傷了一條口子，頭臉上也有浮傷。雖然都不甚要緊，只是一路顛頓驚恐，又被大雨淋澆，七歲的小孩子有多大抗力？此時鼻塞面紅，週身滾燙。程玉英娘子守着孩子，在生人家裏，不敢哭泣，吞聲流淚，拉着錦兒的手，捫頭撫胸，寸心欲碎。多虧辛佑安，辛佑平，和大哥辛佑良弟兄三人，輕財好義，患難中倒成了程氏母子的一路福星。

辛二娘子把程玉英讓到內宅寢室，更衣尋藥，恤難詢情，頗盡地主之誼。又見錦兒小孩子神氣不好，教程玉英娘子給他脫去濕衣，敷上刀創藥，拿被單蓋了，放躺在炕上。對程氏說：「這位大嫂不要着急。人誰沒有一步難呢？你歇着你的，別

過意。這小孩子他是吓着了，教雨水激着了，睡一覺，吃點藥，燒就退了。大嫂別害怕。一又給煮粥，又給找藥，把牛黃鎮驚丸和紅靈丹取出，也不管對症不對症，鄉下人以爲是藥就治病，催着程氏娘子給銘兒服下去。粥熬好了，又催程氏母子吃粥。銘兒吃不下粥去，倒喝了許多水，忽的叫了一聲娘：「娘娘，怎麼我外祖還不來？娘娘，這些賊還欺負咱們不？」小孩子禁不得大險，更不待他娘慰答他，小眼睛一閉，又迷忽過去了；倒引得程氏娘子滿懷悽楚，吞聲嗚咽。

辛二娘子勸程玉英，騎下嶽嶽。辛大娘子，三娘子當做希罕事，也來打聽逃難遇仇的情形，聽了都很歎息。又問：「那個昏過去的男子是誰？你們這是打算投奔那裏去？」又打聽程氏怎樣用劍發箭，跟賊人對敵的情形。程玉英娘子急裝緊袴，揸劍袖箭，武功雖然弱，在尋常婦女眼中，究不免詫爲奇人。辛三娘子又說：「林大嫂不要客氣，儘管躺着說話兒，別價起來欠起來的。你老不知道，咱們才隔着二十幾里地，鄉裏鄉親，都不是外人。保鏢林家誰不知道？我娘家的表妹就嫁在榆樹坡程五爺家，是二兒媳婦。你們老人家鐵掌黑鷹程老英雄，一隻手掌劈斷一棵小柳

樹，那是我親眼看見過的。」程玉英答道：「那是家伯父。」三娘子道：「哦，不是你的老人家呀，你是他老的甚麼人？」二娘子笑道：「三娘子好糊塗，自然是姪女兒呀。」三娘子拍掌道：「哦，我朦住了。」竟說長道短，談起閒話來。後來還是辛大娘子見程氏疲怠的樣兒，這才把兩個妯娌邀出去，替程氏放下門帘，任聽程氏娘子在東間內室，躺著歇息。

程玉英娘子是個健婦，但這時候頭腦上如壓着重鉛，渾身竟如散了板一樣，腳底下尤其酸痛，只是忍住不呻吟罷了。她和錦兒，魏豪渾身都滾成泥團，連頭髮裏都是泥水了；這時母子全換了乾燥的衣服，把傷處也包紮停當。居停主婦已出，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倒，不禁低低咳了一聲，落下幾滴眼淚，俱着錦兒躺下了。悄悄捫着錦兒的頭額，手心，胸口，覺得這孩子的小手竟一時一時的蠕動。程氏娘子不由担心害怕，這孩子是吓病了，萬一有個好歹，那可怎麼好？想到此，萬分痛恨仇敵；心想伯父鐵掌黑鷹若在家中，何致如此？可是不幸中的大幸，還有這一個仗義急難的七師弟魏豪。若沒有他，娘兒倆到今日，還不知是死是活哩！可是七師弟

他竟失神亂砍，睜着眼連人都認不得了。等到把他按住，他竟閉過氣去，面黃息微，呼之不醒，生生的累壞了。他還微有鼻息，公所中的人說不要緊。萬一他真個累死了，那麼，自己一個孤孀，鉛兒一個孤兒，大仇當前，未必甘休；若依然窮追不捨，現在困在這小辛集，前進？後退？事在兩難。還押有行李車的黃邱二位，……

程氏娘子萬慮縈心，思索到極苦處，又不禁把鉛兒一搜，把牙咬得連響。思量着，容得這家主婦辛二娘子再進來時，便須央告她煩人到公所，看看七師弟魏豪，到底救轉沒有。她在東內問思慮已事，簾外却聽見居停主人辛家三個妯娌，隔着堂屋，正議論自己的事。是怎麼公所裏的人惱着魏豪，還有人不很答應，要拿來當匪人辦他。程玉英聽到這一節，不禁惶急。但又一想，聽這口氣，魏豪當然是沒死，便又心頭爲之一寬。

到了傍午，辛佑安把摩雲鵬魏豪邀到家來。更衣進膳，兩個人很客氣的談起來。辛佑安便打聽賊人的來路，怎麼結的仇。摩雲鵬見辛莊主性情豪爽，臭味相投，遂不隱瞞，索性將實話說了；辛佑安聞言嘆息。摩雲鵬又向辛佑安詢問自己昏過去

以後，賊人怎樣被逐，聯莊會可會捉住賊黨沒有。辛佑安笑道：「我們這聯莊會，不過人多勢衆，湊到一塊起闖，說真格的，如何是賊人的對手？我們聯莊會前後前後出來五六十口子，賊人看光景也不過十一二個，簡直是麻桿打狼，兩頭害怕。我們全仗着曠得兇，好像惹不得；又加上天快亮了，才把這十幾個賊趕跑。你老兄還問我們捉住幾個？實不相瞞，一個賊也沒捉住，倒教賊人傷了一個。」說着大笑起來。跟着又將逐賊的情形說了一遍；把賊人臨走時，放下了怨言的話，也告訴了魏豪。魏豪聽了，怦然一動。對辛莊主具說仇人夕毒，窮追不捨；雖然負傷疲極，仍不敢多有耽擱。於是說了些感激的話，向辛佑安拜謝，請他把程氏嫂嫂和鈴兒招呼出來，商量着即刻趕路避仇。

辛佑安不知賊人的利害，說道：「魏仁兄，你忙甚麼？仇人雖然惡毒，你住在我們這裏，決無妨害。我看仁兄傷勞過重，你走不得吧！」魏豪執意要走，辛佑安自不強留，遂進入內宅，告訴娘子，把程玉英請了出來，陪到前院，與魏豪相見。嫂嫂見面，才隔半日，却生死呼吸，恍如隔世，不由都掉下淚來。互問了傷勢

，魏豪便問起鈴兒：「他沒吓着？可受了傷？」程氏娘子嘆道：「苦命的孩子倒很皮實，一點也沒哭鬧，剛才睡着了。」魏豪道：「到底他受了傷沒有？」程氏忍淚道：「屁股蛋上劃了一道子，微倖還不深，頭臉上也有一點浮傷。我給他敷上了藥，小孩子疼得只吸涼氣；說出來的話更扎人，扯着我的手，把小臉蛋偎着，儘只問他外祖，和打聽七叔你，連他爸爸一個字也沒提。問我仇人還來不來，對我說咱們別走了，看路上再碰見仇人。唉，真是的，要有他外祖在這裏，我們何致受這大罪？」摩雲鵬默然。

程氏又道：「我摸他的頭，滾熱的，身上也很燒。剛才多虧這裏二娘子給找出藥來，我給他吃了；現在他睡熟了，喘氣粗點，也許不要緊？」程玉英一邊說，一邊滾下眼淚來。因在生人家中，強自吞聲；復向魏豪問計，究竟應該怎樣。摩雲鵬魏豪略一遲疑，仍對程氏說：「嫂嫂，你看鈴兒到底怎麼樣吧？如果能走，我想還是趕緊走，不能在這裏多耽擱。嫂嫂忘了，老河堤還有黃鍾麟邱良兩個人，押着行李等着咱們呢。唉，也不曉得他們兩個人怎麼樣了！」程氏低呻了一聲，把兩手緊



握着，半晌道：「走！我抱他去。這孩子一夜沒睡，連澆帶吓，發冷發燒的，……要是這就走，還得僱車；要是步下走，那我可是……」摩雲鵬魏豪攢眉良久道：「嫂嫂，你把鈴兒抱出來，我先看看他。」程氏拭淚道：「我就抱他去。」

辛佑安見這叔嫂二人商量行計，進退爲難，起初本覺自己不便在場，早應退出；可是他又警不住，到底留住未走。此時就插言對魏豪說：「魏仁兄，你我武林一脈，一見如故。若教我替你們打算，避仇之事，自然不便在路上停留；但現在你們三個人，人人負傷，說句不忌諱的話，你們恐怕要害病。大人或者還支持得了，小孩子可不行。你看這功夫，天倒晴了，路上却滑得很；你們怎麼走法？魏仁兄，你們不要不安，你儘管在我舍下歇兩天；等着天晴路乾，僱好了車再走，也不爲遲。你們可以坐轎車，魏仁兄你說對不對？坐轎車又省力，把車帘一放，誰也看不見。你們三位可以僱兩輛轎車，這個我可以替你們想法子，準給你們僱着。」魏豪慨然對辛佑安說道：「辛莊主，承你陌路仗義，濟困扶危，我不敢披心露胆？這一番，我們原隄防着賊人尋仇不捨，才把行李箱籠等物，遣派鏢局趙子手，裝車押運，走

大路先奔老河堤。另由小弟保護我們大帥嫂和小帥侄，乘夜潛出，單走小道，躲避仇人的耳目。誰想仇人佈置周密，我們沒有躲過去，到底教他們綴上了。我們那兩位押運行李的，一位姓黃，一位姓邱；辛莊主你想，仇人能把他倆放得過麼？我們實怕仇人仍不死心，明明曉得我們落到此地，難保不再尋來。我們落到這個樣子，說起趕路，簡直是咬着牙走。承莊主欸留，我們感情不盡，還顧得假客氣不成？我們也打算再騷擾你一兩天，無如再三盤算，實在不敢逗留，總以速走爲妙。賊人既被村主逐去，一定回去勾人；趁這機會，我們一走完事。一來教他摸不着影，二來也給莊主省去許多麻煩，這是兩全其美的事。莊主的盛誼隆情，我們只有心領；若是脫過大難，我們再圖補報。：嫂嫂，我說我們還是趕緊走。」程玉英娘子在旁點點頭，慘然道：「可不是還得趕緊走；：不過鈴兒怕要病倒，真得僱車！」

辛佑安已聽明魏豪左右爲難之故，不由激起了豪氣，立起來，走到魏豪面前一站，奮然說道：「我就不信賊人這麼難惹！魏仁兄放心，我們這聯莊會雖然盡是一些莊稼人，力笨漢，可是全號召起來，一共四個莊子，足可湊一百六七十人。難道

一二百號人護庇兩個大人，一個小孩還辦不了？賊人就算兇橫，好漢敵不住人多。還有小弟和舍弟舍侄，自信手底下還對付得三招兩式。賊人不尋來便罷，當真找尋來，怕教他也得不了便宜去。真個的就沒王法了，他還敢燒莊子不成？魏仁兄，咱們雖然素不相識，可是鐵掌黑鷹程老英雄，乃是我們本地的前輩英雄，林大嫂是他老人家的女兒；獅子林鏢頭英名在外，我們都是本鄉本土，老鄰舊居。我們不知道了便罷，既然知道了，我小弟就要管一管這樁閒事；你們就放心住下，瞧着我的吧。我就不信十幾個臭賊，敢在我們曹州府，堵上家門口子來欺負人，把我們山東人都看貶了！」

程玉英道：「只是這夥子仇人，人數實在太多，他們這就有十幾個。他們吃了虧，教莊主趕跑了，他們一準要再勾更多的人來。」辛佑安更加生氣道：「他們能够有多少人來？嘿嘿，我辛老二就是不受欺負，不怕人多勢衆！我辛老二定要跟他們鬥鬥，我這就鳴鑼聚衆，把聯莊會全招了來！給他一個晝夜梭巡，裏外戒備，看賊人有甚麼壞招，敢對我小辛集施展！」說着，在當地走了半圈，雙眼一睜，把額

角一叩道：「我還有一招！喂，老計，老計！」

一個年青長工走了進來聽命，辛佑安吩咐道：「老計，你快騎上驢，到柳樹崗子，殺馬營，把老師傅跟錢大爺都請過來。要快，請他們立刻就來，今天務必到。」頓了一頓道：「你對老師傅，不提旁的事，就提咱們這裏昨兒個鬧賊了，請老師傅把他那兩位少的一塊邀來，千萬千萬。到錢大爺那裏，也是這樣說法。老師傅要是有個疑疑思思不肯來，你就找二爺，教二爺慫恿他老。」長工老計領諾，轉身要走；辛佑安却又叫住，道：「你對老師傅和錢大爺講，不是小毛賊，是成幫的匪人，一共來了二十多個，要跟咱們聯莊會作對。你再告訴他們，匪人昨夜來攪鬧了一通夜，直到五更天亮才走的。臨走還放下惡言，要邀同伴再來，要放火燒咱們。你聽明白了嗎？要說得厲厲害害的。」

辛佑安一時動了氣憤，要替獅子林的妻兒師弟跟賊人比量比量，辛佑安只覺得摩雲鵬怨怨過慮，他却萬想不到獅子林的這個對頭，必欲把林家的遺族一網打盡，一個活口不留，方才甘心罷手。若問他爲甚這樣的歹毒，說起來就連他的同黨小白

龍之流，也覺得這麼尋仇做得太過。但是人各有心，他做得太過，自有他太過的緣由。

當下，辛佑安堅留摩雲鵬寬住兩天，藉以養創息力。摩雲鵬深知仇人的利害，尚在游移。程玉英娘子却支持不住，又覺得玲兒這麼可憐，只顧心急趕路，小孩子萬一有個好歹，滿懷希望豈不盡付東流？又想到半路上，再有個走不利落，還不如在小辛集，有辛莊主這麼一個居停做護符，呼救還易些。怔了半晌，抬起頭來，看着魏豪道：「七弟怎麼樣呢？」

摩雲鵬雙眉緊皺，籌思良久，方才拿準了主意。就請辛佑安代僱兩輛轎車，行期暫且不定。現在還不曉得黃鍾麟，邱良兩人的吉凶如何；打算自己改變服裝，先到老河堤，尋尋他們。如果兩人竟得脫出仇人之手，安抵老河堤；便可依照原計，定明後天半夜，由小辛集起程北上。萬一黃邱二人竟遭毒手，未得闖出，那只好另做一番打算。

商計已定，程玉英母子暫留在辛莊主家，魏豪忙裝做鄉下人趕集的，借了一頭

## 第十二章

小驢，蹣跚出小辛集，往老河堤訪下去。不意找到老河堤，在約定地點，前前後後找遍問遍，竟沒有黃邱二人，也沒有那樣的重載大車；路旁小攤，附近店房，都是同聲一辭。摩雲鵬心下打鼓，情知不妙。更沿路加細訪下去，到了周莊北邊一座小村子上，竟聽得鄉民三三兩兩，閑傳起前途出了路劫慘案！

摩雲鵬吃了一驚；這事乍聞一震，轉想是在意料之中的。摩雲鵬忙逢人設詞探問：就在今天清晨，有看青的鄉下佃夫，在雨住後，抗着農具下地；忽聽見鄰田莊稼地內發出慘嘶聲音。鄉下人伸頭探腦，乍着膽子過去一看；莊稼地踏倒了一大片，有一匹牲口，拖着一輛空車，倒在地上悲號。山東地方素來多盜，這鄉下人一望早已瞭然；忙跑回去告訴了地主，鄉長，地保。立刻引來許多人，吆喝着闖進去查看。到近前時，才看出這是一匹老馬，馬腿被甚麼兵刃砍斷了一條。車上車下揚着空箱子，空包袱；散拋着東一件，西一堆的衣衫行李，都被雨淋得濕透了。這當然是匪警。又往四面一尋，距離空車不遠，就發見了一具無頭死屍。又在半箭地外，找見另外的一輛空車，駕車的牲口却沒有了。地邊土路上泥濘已極，留下許多脚印

，蹄痕，和血跡，遠遠的還拋着一把刀。

這件事在周莊已然闕傳動了。摩雲鵬一路探訪，訪明抽身。離開鄉人，面對曠野，禁不住潸然下淚：「咳！」賊人歹毒，人數又多，這個無頭死屍，看起來不是黃鍾麟，就是邱良了。摩雲鵬戟指痛恨道：「萬惡的賊子，你們害他們做甚麼呢！……這死者到底是誰呢？黃邱二人功夫都很平常，不是賊人的敵手；可是黃鍾麟那把刀還有兩下，這死者，咳，多一半是邱良了！但是黃鍾麟又逃到那裏去了？……這樣看來，他們倆必是從臥牛莊硬闖出來，走到這裏被圍失着的，他們倆可是把主見打錯了！既然被仇人尋上門，你們倆就該不走才對。是怎的不得德，不量力，還打算開車硬往前闖？唉，我本來再三告訴你們，萬一事到緊急時，儘可丟下東西一跑，千萬不要跟他們拚命。這兩個人不用說，一味護車，竟以身殉了！林大哥待他們好，他們這樣生死不渝交情；我若任聽他們屍體暴露，於心何忍？可是我這時候竟去認屍領埋，又萬無此理。我是跟着打人命官司，還是救活的去呢！」

想到這裏，魏豪越發忍不住，幾乎要放聲一痛了。又想：「這死的一定是邱良

無疑，他空有膽氣，手底下太沒有根；不錯，一準是他。可是，黃鍾麟呢？難道他臨難縮手，先溜走了不成？」

摩雲鵬這麼猜想，他那裏曉得，這大好頭顱被人砍去的，竟不是邱良，乃是黃鍾麟。那趙子手邱良，非但沒有逃，也是拚着命與賊支撐，到後來身負重傷，竟活活的被賊擄了去。要用極殘酷的刑法，從他口中逼出林氏母子的下落來！

摩雲鵬魏豪思索良久，不能忍置；跨上驢，撲奔肇事地點。也裝做沒事人，繞屍場前後偷看了一遍。這時那具無頭的死屍，早用蘆蓆蓋住，已然有人看守，不容閒雜人等近前。但是空車上遺留下劫餘的行囊物件，只一瞥便已認明，果然是林家之物。地保和鄉長爲着保存物證，報官請驗，都將這些東西聚攏到一處，就放在空車上；黃鍾麟使用的那把刀也儼然放在車箱中。聽那看熱鬧的人紛紛講論，有的人說：昨夜不到二更天，在風雨聲中，聽見人狂喊，夾雜着車馬奔騰聲音。看起來，這劫道的頂少也有二三十口子。（閒談的人大抵形容過分，究竟他說的話可靠不可靠，也還是疑問。）



摩雲鵬牽着驢，傍着屍場呆看。楞了一會，就一忍心，一甩手，牽驢出場；跨上驢，頭也不回，逕返小辛集，時已到未末申初。魏豪火速的與程玉英嫂嫂，商量逃亡之計。現在行李細軟，已被仇人傾囊劫去，押車的人已經殉難。訪聞仇人來的很多，料不出明晚，必然有人來窺探；不出後天，必然要找上小辛集來。魏豪道：「爲今之計，更無別法，我們只有火速離開山東，越快越好。頭一步，要趕快離開小辛集。孩子有病也說不得了，咱們只好改裝坐轎車逃走。」程玉英聽了，張大眼睛，登時面目改色。魏豪又向莊主辛佑安下拜，懇求道：「辛莊主，我也不說客氣話了！我們如今窮途末路，生死難保，莊主得搭救我們。」辛佑安忿然道：「魏仁兄放心，你交給我；我已經請人去了，不一會就到。我就不信，賊人竟這麼膽大妄爲，我倒要鬥鬥他。你只管在我這裏住，你看我剝不了他的皮！」

摩雲鵬搖頭慘笑道：「唉，我們還是趕緊走的對。你看賊人步步逼緊，我們逃到那裏，他們一定綴到那裏。我們分兩股道逃走，他們就分兩撥人堵截。我們跟他有仇，我們押行李的人跟他沒仇，他們竟也下這樣毒手！賊人至死不饒，你看他還

割首級，多麼歹毒！我們要只是兩個大人，還容易潛逃，偏偏有這個小侄子，歲數又太小，未免的累墜。辛莊主，不是我過慮，我們必須設法悄悄一溜，教他們踩不着我們的脚印，才行。我們原打算撲奔保定，看這光景，我們也不敢定準了。我們逃到那裏是那裏，必須把賊人甩開，才算逃脫了。我們只求辛莊主兩件事，頭一件事你給我們僱兩輛轎車，現在就用。」

辛佑安道：「不是後天夜晚走麼？」魏豪搖頭道：「時候不好預定了，這就全看機會怎樣。等你費心給僱好車，我就到外面查勘查勘。只要賊人淌道的還沒來，我們打算立刻就走。第二件還求莊主費心關照聯莊會各位，替我們隱瞞一點。」

辛佑安還想挽留，魏豪心驚肉跳，揣度賊情，怕他們立刻勾人尋來，恨不得立刻拔腿就走。當下催程氏嫂嫂，把鈴兒喚醒領出來。拉着手，摸了摸額角，燒已大退，還有一點餘熱，小手却微覺發抖。心知鈴兒病象依然未去，但也顧不得了；再三向辛佑安告辭要走。辛莊主方才答應，派人僱了車來，直開進莊院。

程玉英魏豪都在外院客屋裏，打點動身。辛佑安道：「且慢，你們就走，這功

天天色還早。你們的仇人真要是窮追不捨，還怕他們在鎮裏鎮外，埋伏下眼線，暗等着你們。你且候一候，我打發人到外面看一看，有眼生的人沒有。沒有眼生的人，你們吃了晚飯，等天黑了再走，豈不保重一些？你們頭一站到底打算先奔那裏？你們總得告訴車夫，才好按程趕路啊。」摩雲鵬只顧一味的守秘，到這時候，還沒把地名說出來。辛佑安未免心中不大高興，暗想：「怎麼連我也瞞起來？我是救你們的，還能走漏消息，害你們不成？」摩雲鵬無奈，這才惶恐說道：「這是在下疏忽了！我打算不直奔大名府，想繞着道走，教賊人跟尋不着。頭一站打算從小辛集，先奔崔旺營。」

辛佑安道：「那就是了，你得告訴趕車的。」當叫來兩個長工，吩咐二人到集裏集外尋一尋看：「只要有眼生的人，或打聽昨夜匪警的，探聽聯莊會的，你們就趕緊認準了他，回來告知我。」這小辛集本是鄉村間一個小市鎮，並不是通驛要道，除了運糧車，輕易不走商旅的。並且戶口也不多，當真有外路人在此流連，本地人一望便知。兩個長工領命出去了。辛佑安看着魏豪收拾完畢，也就溜溜達達，從

## 第十二章

家裏走出來，到鎮內查看去了。

摩雲鵬魏豪，和程玉英母子，早已裝扮停當；程玉英扮成男子，頭戴草帽。兩人原穿的衣服全都雨漬泥污，此時一律換上了鄉下毛藍布的男舊衣裳，打扮得土頭土腦，就在外院客屋靜靜等着時候。錦兒還是瞞，程氏把他放在土炕上，小孩子迷迷忽忽的又要睡着。辛佑安的侄兒辛宏明在旁看着，和魏豪閒談，魏豪勉強答對着。所換的衣服，全是辛家所贈；又特教做飯的蒸了些乾糧，和鄉下鹹菜，裝了一布袋，預備送給避難的人在路上吃；待承上很熱腸，魏豪連聲稱謝。辛宏明道：「魏鏢頭，你就不用客氣。剛才家叔告訴我們，你老這次犯險拚命，全是爲了故去的朋友。像你老這樣仗義全交，保救孤兒寡母；我家父和二家叔都佩服得不得了。家叔說，若不是你老有要事在身，真想留下你老，給我們當教師，護院子。實對你說吧，我們爺幾個都喜好練練，可惜沒有機會。剛才我二叔打發人去請的老師傅，姓陶叫陶成澤，外號叫醉尉遲；就是他老人家，有功夫時，教給我們練一練。也不行，他老好喝，不常教我們。還有老師傅兩位少的，一位叫陶繼堯，一位叫陶繼唐，算是

我的師叔。我們沒事就跟他二位練，他們二位應名還是我們這聯莊會的教頭哩。本來我們這裏不很消停，東窪裏有一夥子毛賊，偷鷄摸狗，常常來騷擾。他們倒稀鬆，可是有時候勾結鄰縣的土匪，不斷生事；這才鬧的我們四個村子成起聯莊會來。」

辛少莊主年才十七八歲，不管人家心上有事沒事，只顧扯開了閒談。忽然那派出去的兩個長工，有一個走進來道：「二當家的呢？」辛宏明問：「甚麼事？可看見眼生的人沒有？」長工答道：「沒有，不知道秦二怎樣，我是甚麼也沒碰見。」

辛宏明放了心，又問：「那麼你忙甚麼呢？」長王道：「老師傅爺三個全來了。」辛宏明欣然站起來道：「魏鏢頭，我們老師傅來了，我給你引見引見。他們爺三個在那裏呢？」長王道：「在西院呢。」說著，只聽窗外道：「避難的在那裏呢？」辛宏明對魏豪道：「你聽老師傅尋來了。」忙應聲出去。跟著履聲窸窣，魏豪抬頭迎看，由少莊主陪進來一位蒼顏赤鼻的老人，和兩個黑面皮，大眼睛的壯年漢子。三個人都是曇天的短打扮，搖着大扇子，走進屋來。這個赤鼻老人便是老師傅

## 第十二章

陶成澤，年有五十多歲，精神很矍鑠。那兩個黑面漢子，就是陶繼堯，陶繼唐昆仲；繼堯年約三十以內，繼唐不過二十一二，體格雄壯，一望而知是山東人。

陶成澤捻鬚發話道：「宏明，到底是甚麼事，昨夜真鬧賊了麼？我們那裏沒聽見哪。剛才我來的時候，你們聯莊會又出隊了，怎麼連鎮口也下了卡子？想必是開得不輕，難道說窪裏倪老茄子又滋牙了？」又道：「聽說你們還救了兩個逃難的，這位可就是？」

這個老頭子嗓門很高，說話就和吵架一樣，還沒落座，就挺胸腆肚的嚷起來了。辛宏明忙見過了禮，替魏豪引見道：「老師傅，避難的就是這位魏鏢頭，是咱們武林同道。人家可真不含糊，就兩個人，竟和十幾個賊招呼起來了，人家是仗義救友。」立刻互問了姓名，叙座開談。這陶老師傅興致很旺，不過上了年紀，有些氣粗，好像發喘似的。坐下來，對魏豪說道：「哦，原來是你老哥遇上劫道的了。不要緊，有我們辛二爺辦的聯莊會，十個八個的毛賊敢來炸刺，活埋不了他！」向辛宏明道：「你二叔那裏去了？不過十幾個毛賊罷了，又找我做啥？你們還整治不了

他，就短我老頭子不成？」辛宏明道：「老師傅，您那裏知道，這夥賊不是東窪那一幫，這是外路來的綠林，專找尋這位魏鏢頭報仇的。你老可知道臥牛莊保鏢林家？」陶成澤道：「唔，怎麼不知道，那是咱們縣裏的人物，跟我還是朋友哩。頭些年，我在保定還跟他共桌喝過酒，他也是很好的酒量。怎麼樣，他也來了麼？」辛宏明道：「您認識林鏢頭，那更好了。你老猜這位魏鏢頭是誰？就是林鏢頭的師兄弟，告訴您，這位大娘就是林鏢頭的夫人。」

說話時，男裝的程玉英本佯着銜兒，在炕邊上側坐着，此時聞言，忙欠身施禮道：「老大爺，你老也認識先夫麼？」陶成澤回頭看了一眼，微微一怔，忙也欠身答禮道：「哦，原來是林大嫂。這可不是外人，怎麼着，林大哥……這兩年保鏢的買賣可還好？」程玉英悽然道：「先夫他過去了！」陶成澤大驚道：「怎麼，過去了？多咱過去的？他不才四十五六歲麼？」

魏豪道：「陶老英雄也認識我們師兄，這可真是故舊何處不相逢，不瞞你老說，我林大哥是四月二十三，遭了賊人的暗算故去的。仇人至死不饒，又來找尋我林

## 第十二章

大哥的家眷。我們避仇，這才逃到辛莊主這裏。昨晚要不是虧了辛莊主救我們，我們都得死在惡賊手裏了！」

陶成澤聞言大怒，他的兩個兒子陶繼堯，陶繼唐也無不且駭且忿，齊聲詢問究竟。摩雲鵬魏豪一心記着出走，對陶氏父子又不得不敷衍着，只可將前情，略述了一遍。陶成澤這老人起初驚怒，大罵賊人無理，「人死不結怨，怎麼還找尋人家的家眷？」後來又備聞賊人截江焚舟，盜棺毀屍，鬧喪刺孤，太已絕情，這老人却駭然深思起來。面向二子和辛宏明道：「這可就古怪了。賊人這麼狠毒，必有緣故。魏老兄，你們打算這就走麼？」魏豪道：「是的，車都僱好了。不過辛莊主怕賊人在鎮上潛藏着底線，特意派人巡視去了。如果鎮裏鎮外，沒有眼生的人，在下打算傍黑的時候，改裝坐轎車一走，速離此地。賊人就是勾兵尋來，我們一走，也就完了。要不然，還怕他們在鎮上滋事搗亂。」

陶成澤聽了，沉吟起來，半晌道：「你們打算傍黑的時候，坐轎車走？」魏豪道：「是的。」陶成澤站起來道：「那麼走，只怕走不掉吧！」賊人不是傻子，你



能走，他們就能綴啊。」

摩雲鵬還沒有答言，程玉英娘子着急道：「那可怎麼好？老師傅還不知道哩，他們把我們押行李車的趙子手都給害了！我們走又走不開，留又留不得，我們非死在他們手裏不可了。老師傅，你老人家年高有德，你老費心給我們出個主意。不怕你老見笑，我一個寡婦家，怕甚麼？死就死，活就活！只可憐先夫一輩子爭名好勝，臨了死在仇人手裏，只留下這一條根，就是這孩子。你老看，他才七歲，又是我前屋姐姐留下來的，沒爹沒娘。我們費勁拔力的，我們總得保住他一條小命。就是我七師弟捨死忘生，也是爲給他師哥留一條後！老師傅你老瞧，我們到底怎麼著好？」

「程玉英泣下數行，向陶成澤下拜問計；摩雲鵬却臉上帶出很難堪的神氣來了。」

陶成澤謙遜道：「林大嫂別難過，有的是法子，咱們大家想。」正說着，只聽竹簾一響，莊主辛佑安已經從外面進來了。

## 後記

於是小辛集聯莊會，糾衆禦賊，邀能手，設密計，潛縱程玉英喬裝遁逃。而飛蛇大盜果遣二賊，先來探莊，行藏敗露，爲衆掩捕。鄧飛蛇驟率徒黨，夜襲辛集，尋警救友。辛佑安防備綦嚴，賊不得逞；乃架綁會首之子夏少椿，以爲要質，追詰逃人。辛佑安故示整暇，佯洩踪跡；釋所擒二賊，換回夏少椿。飛蛇收衆而退，分道疾追程氏母子；奔波數百里，程氏竟渺如黃鶴。鄧飛蛇懷仇遷怒，倒行逆施，乃欲北逐保定，南擾蘇杭；不得讐人不休。其黨或以爲太過，勸鄧罷手。飛蛇愈怒，痛哭流涕，對衆訴當年林鄧結怨經過。其兄嫂及孤侄皆死林廷揚手，惟彼一息尙存，歷十五年，卒雪深仇。由此可見怨敵不可縱，禍根不可留；凡彼所以窮追不捨，非爲快私憾，實爲除隱患也。因又述求助小白龍事。獨行盜俠小白龍方靖，身懷奇技，隱居太湖；有嬌妻愛女，有田廬別墅，飲酒彈棋，儼然貴公子也；而飛行絕迹，實爲祛篋之魁首。韜光匿跡，卒爲飛蛇讖飯；下數年苦心，用陰謀市恩，卒唆小白龍出山。一擊不中，假名嫁禍，卒又激起林方二姓之尋仇。

正學華校出版

李山野著  
 紅豆相思記 三集 一元  
 情夢 一冊 四角  
 津沽春夢 一冊 五角  
 秋水長天 兩集 一元二角

十二金錢鏢  
 前七卷已出，卷八已印，月內出書。續編「雙雄鬥劍記」現連載「新北京報」

武林爭雄記  
 金錢鏢二部作，第一卷預定本年四月出書，現連載「北京晨報」。

聯鏢記  
 共十二卷，前兩卷已出，卷三已印，月內出書，現連載「北京實報」。

蕭仲 陰山背後 每冊五角

刻畫人與人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諷刺男人與女人是怎樣的愛憎

天津大業書局出版  
 正華出版部代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聯鏢記 卷二

外埠酌加

著作者 白羽  
 發行者 宮維城

發行所 天津河北二  
 正華學校  
 經路二賢里

分售處 全國各書局

愛讀者注意

如書中發見  
 須商討處  
 書，或未  
 惠函通知  
 究，無  
 或內容有  
 見翻版  
 ；至  
 校正查

不准翻印





白羽自傳

## 話柄



白羽少爲執袴，中遭家難，浪跡塵網，苦掙卅年，其生活經驗甚繁複而多波折。此書爲其迴憶錄，以幽默之筆調，述炎涼之世情，文極深刻。內「我的生平」一篇，括叙身世。「我的故事」十二篇，

述童年笑柄；如割股療親，負痛而號；污池試泳，險遭滅頂；以及填圖試胆，藝圃偷花等事，皆詼奇可笑。「我的新聞」四篇，述作者近事；由賣文辦報，作吏教學，以迄爲外勤記者，爲小說

作家，而金錢鏢小說寫作之經過，亦均叙及。「封面」周作人題簽，廷棟畫象。「插圖」有白羽著書圖，及魯迅，知堂，恨水，雲若手蹟十餘幅。全書百三十頁，現已出版，定價六角。